

廣 解

四書讀本

第 五 冊

下

孟

世 界 書 局 印 行



離婁篇第四

孟子曰：『離婁之明，公輸子之巧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員。師曠之聰，不以六律，不能正五音。堯舜之道，不以仁政，不能平治天下。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，不可法於後世者，不行先王之道也。故曰：『徒善不足以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』詩云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』遵先王之法而過者，未之有也。』員，今作圓。

離婁，是古時最有眼力的人。公輸子，是古時能造機器的一個巧匠。師曠，是古時最精音樂的一個樂師。規，是製圓物的器械。矩，是製方物的機械。六律，是以竹爲簫，分六陰六陽，調節五音高下的一種用器。孟子道：『有離婁的眼力，公輸子的靈巧，假使不用規矩等器械，就不能製成圓的或方的物件。有師曠的善聽聲音（聰）假使不用六律，就不能訂正五音。有堯舜的道德，假使不推行仁政，就不能治理天下使海內太平。』意思是說：一個人雖有高大的志向，但不用方法做事，仍舊是一無成績的。接下去說道：『現在雖然有仁心，又有仁德的聲名，而那些百姓沒有受到他的恩澤，又不可使後世取法的，就因爲不推行先王之道的緣故。所以說：『空有仁善的心，並不實行，那還不够做政事的；空有仁善的法度，並無誠心，那還不能自己施行的。』』此段是說善政良法，須有誠心誠意方能施行，否則都成空話也。又引詩經大雅假樂篇中的詩句道：『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』愆，就是過失。章，就是法律制度。意思是：爲政之道，不要有過失，不要遺忘了，須遵守着前代

聖王的法度能遵守前代聖王法度而還有過錯的，那是決不會有的。

『聖人既竭目力焉，繼之以規矩準繩，以爲方員平直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耳力焉，繼之以六律正五音，不可勝用也。既竭心思焉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，而仁覆天下矣。』覆，赴宥切。

此段仍是申說上文說的是：『聖人既竭盡目力，繼續下去再用規矩，和求平面準確的水器，求直線準確的繩子，去做那些方的圓的平的直的物品，那就非常便利，用不勝用了。既竭盡耳力，繼續下去再用六律去糾正五音，也是非尋便利而用不勝用了。既竭盡心思，繼續下去再用不忍人民困苦的政治，於是這個廣大的仁慈，像被一般蓋徧天下了。』

『故曰：「爲高必因丘陵，爲下必因川澤。」爲政不因先王之道，可謂智乎！』

此段是再引兩句成語說明遵守先王之道的重要。意思是：凡是要高的，必須依着山嶺堆積，那就容易高了；凡是要低下的，必須依着大川湖澤開掘，那就容易下了。行政治而不依先王之道，還可以稱他是有智識的嗎？

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，不仁而在高位，是播其惡於眾也。上無道揆也，下無法守也，朝不信道，工不信度，君子犯義，小人犯刑，國之所存者，幸也。故曰：「城郭不完，兵甲

不多，非國之災也。田野不辟，貨財不聚，非國之害也。上無禮，下無學，賊民興，喪無日矣！」揆音跪，朝音潮，辟今作闕，喪此處讀四放切。

此段係根據上文，說明在上者的不能不行仁政。意思是：『所以只有仁心的人，應該坐在最高的地位。若不是不仁的人，坐在最高的地位，那就把他的惡處都傳播到羣衆裏面去了。』道揆者，是依照義理度量一切事物。法守者，是依照法度保守自己的職責。上無道揆也，下無法守也。』云云者，是說在上的國君既沒有依照義理度量一切事物。在下的官吏也沒有依照法度保守自己的職責，這樣，在朝廷上的人，都不信仰道德的好處，在下工作的也不信仰所謂國家的法度了。於是在上位的君子，所做的事很容易抵觸（犯）道義，在下位的小人，所做的事很容易觸犯刑法。到此地步，這個國家還能存在而不亡的，那是偶然的幸運罷了。故曰『朝不信道』云云。所以說：城郭不堅固，（不完）兵甲很缺少，（不多）那不是國家的災殃。田野不開闢，貨財不聚積，也不是國家的損害。只有在上位的人，沒有禮法，在下位的人，沒有學問，那些像盜賊一般的人民就要起來作亂，國家的喪失滅亡，不過朝暮之間，說不到多少日子了！如正文云云。

『詩曰：「天之方蹶，無然泄泄。」泄泄，猶沓沓也。事君無義，進退無禮，言則非先王之道者，猶沓沓也。故曰：「責難於君，謂之恭，陳善閉邪謂之敬，吾君不能謂之賊。」』蹶音桂，泄音曳，沓音踏。

蹶者，跌倒的意思。『天之方蹶』是說天意剛要把這個國家推翻使同跌倒一樣也。泄泄，是很隨便而不急切的样子。『無然泄泄』者，意思是說國家既在危亡的時候，不要再很隨便的樣子，應當急急的想些方

法來挽救。這是詩經大雅板篇中的句子。「沓沓」是孟子時候流行的俗語，也是很隨便的意思，所以孟子把「沓沓」二字來解釋詩經裏的泄泄。故曰：「泄泄，猶沓沓也。」接下去又說：「做人臣的奉事國君，全沒有道義，進去時或退下來全沒有禮儀，所講的話全不是前代聖王的道理，這種人，猶之很隨便而不急切國事的行爲了。」故曰「者」，是別引一句本有的成語也。「責難於君謂之恭」者，是人臣把仁政的困難責成國君必定要施行，這就叫做對於國君的恭敬。「陳善閉邪謂之敬」者，是能够在國君前陳述善事，禁住（閉）他的邪念，這也叫做對於國君的恭敬。「恭敬」二字，一是表露在外面的，一是蘊蓄在內心的，所以可分開來用。「吾君不能謂之賊」者，是認自己所事的國君以爲決不能行善政，不把道理去告訴他，這就叫做有害國家的賊臣。

（問）何謂泄泄？

（研究）此章的大意：在說要爲仁政，必須有方法去做。不去做，是與沒有仁心一樣。而這方法，就是能遵行前代聖王的方法。至於國家有了危亡，並不急切的想挽救，那是必至於亡國的總之，爲人臣者，不將這種道理告誡國君，就是不恭不敬，而賊害這國家，那更不可不知的。

孟子曰：「規矩，方員之至也。聖人，人倫之至也。欲爲君，盡君道；欲爲臣，盡臣道：一者，皆法堯舜而已矣。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，不敬其君者也。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，賊其民者也。孔子曰：「道一，一仁與不仁而已矣。」暴其民甚，則身弑國亡。不甚，則身危國削。名之曰幽厲，雖孝

子慈孫，百世不能改也。詩云：「殷鑒不遠，在夏后之世。」此之謂也。」

此章是孟子講述做聖人之道也。「至也」者，是到了極點的意思。幽厲是殘暴君主死後的諡號。孟子道：「要製造方圓的東西，只要規矩等器械，規矩是方形圓形的極點了。要講究做人的倫常，只要效法聖人，聖人是人倫的極點了。所以要君，應該盡做君的道理；要做臣的，應該盡做臣的道理；做君做臣兩種道理，無非都是學堯舜的方法罷了。假使不用舜，所以事堯的道理，去事當時的君，這就是不敬他的君了；不用堯，所以治百姓的道理，去治當時的百姓，這就是賊害他的百姓了。所以孔子也說：「道理只有兩條路，一條是仁的路，一條是不仁的路罷了。」做人君的，暴虐他的百姓太過分，一定弄到身被人弑，國被人滅，暴虐而沒有過分，也不免弄到自身危險，國土被人割削。這種君主，身死之後，尚且受到稱「幽」或稱「厲」兩種惡諡。這種惡諡加在身上，雖然有孝順的子孫，傳到百世以下，都不能給他改換的。詩經大雅蕩篇中說：「殷朝紂王，倘然用暴君亡國的事警戒自己，年代並不久遠，就在夏朝桀王的一代。」這正是說後來的人君，也應把這些暴君作為警戒的。」故曰：「此之謂也。」

(問) 何謂殷鑒不遠？

(研究) 此章與上章同一意思，因上章意有未盡，故再以規矩方圓一提，以明做人君者不可不效法堯舜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二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。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。天子不仁，不保四海；諸侯不

仁，不保社稷；卿大夫不仁，不保宗廟；士庶人不仁，不保四體。今惡死亡而樂不仁，是猶惡醉而強酒。惡，音汙。樂，音洛。強，上聲。

四海，猶說四海以內，即指天子所有的天下。社稷者，諸侯所祭的土神與穀神，即指諸侯所有的國土。不保者，即國被滅亡，而不能保守也。宗廟，是卿大夫的家祠。此章係根據前一章再解釋不仁的害處。孟子說道：『三代（夏商周）所以能得天下，就是行了仁政。三代所以失天下，就是行了不仁的政。便是諸侯各國，所以弄到衰廢或者興盛，保存或者滅亡，也都是這個道理。大概天子而不仁的，必不能保住他的四海；諸侯而不仁的，必不能保住他的社稷；卿大夫而不仁的，必不能保住他的家祠；士人和百姓而不仁的，必然犯法受誅，而不能保住他身體的四肢。現今的人，心裏雖厭惡身死國亡，但對於不仁的事，卻樂於做的，這猶之心中厭惡酒醉，還是要勉強飲酒的。』

（問）何謂惡醉而強酒？

（研究）此章之意，即世俗所謂明知故犯也。例如盜賊，明知為法律所不許，而終甘心作盜賊，此即惡死而樂不仁也。

孟子曰：『愛人不親，反其仁；治人不治，反其智；禮人不答，反其敬。行有不得者，皆反求諸己，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』
詩云：『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。』

此章係講述責人當先責己的道理。『愛人不親，反其仁』者，是我愛人而人不親我，我只要回轉來考察自己，是不是以仁待人，我如常用仁心待人，人決沒有不和我相親的。故曰：『反其仁。』『治人不治』者，是

我去治人而人不受我的治，就當回轉來考察自己，是不是我的智力尙不足以治人，故曰：『反其智。』『禮人不答』者，是我用禮貌待人，而人不來答我，也當回轉來考察自己，是不是對人尙有不恭敬之處，故曰：『反其敬。』再總結一句說：『凡一切行爲，有不能如願的（行有不得）都只要回轉來向自己身上搜求，尙有甚麼欠缺的地方。一個人，只要自己的身體先糾正了，天下的人自然都來歸向的。所以詩經大雅文王篇裏說：『人能常常想念到合乎天理，那就是自己求得多量的幸福了。』

（問）何謂反求諸己？

（自省）我能反求諸己嗎？

孟子曰：『人有恆言，皆曰：『天下國家。』天下之本在國，國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』

恆言，是常常說的一句話。孟子道：『一般人常常有一句話，都說道：『天下國家。』他們雖說這話，未必能曉得實在的意義，所以孟子特加以說明道：『天下的根本，是在一個國；一個國的根本，是在一個家庭；一個家庭的根本，是在一個人的身體。』意思是說：只要本身修養好，那就可改善家庭；家庭改善，那就可治國；國既整治，那就可平定天下。這就是大學上所謂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，都是先從修身做起的。

（問）何謂本？

（自省）我能修身不能？

孟子曰：『爲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；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。故沛然德教益乎四海。』

巨室，是稱世代做官的大戶人家。這種人家，在國內很有聲望，一般人民大都仰望而以爲表率。所以孟子說：「施行政治是不難的，但不可開始就得罪這些有聲望的大戶人家。須先用誠意去感化，使這些有聲望的大戶人家先來思慕你，那就全國的人都來思慕你了。」故曰：「巨室之所慕，一國慕之。」再推開去，就能使天下的人都來思慕，故曰：「一國之所慕，天下慕之」也。「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」者，德，道德也。教，教化也。溢，充滿也。沛然，是廣大普遍的樣子。是說施行政治時，因爲天下人所思慕，所以他的道德教化，就能廣大普遍而充滿在四海以內了。

（問） 何謂德教溢乎四海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爲政之道，須先使國內最有聲望者心悅誠服，不加反對，自然事無不舉了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小德役大德，小賢役大賢。天下無道，小役大，弱役強，斯二者，天也。順天者存，逆天者亡。齊景公曰：『既不能令，又不受命，是絕物也。』」涕出而女於吳。女，此處讀如御，去聲。

此章係講述國君須勤修德業，順從天命，不可好大喜功而自取敗亡也。孟子說：天下有道的時世，不論國之大小，道德小的，去服役於道德大的；賢能小的，去服役於賢能大的。天下無道的時世，那就成爲小國服役於大國，弱國服役於強國。這兩種都是一定的天理，能够順這天理，他的國家就可以存在。逆這天理，他的國家，就必至滅亡也。「齊景公曰」者，是說齊景公當時說過的。「既不能令」者，是當時的齊國已很衰弱，既沒有力量可使他國來聽我的命令也。「又不受命」者，是自己又不能接受強國的命令也。「是絕物也」者，是說照這樣子，那是自己和其他人（物，作人字解）隔絕，永遠得不到和好了也。齊景公說這兩句話，因爲

當時齊國已很衰弱，吳國正在強盛，自己既沒有力量對吳國作戰，只得服從吳國的命令，於是景公流出涕淚，只得把自己女兒出嫁（女是出嫁的意思）到吳國去，作為兩國媾和的條件。這是齊國對吳國，以弱役強的一段故事，孟子的意思，以為也只有這樣辦法的。

『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，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。如恥之，莫若師文王。師文王，大國五年，小國七年，必為政於天下矣。』

孟子又接下去道：『現今的小國，既然效法（師）大國，專講娛樂而不修政事，卻又以接受大國的命令為羞恥，這好像做了學生，對於聽受先生的命令以為羞恥的。如果真知道羞恥，不如去效法周文王。能效法周文王，那麼，大的國家不出五年，小的國家不出七年，必定能把政治施行於徧天下了。』故正文云云。

『詩云：「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。」裸，音貫。

詩經大雅文王篇中說：『商之孫子，其麗不億』者，麗，數目也。億，十萬也。是說商朝的子子孫孫，他的數目，不止十萬也。『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』者，是上帝既然命周文王做天子，商的子孫，皆當改為諸侯而臣服于周朝了。『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』者，是商的子孫，所以臣服于周，因為天命是沒有一定的。意思是有德的人，都可以做天子，現在文王有德，殷的子孫，自當遵依天命而改做周朝的臣也。『殷士膚敏，裸將于京』者，膚，容貌偉大也。敏，才能敏捷也。裸者，祭祀宗廟時把酒灑在地上迎接神的臨降也。將，助也。是說殷的士人，不論容貌偉大與才能敏捷的，都來擔任灑酒的職務，幫助周京所舉行祭祀大典也。此詩係詠周文王恥事大國，自

己脩德行仁，纔能得到天命，而使殷的子孫，殷的士人，都來歸嚮。所以當時大小各國，只要能效法周文王，也能得到這王天下的地位了。

『孔子曰：「仁不可爲衆也。夫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。」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，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。詩云：「誰能執熱，逝不以濯。」』

此段又引孔子的話道：『行仁的國君，敵國的民衆雖多，也不能抵當他。所以國君能好仁，是徧天下沒有可以抵敵的。』孟子再加以說明道：『現今的國君，心裏很想無敵於天下而不能行仁政，這好像手裏拿着燃燒過的熱物，而不到水裏去洗濯，詩經大雅桑柔篇中也說：誰人能拿着燒過的熱物，而不去水裏洗濯呢？』

（問）何謂執熱而不以濯？
（研究）此章言弱小的國家，既然恥事強國，除非師法文王，方能不爲敵國所滅；否則祇能屈服於敵國。

孟子曰：『不仁者，可與言哉！安其危而利其菑，樂其所以亡者。不仁者而可與言，則何亡國敗家之有！有孺子歌曰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。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孔子曰：「小子聽之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」夫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；家必自毀，而後人毀之；

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太甲曰：「天作孽，猶可違。自作孽，不可活。」此之謂也。」蓄，同災。纓，音英。孽，讀如業。

此章言不仁的人是自取滅亡也。不仁的人，是逢到危難尚以為安的，逢到災禍尚以為有利的，明明自取滅亡而尚且荒淫無道，只顧快樂的。所以孟子說道：「不仁的人，也可和他講話嗎？他是安於危難，利於災禍，樂於滅亡的。那些不仁的人，假使尚可和他講話，而有所感悟，那裏會有亡國敗家的禍害呢？」

孺子，小孩也。滄浪，是一處地方的水名。纓，是帽上結的絲帶。孟子說了不仁者的不知禍害而反以為快樂，又說明世間禍害，都是自己招來的。所以接着說：「當時有個小孩在那裏唱着歌道：『滄浪的水清了，可以洗洗我帽上的絲帶。滄浪的水濁了，可以洗洗我的腳。』」孔子聽了這歌，就對那些弟子道：「你們這班後生小子聽聽罷！水清的，可以洗帽上的纓，水濁了，只能洗腳，那都是自己弄到這樣的啊！」意思是，水只要自己能清，就被人看重而洗頭上的帽纓；自己濁了，就被人看輕只能供人洗腳了。

孟子引了孺子的歌和孔子所發的感慨，又自己加以按語道：「所以一個人，必定自己先有了可被人欺侮的地方，然後人家纔敢來欺侮他。一個家庭，必定自己先有了可毀滅的道理，然後人家纔敢來把他毀滅。一個國家，必定自己先有了可被人攻伐的形勢，然後他國的人纔敢來攻伐他。從前商朝的王叫太甲的，他曾說過：『天降的災害，人還可以避免，（違）人若自己造了罪孽，那是不可活了。』這句話就講的是這種事啊。」

（問） 何謂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。

（研究） 不仁的人，不足與言，皆因他始終不能覺悟，雖然災禍叢生而不可救藥也。

孟子曰：「桀紂之失天下也，失其民也；失其民者，失其心。」

也。得天下有道，得其民，斯得天下矣。得其民有道，得其心，斯得民矣。得其心有道，所欲與之聚之，所惡勿施爾也。民之歸仁也，猶水之就下，獸之走曠也。故爲淵毆魚者，獺也；爲叢毆爵者，鷓也；爲湯武毆民者，桀與紂也。惡音汗，曠音曠，毆同驅，獺他薩切，鷓通雀鷓音專。

曠，廣闊的場所，獸類所喜奔跑的。毆，即驅逐之。獺，水獺，水獸名，喜食魚類。叢，即叢林。鷓，即雀鷓，猛鳥，喜食雀。孟子道：『夏桀殷紂的亡天下，因爲先失了人民；怎麼叫失了人民，就是失了人民的心。所以要得天下，是有道理的：只要得了人民，那就得了天下了。要得人民，也是有道理的：只要得了人民的心，那就得了人民了。要得人民的心，也是有道理的：只要把人民所需要的東西，都給了他們，替他們積聚起來。人民所厭惡的事，不要加到他們身上就好了。民心歸嚮於行仁政的君主，好像水勢的向下流去，獸類的在廣場上奔跑。所以代替深水（淵）出力，把魚都驅逐到深水中去的，那是水獺。代替叢林出力，把鳥雀都驅逐到叢林裏去的，那是鷓。代替湯武出力，把人民都驅逐到湯武那邊去的，那就是夏桀和殷紂。』

『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，則諸侯皆爲之毆矣，雖欲無王，不可得已。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。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。』詩云：「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」此之謂也。』好，去聲。王，去聲。

上文說爲湯武毆民的是桀紂，所以此段接下去說：『現今天下的君主，倘有喜歡行仁政的，那些諸侯都把自己的人民，都驅逐到行仁政的這個國內去了。到了那時，你自己雖想不必王天下，也是不可能了。』『今之欲王者，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也。』者，艾，是治病的一種草，把牠曬乾，藏了三年之久，然後可用火燃着治病。現今的想望王天下的君主，好像已經生了七年的病，方纔去求三年的艾，那當然不能立刻求到的。苟不及早藏蓄，（畜）必至於終身不可求到。意思是：雖然生了七年之病，還可以趕緊藏蓄艾草，以備將來需用，還可希望病愈。故曰：『苟爲不畜，終身不得』也。比之於現今的諸侯，苟不一心一意的施行仁政，（志於仁）終身將憂愁而受辱，甚至陷落在身死國亡的路上，故曰：『苟不志於仁，終身憂辱，以陷於死亡』也。詩經大雅桑柔篇中說：「他這樣子那裏能希望他行善（淑）呢？只有大家都溺死在水裏罷了！」（載胥及溺）『此之謂也』是孟子引了詩經中兩句，再加以說明：『那就是講的這種事啊！』

（問） 何謂得其心？

（研究）此章係說明雖弱小國家，只要人民歸心，未嘗不可以王天下，總之在乎人君能力行仁政。孟子曰：『自暴者，不可與有言也。自棄者，不可與有爲也。言非禮義，謂之自暴也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，謂之自棄也。仁，人之安宅也。義，人之正路也。曠安宅而弗居，舍正路而不由，哀哉！』「舍，上聲。」

此章言做人不可不遵守仁義也。一個人能居心於仁，好像住在一所極安穩的房屋。一個人所做的事都能合理，好像走在極正大的路上。暴，猶害也。自暴，猶言自己害自己。棄，拋棄也。自棄，猶言自己拋棄自己。孟子道：『自暴的人，不可以再同他講話的。自棄的人，不可以再同他做事的。』孟子又將自暴自棄加以解釋道：

『一個人說出來的話，不合禮，不合義的，叫做自暴。自己的身體，不能居心仁愛，走着正大的路，叫做自棄。』接下去說道：『仁，是人的安穩房屋。義，是人的正大道路。把安穩的房屋空（曠）起來不住，（弗居）離開正大的道路不走，那真是可憐極了！』（哀哉）

（問） 何謂自暴自棄？

（研究） 我能否自暴自棄嗎？

孟子曰：『道在爾而求諸遠，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，而天下平。』爾，作邇。長，此處讀如掌。

道者，就是做人的道理。一般人聽了一個道字，以為非常深微玄妙，其實都是看錯的。爾，今作邇，就是近的意思。『道在爾』者，是說做人的道理，就近在自己身上。『而求諸遠』者，一般人不曉得這個道在那裏，卻到遠地方去尋求。意思是說：豈非舍近求遠，弄錯了呢？『事在易而求諸難』者，是合乎道理的事，本來極容易的；一般人不知，偏從難的地方去尋求。意思是說：豈非舍易求難，弄錯了呢？只要個個人親愛自己的父母，尊敬（上一長作敬重解）自己的長輩，天下就可太平了。

按儒家的所謂道，就是講做人的道理。做人的道理，其實很近而又很容易的，如親愛父母，敬重長輩，那豈不是近而且易的嗎？至於道家所倡的道，就和儒家根本不同了。如老子上說：『道可道，非常道。』又說：『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……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』這豈不從極遠極難的地方去尋求嗎？此儒道兩家，雖同說一『道』字，而近遠難易，就截然不同也。

（問） 何謂人人親其親，長其長？

（自答） 我能否親我的親，長我的長？

孟子曰：「居下位而不獲於上，民不可得而治也。獲於上有道，不信於友，弗獲於上矣。信於友有道，事親弗悅，弗信於友矣。悅親有道，反身不誠，不悅於親矣。誠身有道，不明乎善，不誠其身矣。是故誠者，天之道也；思誠者，人之道也。至誠而不動者，未之有也；不誠，未有能動者也。」

此章文法，係倒溯上去，從獲於上，信於友，事親，以至誠身，而全篇主要，則在一「誠」字。誠者，就是做人要誠實。孟子道：「在下位的人，而不能獲得君上的信任，那些人民就無從去管治的。要獲得君上的信任，是有道理的；對待朋友沒有信用，就不能獲得君上的信任了。要得信用於朋友，是有道理的；奉事父母不能得父母的歡心，就不能獲得信用於朋友了。能得父母歡心，是有道理的；回轉來考察自身沒有誠實，就不能得父母的歡心了。要自身誠實，是有道理的；沒有明白那一種是善行，就不能使自身誠實了。所以誠實是天然的道理。常常想到誠實是做人的道理。一個人能誠實到了極點，還不能感動他人，是決不會有的。若自己不誠實，也斷沒有能感動他人的。」如正文云云。

（問）何謂至誠而不動？

（自省）我是否有至誠的心思，有至誠的行爲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」太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

王作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一老者，天下之大老也，而歸之，是天下之父歸之也。天下之父歸之，其子焉往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，七年之內，必爲政於天下矣。『辟，作避。』

海之濱，是海的旁邊，興起來的意思。盍，猶說何不。太公，即姜太公，姓呂，名望。殷末，紂王暴虐，殺害忠良，所以伯夷避開了他，去住在北海旁邊，後來聽得周文王出來行文王政，就很高興的起來，說道：『何不歸向西周而到來啊！我聽得西伯（當時文王尙稱西伯）是善能奉養老年人的。』姜太公避開了紂，住在東海旁邊，聽得周文王出來行文王政，也是很高興的起來，說道：『何不歸向西周而到來啊！我聽得西伯是善能奉養老年人的。』孟子述了伯夷太公兩人的歡迎文王出來的情形，接着說道：『這兩位老人家，是天下最大的老人家，而能歸向文王，那就是天下所有的父老都歸向了文王了。天下所有的父老歸向了，他那些兒子，還能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』意思是，天下人民，都跟着伯夷太公而歸向於文王也。現在的諸侯，如有行文王的政治，七年以內，必可以把他的政治徧及於天下了！

（問）何謂大老？

（研究）上章言得天下有道，是在先得人心。此章補充上章，是一般人民大都依着有名望的父老而行動，例如從前伯夷太公歸向文王，天下人心也就歸向文王了。

孟子曰：『求也爲季氏宰，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。孔子曰：『求非我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』由此觀

之。君不行仁政而富之，皆棄於孔子者也。况於爲之強戰，爭地以戰，殺人盈野，爭城以戰，殺人盈城。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，罪不容於死，故善戰者服上刑，連諸侯者次之，辟草萊，任土地者次之。』辟，作闢，強，上聲。

求，是孔子弟子，姓冉，名求。季氏，是魯國的大臣。爲季氏宰，是冉求嘗在季氏家中做屬官。（宰，即古時的家臣。）『無能改於其德，而賦粟倍他日』者，是冉求沒有力量能把季氏的道德改好，而對於徵收錢糧，卻比從前加增了一倍也。孔子以爲不然，所以呼着他的名道：『求！不像我的徒弟了。你們這班小學生，可敲起鼓來，攻擊他啊！』孔子本以薄收錢糧，厚待百姓爲主。現今冉求違背此義，所以不願認他是弟子，特命其餘的學生，將他攻伐也。孟子述了孔子的話，又說道：『從這些上面看來，國君不行仁政，專求增加財富，那都是見棄於孔子的人。况且現在的人，還要跟着國君，去勉強打仗。爲了爭奪一塊地方而打仗，殺死的人就徧滿了鄉野。爲了爭奪一座城池而打仗，殺死的人就徧滿了一城。這個是帶着（率）地方去吃人民的肉了。這種人的罪惡，雖殺了他，還不足以寬恕他的。』故曰：『罪不容於死。』孟子又總結加以定論道：『故善於打仗的人，應該受最重的刑罰。至於連結諸侯，乘機圖取富貴的人，受次等的刑罰。開闢荒地，（草萊）令人民擔任耕種的（任土地）受更次等的刑罰。』故正文云云。

（問） 何謂鳴鼓而攻。

（研究） 政府者，爲民而設，不做保民，養民，教民的事，只知增收錢糧，或與鄰國爭戰，以逞一己之私欲，皆係民賊，而罪不容於死者也。

孟子曰：「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，眸子不能掩其惡。胸中正，則眸子瞭焉。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眊焉。聽其言也，觀其眸子，人焉廋哉？」

眸子，就是眼中的瞳神。瞭，是明亮。眊，是糊塗。廋，是隱藏的意思。「人焉廋哉」是說這個人，還那裏能隱藏呢。此章是說觀察他人最要緊的，就在他一雙眼睛；而瞳神尤其是眼睛的主宰。故孟子道：「存在一個人身上的，講到最有用（良）沒有比得過瞳神了。人的瞳神，是不能遮蓋其罪惡的。心胸間很正直的時候，他那瞳神，定很明亮。心胸間不正直的時候，他那瞳神，就很糊塗了。所以要觀察人的好壞，只要聽他所說的話，再看他的瞳神怎樣，這個人是善是惡，那裏還能隱藏呢。」

（問） 觀其眸子，是何意義。

（研究） 壞人與人講話，心中都是不正直的念頭，常於不知不覺中，從眼光裏流露出來。凡深於世故人情的人，對於壞人，一見便知，就是用孟子這個方法。

孟子曰：「恭者不侮人，儉者不奪人。侮奪人之君，惟恐不順焉。惡得爲恭儉。恭儉，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？」

此章言人君者須以真實的恭儉對待臣下也。「恭者不侮人」是說恭敬的人主，不肯欺侮怠慢他人也。「儉者不奪人」是說儉樸的人主，不肯奪取他人的東西。那些欺侮人，奪人東西的君主，所怕的是人民不順着自己的欲望；這種君主，那裏能算他是恭儉呢。恭敬儉樸的行爲，豈可以說話的聲音，對人的笑臉，假裝出來的呢。故曰：「侮奪人之君，惟恐不順焉，惡得爲恭儉。恭儉，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。」

(問) 何謂恭儉。

(研究) 此章意思：凡做人君，重在有真實的行爲，不能以聲音笑貌騙人的。

淳于髡曰：『男女授受不親，禮與？』孟子曰：『禮也。』曰：『嫂溺，則援之以手乎？』曰：『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男女授受不親，禮也。嫂溺援之以手者，權也。』曰：『今天下溺矣，夫子之不援，何也？』曰：『天下溺，援之以道。嫂溺，援之以手。子欲手援天下乎？』髡音坤，與，作歟。

淳于髡是孟子同時人。他問孟子道：『男子不把物件授給女子，女子不接受男子手裏的物件，這是禮嗎？』孟子道：『有這個禮的。』淳于髡又道：『如見嫂跌入水裏，（溺）用手去拉救（援）嗎？』孟子道：『嫂跌入水裏，不用手去拉救，這是畜生中豺狼一類的東西了！男子和女子不把物件親手授受，是正經的禮節。嫂跌入水裏，用手去拉救，那是權宜的辦法。』淳于髡又道：『現今天下的人民，無不受苦，好像都跌入水裏了。你夫子不去拉救他們，是緣故呢？』孟子道：『天下的人民像跌入水裏，要用王道去救濟的。嫂跌入水裏，那是用手去拉救她的，你想叫我也用手去拉救天下的人民嗎？』意思是救濟人民，非國君行王道不可，決不能像拉救嫂溺般輕易的。

(問) 何謂權。

(研究) 後漢儒家，拘守古禮，斷斷爭辯，只在瑣小儀節，以至就誤大事，皆不知權之義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『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勢不行也。教

者必以正，以正不行，繼之以怒；繼之以怒，則反夷矣。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於正也，則是父子相夷也。父子相夷則惡矣。古者易子而教之，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則離，離則不祥莫大焉。」

古時的所謂教，是教以做人的道理。學者也是學做人的道理。凡是人，無不要自己的兒子做個好人。但古時的君子，都不自己去教兒子。所以公孫丑問道：「君子之不教子，何也？」孟子道：「這在事勢上所不能行的。」爲甚麼不能行呢？因爲一個人所做的事，不免有違反正道的。父子同在一處，父做的事，兒子一定都曉得。正，即正經道理。夷，是傷害的意思。夫子與先生，是古時對父兄的通稱。責善者，我責備人一定要做善事也。孟子說了「勢不行也」一句話後，又說明勢不行的道理，他說：父教其子，必然教他遵守正經的道理，其子對於正經道理如不肯遵行，爲父的勢必繼以動怒，爲教兒子而繼以動怒，那是對於自己兒子，感情上反有傷害了。那做兒子的，或者不服教訓，反問他的父道：「你做父親（夫子）的教我遵守正經道理，但你自己所做的事並未出於正經啊。」這樣，是父子間的感情彼此都有傷害了。父子的感情傷害，就成了一件最惡的事了。所以古時的人，大家把兒子掉換教訓的。父子之間，是不可以彼此把善事督責的，彼此把善事督責，那是要意見分離的。父子的意見分離，世間不祥的事，沒有比這個更大了。」

（問）何謂責善？

（研究）易子而教者，因師可以責善於生，父不便責善於子也。且師生不睦，可以分離；父子不可分離故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事孰爲大？事親爲大。守孰爲大？守身爲大。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聞之矣；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，吾未之聞也。孰不爲事？事親，事之本也。孰不爲守？守身，守之本也。」

守身者，守住自己身子，不做壞事也。孟子道：「凡百事體，以那一件爲最大，那要算事親的事體最大了。對於保守以那一件爲最大，那要算保守自身不做壞事爲最大了。自身保守不失而能奉事其親，這種人我是聽見過的。自身都不能保守，而能奉事其親，這種人我是沒有聽見過的。人所做的，那一件不是事體，不過事親是各種事體的本原。人所做的，那一件不是保守，不過保守自身是各種保守的本原。」此段意思，是說做壞事的人，連自身都沒有保守，決不會孝事其親的。

曾子養曾皙，必有酒肉，將徹，必請所與。問有餘，必曰：「有。」曾皙死，曾元養曾子，必有酒肉，將徹，不請所與。問有餘，曰：「亡矣。」將以復進也。此所謂養口體者也。若曾子，則可謂養志也。事親若曾子者，可也。『皙，音錫。徹，讀如尺。亡，作無。』

此段銜接上文講事親之道。曾子，名參，孔子弟子。曾皙，是曾子的父。曾元，是曾子的兒子。徹者，將所剩的酒肉取去也。孟子說：「從前曾子奉養他父親曾皙，必定有酒肉，將所剩的取去時，必定請問他父親，給那個人吃。假使曾皙問道：『還有餘賸嗎？』曾子必然回答：『有的。』後來曾皙死了，曾元奉養曾子，也是必有酒肉。」

將所剩的取去時，並不請問他父親給那個人吃。假使曾子問道：「還有餘賸嗎？」曾元必然回答：「沒有了。」他是想把餘賸的酒肉藏着，下次再送進去供奉他的父親。照曾元這樣，那就是所謂只能供養父親的嘴吧和身體。要像曾子，纔可以說他的供養是能順父親的意志了。所以事父母能像曾子的樣子，就好了。」

(問) 何謂養志？

(研究) 曾子奉養曾皙，在能求曾皙心中快樂。曾元奉養曾子，不過飲食無缺，並不顧及曾子心中快樂否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人不足與適也，政不足與閒也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，君正莫不正，一正君而國定矣。」適音諳。閒，此處讀如諫。

適，過也。閒，非毀也。格，正也。此章係講述事君當先感化君心的道理。「人不足與適也」者，是說小人在位做官，他的過處，要他更改也不勝其改，所以也不足責備的。「政不足與閒也」者，是說小人施行不良政治，要非毀也不勝其非毀，所以不足非毀的。「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」云云者，是只說有大才德的人，纔能用感化的法子，把君主的心改正，使他不合的事，因爲君心既仁，舉國的人心，無有不仁。君心既義，舉國的人心，無有不義。君心既正，舉國的人心，無有不正。所以只要把君主的心糾正，全國就可以安定了。

(問) 何謂格君心之非？

(研究) 此章言爲人臣不必做瑣屑的細事，只要把人君的心改正，全國的人就都能向善了。

孟子曰：「有不虞之譽，有求全之毀。」

虞，是意料。譽，是名譽。『有不虞之譽』者，是說不在意料之中的名譽。求全者，我想做完全的好人也。毀者，人家講我的壞話。孟子說：『我並不希望人家說我好，人家偏多稱贊我，這是自己所意料不到的名譽。我想做個完全的好人，人家還在說我不好，這是想求完美而反得到的壞話。』意思是：做人只要自己不錯，人家說我的好話壞話，都不足輕重的。

(問) 何謂不虞之譽？何謂求全之毀？

(自省) 人家毀譽我，我的感想怎樣？

孟子曰：『人之易其言也，無責耳矣。』易，去聲。

『易其言』者，是隨口講話，不知輕重也。孟子說：凡是不顧事實，輕易發言的，實在沒有人當面責備過他啊！故曰：『無責耳矣。』

(問) 何謂易其言？

(自省) 我能慎重發言否？

孟子曰：『人之患在好爲人師。』好，去聲。

這句話，必是有爲而發的。聚徒講學，始於孔子，而後孟子諸人繼之。本來爲人師的意思，因爲一般人不知道，沒有知識，所以像孔子教人以做人的道理，又教人以詩書及六藝等知識，這是出於挽救世道人心的一種用意，不是想在此中求甚麼利益的。但到了孟子時候，聚徒講學，成爲風氣，有些人並沒有做師長的資格，或是用異端邪說來誘惑世人，居然也自命爲師，而受一般人的推崇，這和孔孟的所謂師道，那是相去很遠，或竟是絕對相反的。因此孟子非常感慨說道：世人最有害的，就是喜歡做人的師。

(問) 何謂好爲人師？

(研究) 如前篇彭更曰：『後車數十乘，從者數百人，以傳食於諸侯，不以泰乎。』可見當時聚徒講學的人，一般諸侯都非常崇仰，因之無識的人，無不仰慕而遂好爲人師也。

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。樂正子見孟子，孟子曰：『子亦來見我乎？』曰：『先生何爲出此言也？』曰：『子來幾日矣？』曰：『昔者。』曰：『昔者，則我出此言也，不亦宜乎？』曰：『舍館未定。』曰：『子聞之也，舍館定，然後求見長者乎？』曰：『克有罪。』長，讀如掌。

此章內容，當有別情，否則等到舍館定後，再見長者，亦不爲大過。子敖者，乃是齊國佞臣王驪的字，即孟子所不與談話的人。克，是樂正子名。樂正子從王驪到齊國，孟子見他和自己所厭惡的人同行，心中不滿意，所以借此責問他。昔者，前日也。舍館，卽今旅館。長者，卽長輩，是孟子自稱。『子來幾日矣，』是問你到這裏來已幾日了。

(問) 樂正子往見孟子，何以見責？

(研究) 樂正子自承克有罪，是已知孟子厭惡王驪之故，不願自己與之同行也。

孟子謂樂正子曰：『子之從於子敖來，徒鋪啜也。我不意子學古之道，而以鋪啜也。』鋪，波烏切。啜，此悅切。

此章與上章相接。孟子知道樂正子與子敖同行之故，加以責問也。徒，但也。鋪，食也。啜，飲也。孟子對樂正子

道：「你所以從了子敖，同到齊國來，但不過爲了些飲食。我真料不到（不意）你是個學古道的人，出來卻只爲些飲食的意思。是說子敖是個小人，你和他結伴同行，除了得些飲食，更有甚麼好處可得呢？」

（問） 何謂徒鋪啜？

（研究） 王驪爲齊王寵臣，樂正子因自己是孟子學生，齊王又正尊重孟子，所以與王驪同行，決不是真的爲了飲食，孟子不過借此責問他罷了。

孟子曰：『不孝有二，無後爲大。舜不告而娶，爲無後也；君子以爲猶告也。』

中國古時，最重祭祀，以爲有了子孫，祖宗的祭祀纔能繼續而不廢。詩經裏又有「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」兩句話，所以人要娶妻，必須稟告父母而先得父母的同意。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」者，據趙岐注謂：「於禮，有不孝者三事，阿意曲從，陷親不義，一也。家貧親老，不爲祿仕，二也。不娶無子，絕先祖祀，三也。三者之中，無後爲大也。」舜娶堯帝的女爲妻，並沒有稟告父母，因爲舜雖是個孝子，他的父親瞽瞍，非常惡劣，舜若稟告，一定是不能允許。所以孟子推論舜的不告而娶，因爲是恐怕絕了後代，後世君子，多能原諒他，以爲舜的不告，猶之稟告而不能說他是錯的。

（問） 何謂不告而娶？

（研究） 據古傳記所言，堯爲天子，舜爲匹夫，堯以女妻舜，以天子之位授舜，舜之見重於堯，可算到了極點。但舜娶堯之女爲妻，不告父母，實在有不得已之處，後世的人，決不能以「不告而娶」懷疑到舜的無禮也。

孟子曰：『仁之實，事親是也。義之實，從兄是也。智之實，知

斯一者，弗去是也。禮之實，節文斯一者是也。樂之實，樂斯一者，樂則生矣。生則惡可已也。惡可已，則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。』樂之實之樂字，爲音樂之樂，應讀如浴。餘俱爲歡樂之樂，讀如洛。惡，音烏。

實者，實在也。仁，是對人要仁愛，對人仁愛，須先從愛親做起，所以仁的實在，就是事親。義者，是應該做的事，而主要在乎能敬。敬人須先從敬兄做起，所以義的實在，就是依從兄長。智者，是能明白一切事理，所以智的實在，就是能明白到事親與從兄兩種道理，而不把他拋掉的，故曰：『智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是也。』節文者，據趙岐注：『事親從兄，不失其節，而文其禮敬之容，故中心樂之。』意思是：事親從兄，不失禮節，而容貌又能文質彬彬，含着恭敬的態度，這就是禮的實在也。故曰：『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是也。』音樂之設，本爲禮太煩瑣，故於行禮之中，特用音樂以和暢其心神。一個人能於事親從兄，事事遵禮，於是雍容和樂，而歡樂即從此而生。故曰：『樂之實，樂斯二者，樂則生矣。』『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，』是在樂舞時兩手的舞動與兩足的踏步也。『生則惡可已也。』云云者，是說事親從兄的禮，行之已久，愛親敬兄的心，自然發生，既經發生，那就不能停止，（惡可已）既不能停止，那就手舞足蹈，不知不覺的快樂到極點了。

（問）何謂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？

（研究）此章言禮教之原因與結果也。禮雖繁博至不可計數，然無不從事親從兄最切近的地方做起。苟能如此，禮教自行，人生皆臻歡樂之極境矣！

孟子曰：『天下大悅而將歸己，視天下悅而歸己，猶草芥也，惟舜爲然。不得乎親，不可以爲人。不順乎親，不可以

爲子。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，瞽瞍底豫而天下化；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。此之謂大孝。」瞽音古，瞍音叟。

瞽瞍，舜之父，因是瞎眼，故稱瞽瞍，猶說是瞎眼的老人。底，是做到的意思。豫，歡喜也。『瞽瞍底豫』者，據古史言：瞽瞍常欲殺舜，舜終是極盡孝道，結果連瞽瞍都能弄到他歡喜了。此章言舜之所以爲大孝。孟子道：『天下之人民，都非常歡喜（大悅）都要來歸嚮自己，但舜看得天下人民都來歸嚮自己，沒有甚麼重要，不過像草和芥菜一般，那就只有舜能够這樣。（爲然）舜的心裏，以爲不能得父母的歡心，自己就不可以做人的。不能順遂父母的心，自己就不可以做人的兒子。所以舜只知極盡事父母的道理，於是連瞽瞍也弄到歡喜了。瞽瞍都弄到歡喜，徧天下的人就一齊感化了；瞽瞍都弄到歡喜，徧天下做父的知道做父的道理，做子的知道做子的道理，就統統安定了。這就是他所以被稱爲大孝啊。』

（問）何謂瞽瞍底豫？

（研究）據古史載：舜爲瞽瞍前妻所生。後母與前氏之子總是不睦的居多數，此時爲父者，又多信從後妻之言，凌虐前妻之子。苟前妻之子，能不以此爲意，仍極盡其孝道，則爲父母者，自能久而感化，此和樂家庭之所由造成。世稱舜爲大孝，卽此故耳。

孟子曰：『舜生於諸馮，遷於負夏，卒於鳴條，東夷之人也。文王生於岐周，卒於畢郢，西夷之人也。地之相去也，千有餘里。世之相後也，千有餘歲。得志行乎中國，若合符節；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』郢音影。

諸馮、負夏、鳴條，皆地名。岐、山，周朝建國的地方。畢郢，也是地名。東夷、西夷，是東西二處未開化的地方。符節，是古時用竹雕刻文字，分爲兩半，雙方各執其一，要驗看時可以併合的。『若合符節』者，是比喻雙方相同，像合併符節一樣。揆，度量的意思。『其揆一也』者，言度量他兩個人的道德，是一樣的。孟子道：『舜生在諸馮的地方，後來遷居在負夏，死在鳴條，他是東方未開化地方的人。文王生在岐山下的周國，死在畢郢的地方，他是西方未開化地方的人。他兩人的地方，相去有一千餘里。世代的前後，相隔有一千多年。他們得志在中國行起仁政來，竟像併合符節，完全相同的。所以先出來的聖人，和後出來的聖人，度量他的道德，是一樣的。』

（問） 何謂若合符節？

（研究） 此章是孟子勸告當時的諸侯，只要能行仁政，大家都可以做到舜與文王，地點的偏遠，時代的先後，對於國家的成立，個人的生死，都是沒有關係的。

子產聽鄭國之政，以其乘輿，濟人於溱洧。孟子曰：「惠而不知爲政，歲十一月徒杠成，十二月輿梁成，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，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？故爲政者，每人而悅之，日亦不足矣！」溱，音臻。洧，音委。杠，音釘。辟，同闢。焉，音煙。

子產是春秋時鄭國的賢大夫。溱、洧，鄭國的兩條水名。乘輿，是坐的車子。杠，橋也。徒，走也。梁，也是橋。輿梁，可行車子的橋也。子產聽治鄭國的政事，把他所坐的車子，在溱水洧水地方，渡來往的人。孟子說他只知道以恩惠待百姓，不知道真正辦理政治的道理。故曰：『惠而不知爲政。』真正會辦理政治的，於每年十一月，就要把好走的橋造成。十二月，把好通車子的橋造成。如此，則百姓勿會苦到去涉水了。故曰：『民未病涉也。』

病，是苦患的意思。涉，就是從水中走過去。有了橋，不必涉水了。『君子平其政』者，言君子施行公平的政治。『行辟人可也』者，言使行路的人，都開闢得有一定的地方，就可以了。（例如現在的路政，車行路，人行路，或向左邊走等，都闢有一定的地方，人的走路，自然不至於碰撞了。）爲政只要如此就好。若把自己的車子，去渡人過水，怎麼來得及將所有的人都渡過呢？故曰：『焉得人人而濟之。』所以爲政治者，要每個人都使他歡喜，雖終日去做這種事體，也仍舊是不夠的。故曰：『每人而悅之，日亦不足矣。』

（問） 何謂惠而不知爲政？

（研究） 本章的意思，是說施行仁政，並不是給百姓一些小恩惠就算數的，必須對於政治，有整個的計劃，按部就班，切實做去，那末才可以使全國的人得着好處。子產的惠愛百姓，可謂至矣，然非能使人人皆得其所，故孟子以爲不知爲政。

孟子告齊宣王曰：『君之視臣如手足，則臣視君如腹心。君之視臣如犬馬，則臣視君如國人。君之視臣如土芥，則臣視君如寇讎。』王曰：『禮爲舊君有服，何如斯可爲服矣？』曰：『諫行，言聽，膏澤下於民，有故而去，則君使人導之出疆，又先於其所往；去二年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。此之謂三有禮焉。如此，則爲之服矣。今也爲臣，諫則不行，言則不聽，膏澤不下於民，有故而去，則君搏執之，又

極之於其所往，去之日，遂收其田里。此之謂寇讎，寇讎，何服之有？』搏，音卜。

此章言君臣的待遇。孟子告齊宣王道：『人君看得臣下如自己的手足，知道他們種種的事情，則臣下看得君上，也如自己的腹心一樣，竭力保護牠，使牠沒有憂患。人君看得臣下如狗馬，只知使喚騎坐，不管牠苦不苦，則臣下看得君上，也一些不關切，當他不過是國裏的一個人罷了。人君看得臣下如一塊泥土，一把芥菜一樣，則臣下看得君上，也如強盜（寇）讎人一樣了。』此言犬馬還有知識，至土芥，連知識都沒有，土則要踏便踏，芥則要吃就吃，臣下處此地位，自然心懷怨恨，不但忍視君之危殆，還要當他是寇讎，用力撲殺他了。齊王聽了此話，心中很是氣憤，然又不敢得罪於孟子，故把『禮為舊君有服』的話，來暗駁孟子。言此人現在，雖然已經不為此君之臣，但因以前曾經事過此君，現在此君死了，在古人所定的禮經上面，還要給他穿素服。可見臣對君的關係是很深切的，不能輕易解除的，當然更不能隨便反對了。『何如斯可為服矣。』齊王引了禮經上的話，又問怎麼樣子，纔可以給以前的君主穿素服。孟子因又對道：以前他事此君的時候，他諫君，君照他的諫而行事。他有言語，又聽從他的言語。（諫行言聽）因此君的恩澤可以下及於百姓，但他卻爲了有些事情，要到別國去。那時候爲君的，還要派了人，引導他走出己國的疆界。『又先於其所往』者，又對於他所往的國裏，爲他介紹，請那國的君主，收用他。『去三年不反，然後收其田里』者，等這個臣子去了三年，還不回來，然後把他所有的田地住宅，收爲國家的產業。這樣叫做三次有禮。那末，那爲臣的，等到舊君死了，要給舊君穿素服了。

上節是說明爲舊君有服的道理，下節又說明現在的臣下，所以不必爲舊君有服的道理。搏執之者，將他的親族捉起來殺掉。『極之於其所往』者，言對臣所往之國，極力說他這個人不好。孟子又繼續道：『現今

爲臣下的，他諫，君不肯行。他言，君不肯聽。君的厚恩，因此也不能下施到百姓身上去。一朝他有事到別國去，那君上就要將他的親族捉住了殺掉，還要極力向他所往的國，說他的種種不好。他去的日期，就沒收他的田地和住宅。這個就是強盜和饑人了；既然是強盜和饑人，那裏有再爲他穿素服的道理呢？』

（問） 何謂如土芥如寇讎？

（研究） 此章極言君臣待遇的平等。可見孟子時的專制君主，還不十分暴虐，儒家尙能持正當的言論。至後世腐儒，乃倡爲『君臣之義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』及『君使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』之謬論，於是專制君主之暴虐，遂比虎狼還要厲害了！明太祖讀孟子此章，竟不許孔廟中祭祀孟子，可笑亦復可恨。難怪黃黎洲明夷待訪錄，要痛斥小儒的無識而肇禍了。

孟子曰：『無罪而殺士，則大夫可以去。無罪而戮民，則士可以徙。』

士，就是有學問而尙未做官的人。大夫，當時的官。民，百姓。此章言須明哲保身，不要受暴君之殺戮。士與君尙無直接關係，君今無故殺戮士人，則爲官者，日在君之左右，更隨時可以殺戮了。因此爲官的看了君主殺無罪的士人，就可以去官而不做。同樣，百姓終年辛苦，捐納賦稅，假使無罪而遭君的殺戮，則爲士的人，更可被君殺戮了，因此也就可以遷徙到別的地方去了。

（問） 士與大夫與民有何分別？

（研究） 易曰：『履霜，堅冰至。』言踏着了霜，就可以預先知道天氣必定逐漸要寒冷了，就要有堅的冰了，應該預先防備着。國君無罪殺人，雖然殺的是比我下一等的人，將來當然也就可

以殺我的，所以一看見這些事不如早些去，早些徙也。

孟子曰：「君仁莫不仁，君義莫不義。」

一羣的人，總看着首領的行動而行動，故君能以仁存心，以義行事，則一羣的人，自然也都看着他而有仁。有義了。

（問） 何謂莫不仁，莫不義？

（研究） 此章係言一般人的態度。至於有大知識者，自能獨立，不必隨君而為行動也。

孟子曰：「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，大人弗為。」

有道德而在上位者，古稱為大人。種種禮節，都有道理在內。若沒有道理的禮節，便叫做「非禮之禮」。義者，應該做的事體；若勿應該做的事體，便叫做「非義之義」。這種禮，這種義，是有道德而在上位的人弗為的，故曰「大人弗為」。

（問） 何謂非禮之禮，非義之義？

（研究） 世之在上位者，種種動作，雖屬非禮非義，而必自言是禮是義，故喝破之曰：非禮非義也。

孟子曰：「中也養不中，才也養不才，故人樂有賢父兄也。如中也棄不中，才也棄不才，則賢不肖之相去，其閒不能以寸。」樂，音洛。

中者也，是說做事沒有過頭或不及，剛剛做到好地方的人，才也者，言有才能的人。不中，就是做事不能做到剛剛好地方的人。不才，就是沒有才能的人。孟子說人之性是善的，全在乎教育，有了教育，善的人不至變為惡人了。故不中不才的人，須中也才也的人去教養他，所以一個人最快活的是有賢父兄教養他。如若中

也才也的人，對於不中不才的人，放棄而不去教養他，則中也才也的人，就不中不才的人，彼此的相差，就沒有什麼大分別了。

(問) 何謂樂有賢父兄？

(研究) 此章言家庭教育，最爲重要。人有賢父兄，則自幼得受善良的教育，人人皆能成有用之才。

孟子曰：『人有不爲也，而後可以有爲。』

不爲者，就是不做非義的事，不去鑽營。有爲者，就是能够做合義的事。也能够擔當大事。能够擔當大事的人，必不肯去亂撞亂幹，到了可做的境遇，使用出才能去做。

(問) 何謂不爲？何謂有爲？

(研究) 不爲者，如諸葛亮之躬耕隆中，不和羣雄去爭權力；及劉玄德之三顧草廬，則擔任軍國大事，所謂有爲也。

孟子曰：『言人之不善，當如後患何！』

尋常自命能幹的人，最喜歡說人家的不好；不知被人家聽了去，心中記着怨恨，有時候施行報復，那就有後患了。

(問) 何謂言人之不善？

(研究) 人要自己稱能，往往說他人的不能；要自己稱好人，往往說他人是壞人，都沒有顧慮到有後患。

孟子曰：『仲尼不爲已甚者。』

已甚，就是太過頭。做人做事，都要適中，只有孔子能够如此，故孟子稱之。

(問) 何謂已甚？

(自省) 我對人對事，有已甚之弊否？

孟子曰：『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義所在。』

有些人疑此章，決非聖賢的言語。無論大人小人，做人做事，豈可言不信，行不果乎？人至言而不信，行而不果，還有什麼義可講呢？但是孟子此言，是有爲而發的。譬如有一個人，在前清時做着滿清的官，卻暗地投入了革命黨，力做排滿的事。這樣，他做官時的言就不必信，行就不必果了。原來他的目的是『惟義所在』，只要革命成功罷了。一個人如果言必信，行必果，卻情願犧牲大義，充其量只是硜硜自守的小人，算不得大人。實在說起來，他的目的是義，始終不變，努力進取，也就是言而信，行而果了。

(問) 何謂惟義所在？

(研究) 讀古人書，須認清其主要點所在，不可曲解取巧。若以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爲大人，而忘卻了惟義所在，則無惡不作矣！

孟子曰：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』

赤子者，初生的嬰孩也。嬰孩的心，毫無假情，大人對人，也全是真情，故曰：『不失其赤子之心。』這因世上壞人，都被惡俗沾染，以至真性情俱失，假面目流行，只有真智識真道德的大人，才不爲惡俗所沾染。

(問) 何謂赤子之心？

(自省) 我對人的態度與思想如何？

孟子曰：『養生者，不足以當大事，惟送死，可以當大事。』

養生送死，乃人子事親之事，這當然是對的。但擴而充之，凡人不獨對親爲然，對於戚族朋友，也當如此。否則在其生存時，養之愛之，至其死，則變易面目，棄而不顧，不免要令人發「一死一生，交情乃見」之感歎了。這種人是有頭無尾的小人，那裏能够擔當大事。所以做人能够對死者與生者一樣，才可以擔當大事。

（問） 何謂當大事？

（研究）當大事，不是專指一種人說的。如君相，擔當國家大事。家主，擔當一家大事。乃至社會上任，何一小團體，都有重要事件，重要時節，都須有人擔當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深造之以道，欲其自得之也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；居之安，則資之深；資之深，則取之左右逢其原，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。』原，同源。造，音慥。

道，就是做人之道。深造之者，言把做人的道理，深深地鏗鑄在中心中也。自得之者，這種做人的道理，要自己去行，自己得來，不是別人能够爲力的。自得之，則居之安者，就是能够把做人的道理，涵養得透，居在這世界上，便無不安樂也。孔子言，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，即居之安的意思。居之安，則資之深者，資，猶憑藉的意思，言所居既能安樂，則憑藉這安樂的境地，深遠而不盡，於日用交際種種事情，無不左也順利，右也順利，如舟在大水中，到處可以行駛，故曰：『左右逢其原』也。因爲如此，所以做君子的，要他自己去求得的。

（問） 何謂深造自得？

（自省）我能深造自得否？

孟子曰：『博學而詳說之，將以反說約也。』

此即論語顏子說：『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』之意。所以要博學於文而把道理詳細解說之者，爲了要反過來說到至約的地步也。就是說，等到道理融會貫通以後，心有所得，就可以憑着心思做去，無不可通的。

（問）何謂博學詳說？

（研究）說約者，如王陽明只說『致良知』三字，而於萬事萬物，無不應付裕如；甚至擒宸濠，對權姦，都用此法，此約之效用也。但是他的能够如此，當然是藉着他的『博學而詳說之』，不是一步便辦到的。

孟子曰：『以善服人者，未有能服人者也。以善養人，然後能服天下；天下不心服而王者，未之有也。』王去聲。

此章言以善去壓服人，是不能叫人心服的。只有以善去敦養人，天下的人才能心服。也可以說空口說善，是無益的。必須有實惠及人，然後人能服他。近今一班人，最喜發表議論，雖所說的都是善的行動，但人家是不會服從他的。要把所說的善，實實在在，施惠澤於人，然後能服天下的人。天下的人不心服，是斷不會王天下的。

（問）何謂以善養人？

（研究）漢人言『爲政不在多言，願力行何如耳！』亦言只要以實惠養人，自能得人心服也。

孟子曰：『言無實不祥，不祥之實，蔽賢者當之。』

『言無實不祥』者，說話不真實，即是不祥之事。『不祥之實，蔽賢者當之』者，言這種不祥之實患，應由這種蔽賢的人負其咎也。古語：『進賢受上賞，蔽賢受顯戮』，受顯戮就是不祥之實。

（問）何謂蔽賢？

(自省) 我說話能誠實嗎？

徐子曰：『仲尼亟稱於水曰：「水哉！水哉！」何取於水也？』
孟子曰：『原泉混混，不舍晝夜，盈科而後進，放乎四海，有本者如是，是之取爾！苟爲無本，七八月之間雨集，溝澮皆盈，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，君子恥之。』
亟，起異切，讀若器。混混，同滾滾。澮，音檜。涸，音壑。聞，音問。

徐子，孟子同時的人。仲尼，孔子的字。亟，屢次也。混混，水湧出不斷的狀態。科，坎也。空處也。涸，水乾也。聲聞，聲名聞望也。情，實也。徐子問孟子道：『孔子屢次稱贊水道：「水啦！水啦！」有何取意呢？』孟子道：『有源（原）頭的泉水，滾滾地流出來，晝夜不停，到滿了一個空處，再向前流去，一直放到四面的海裏，因爲牠有本源，所以會這個樣子。孔子所取的就是這一點。苟或沒有本源的水，像七八月之間，雨落下來，集在一處，田裏的溝和通水的路（澮，水路也。）水都滿了；然而這種水的流乾（涸）可以立着等牠的。』上面所說泉水，是有本源的，雖日夜長流，流進海裏，不至於斷絕。七八月間的雨水，因無本源，雖田地上落滿了水，也立刻可以流乾的。這就是說人的聲名聞望，過於實在的學問道德，是君子所羞恥的。人必須有實在的學問道德，和水的有本一樣，才對。

(問) 何謂原泉？

(研究) 此章雖是說水，實是喻人的學問涵養。孔子的贊美水，實在是因水以贊美有本行的人。

孟子曰：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！庶民去之，君子存

之。舜明於庶物，察於人倫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」

此章言人倫的道理。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」者，言人與禽獸所異的地方，只有一些。尋常的庶民，不知道這所異的一些，把牠丟掉了。只有君子，才把這一些保存着。庶物，種種事物也。舜明白這種事物的道理，體察人倫之所以然，一切的動作，就都自然合於仁義，不是曉得了仁義的好處，特地照着仁義去行的。故曰：「由仁義行，非行仁義也。」

（問） 何謂幾希？

（研究） 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不過明白物理人倫，因情理而行動，自然合乎仁義，不是學了仁義而去行動的，而人的知識，實在都有明白物理人倫的可能性；不過尋常的庶民，不知保存此可能性，君子能保存之而已！

孟子曰：「禹惡旨酒，而好善言。湯執中，立賢無方。文王視民如傷，望道而未之見。武王不泄爾，不忘遠。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。其有不合者，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日；幸而得之，坐以待旦。」惡，音汗。

旨，味好的意思。禹厭惡味好的酒，而喜歡聽爲善的言語。執中者，做事剛剛合着要處，沒有過頭或不及的毛病。方，一定也。「立賢無方」，言用賢人，沒有一定的資格階級，只要是賢，無不可隨時使他做官。「視民如傷」者，是看得百姓，總像還有傷害，必定要把他醫好。「望道而未之見」者，言文王雖然已經深知做人的道理，但他自己，還像沒有看見道理的一般。泄者，懈怠過頭的意思。「不泄爾，不忘遠」者，言武王對於近身

使用的人，不寵愛過頭。對於遠地的辦事人，不會忘記他。『周公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』者，言周公想把三代聖王的美德，都兼在自己一個人身上，去做上面所說禹、湯、文、武的四件事體。自己有不合的地方，把頭仰起來想着，或夜裏繼續想下去。如果幸而把上面所說的事想着了，那麼，就夜裏坐着，再也不睡，一直等到天亮，連忙就去做。

(問) 何謂思兼三王，以施四事？

(研究) 周公想把古聖王的美德，都兼在一人身上，所以稱爲多材多藝之人。

孟子曰：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，詩亡，然後春秋作。晉之乘，楚之檮杌，魯之春秋，一也。其事，則齊桓、晉文，其文，則史。孔子曰：『其義，則丘竊取之矣！』』熄，音息。檮，音逃。杌，音兀。

『王者之迹熄』言周自平王東遷，把文、武、成、康、王業的遺迹，像火的熄滅一般。詩亡者，詩經裏面，如頌揚文、武、成、康等詩，從此無人再詠，故曰：詩亡也。春秋作者，言詩人的咏歌，既亡息了，只有史官，還記載當時的大事。這種記載大事的書，在晉國叫做乘，在楚國叫做檮杌，在魯國叫做春秋，都是一樣的東西。乘本來是指田賦乘馬之事，此書所記如此，故名。檮杌是詈凶的東西，此書所記都是足以爲戒的惡事，故名。春秋是錯舉的兩季，此書萬事都記，故名。至於其中所記載的事體，最重大的，是齊桓公、晉文公兩個諸侯。他的文字，叫做史。孔子道：這種記載裏面的精義，則已經由我孔丘把他取出來了。這就是說筆則筆，削則削，成了一部春秋。

(問) 何謂其義？

(研究) 孔子自言『述而不作』，如春秋一經，不過私自將魯國舊有的春秋，修削一下，於字句間，寓以褒貶，所謂竊取也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澤，五世而斬。小人之澤，五世而斬。予未得爲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。』

澤者，言一個人的事業，或此人所造之風尚。斬者，猶言用刀把一物斬斷。此章孟子言無論君子或小人，他的事業或風尚，到了五世，都斷絕了。因爲這個緣故，自己去孔子的年代已遠，不能得爲孔子的弟子，故曰：『予未得爲孔子徒也。』私淑者，私下請教善的道理也。淑，作善解。言我雖未得爲孔子的弟子，但我私下向繼續孔子學業的諸人請教過的。

(問) 何謂私淑？

(研究) 孔子之道，到戰國時，已經衰微。因孟子的昌言而復振於世，此卽私淑之效。

孟子曰：『可以取，可以無取，取傷廉。可以與，可以無與，與傷惠。可以死，可以無死，死傷勇。』

廉是一種高潔的品行，惠是有益益給人，勇是對於應該做的事，不顧死活去做，三者都是道德。『可以取，可以無取』者，言這一項利益，我可以拿的，或者可以不拿的，在這兩者之間，我就把這利益拿來，這是有傷於廉的。故曰：『取傷廉。』『可以與，可以無與』者，言一項利益，我可以給人的，也可以不給人的，我以爲要好，竟給了人，這是雖有利益及人，但給得沒有什麼道理，故曰：『與傷惠。』意思還是不給人，爲得道理的正當也。遇着一件生死關頭的事體，我或者應該拚命去做，或者於我的地位責任，不必拚命的去做，這是在『可以死，可以不死』之間，我遇着這種事，卻不顧一切，竟以死殉事，這是看錯勇的意義了，故曰：『死傷勇。』

(問) 可以與不可以之間，如何分別？

(研究) 凡事都有一個適當，如給人利益，以死殉事，都是美德，但行於不適當之處，亦非君子所取。逢蒙學射於羿，盡羿之道，思天下惟羿為愈己，於是殺羿。孟子曰：「是亦羿有罪焉。」公明儀曰：「宜若無罪焉。」曰：「薄乎云爾，惡得無罪！」逢，讀若廳。羿，音義，惡，音烏。

羿，是古時候會射箭的人。逢蒙，是羿的同時人。逢蒙在羿的地方學習射箭，果然把羿射箭的訣巧，都學盡了。『思天下惟羿為愈己』者，愈，勝也。逢蒙心裏想，天下射箭的人，就只有羿勝於自己，於是把羿殺了，以便獨自稱雄。孟子對於這事，批評道：『這個，於羿也是有罪的。公明儀聽見孟子的話，矚着說道：似乎羿是沒有罪的。』曰：『薄乎云爾，惡得無罪？』這是孟子回答的話。意思是：羿的罪，不過輕（薄）些罷了，那裏好說沒有罪呢？

「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，衛使庾公之斯追之。子濯孺子曰：『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，吾死矣夫。』問其僕曰：『追我者，誰也？』其僕曰：『庾公之斯也。』曰：『吾生矣！』其僕曰：『庾公之斯，衛之善射者也；夫子曰吾生，何謂也？』曰：『庾公之斯，學射於尹公之他；尹公之他，學射於我。夫尹公之他，端人也；其取友必端矣。』庾公之斯至，曰：『夫子何

爲不執弓！」曰：「今日我疾作，不可以執弓。」曰：「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，我不忍以夫子之道，反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之事，君事也，我不敢廢。」抽矢扣輪，去其金，發乘矢而後反。」濯，音濁。庚，音愈。夫，音扶。他，此處讀如陀。乘去聲。

鄭衛，二國名。子濯孺子，庚公之斯，尹公之他，都是人名。上段孟子說羿亦有罪，故此段中再解釋之。孟子道：「鄭國的人，使子濯孺子暗中去攻（侵）衛國。衛國使庚公之斯，去追擊子濯孺子。子濯孺子說道：『今天我生病，不能夠拿弓了，我要被敵人射死的了！』因問自己的僕人道：『來追我的，是誰人？』他的僕人道：『是庚公之斯。』子濯孺子道：『我活了！』他的僕人道：『庚公之斯，是衛國最善射箭的人，你夫子說我活，是合理的呢。』子濯孺子道：『我活了！』他的僕人道：『庚公之斯，是從尹公之他那裏學來的。尹公之他的射箭，是從我這裏學去的。這個尹公之他，是個端正人。他所取的朋友，也必定是端正人。』正說着，庚公之斯追到了，問子濯孺子道：『你夫子爲什麼不拿弓？』子濯孺子道：『今天我的病發作了，不可以拿弓。』庚公之斯道：『我小人學射箭於尹公之他，尹公之他學射箭於夫子，我不忍以夫子教人的訣巧，反來害夫子。雖然，今日的事體，是君上派我來追的，是君上的事體，我也不敢把君事廢掉。』說到這裏，他把箭抽出來，擊着車子的輪，把箭頭上的鐵鋒去掉，射了四支（乘矢）然後回去。」

（問）何謂羿亦有罪？

（研究）世間精通拳術的人，收受徒弟，必揀心術端正者，始授以訣巧。如傳授心術不端之人，往往有謀害其師之事。孟子言羿亦有罪，是竇羿以射術傳授心術不端之人之故。因之本章的意思，是說求交取友，必須要得到端人，然後你遇到了患難，他會救你，否則你就是好好的。

過活，他反而要來害你的，簡直弄成你自害自了。

孟子曰：『西子蒙不潔，則人皆掩鼻而過之。雖有惡人，齋戒沐浴，則可以祀上帝。』

西子，卽世所稱春秋時越國美女西施。『蒙不潔』者，把污穢有臭氣的小帽，罩在頭上。如此，人家見了她，雖然她的面孔很好，也都把鼻頭捻住走過去，不要看她了。『齋戒沐浴』者，吃齋，戒殺生畜，洗臉，洗浴，表示一片至誠的意思。雖然是個惡人（就是醜人），只要肯齋戒沐浴，也就可以去祭祀上帝了。

（問） 何謂蒙不潔？

（研究） 此章意思，是說人雖有善良的資質，若不好好修身立品，決無人看重他。雖是資質差一些的人，只要肯事事留心，處處至誠，也可以立身於社會的。

孟子曰：『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而已矣。故者，以利爲本。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如智者，若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。如智者，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天之高也，星辰之遠也，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』惡，音汗。

性，卽一個人的天性。故者，故常，卽一切事物的本質。孟子主張性善，如前面說的『大人者，不失其赤子之心』，都是說做人只要本着原來自然的性質去做，就是好人。否則，成爲壞人。本章言『天下之言性也，則故

而已矣』者，是說現在天下人之言天性，就不過說故常的本質罷了。本質就以通順爲最要緊，以利爲本，切不可改戾其性，以致失去其利。智者丟掉原來的自然本性不講，另去穿鑿艱深的道理，自以爲能，這是最可厭惡的。故曰：『所惡於智者，爲其鑿也。』繼言真是有智的人，不必穿鑿什麼艱深的理論，只要像禹王之行水一樣，如此，則這種智也就沒有可以厭惡的地方了。故曰：『如智者，若禹之行水也，則無惡於智矣。』『禹之行水也，行其所無事也，如智者，亦行其所無事，則智亦大矣。』者，言禹王之治理水災，不過順着水就下的性質，疏解一下，水患自平，所以像沒有行什麼重大之事一般。如有智的人，也如禹王行水的行所無事，不妄加改作，則他的智，也就真的大了。繼又言，『天之高也』云云者，是說明天之運行，也是本於原來的自然性質。故天雖然高，星辰雖然遠，苟能探求其故常，雖有一千年的長時期，牠的兩至日（夏至冬至）也可以坐着推算明白的。故曰：『苟求其故，千歲之日至，可坐而致也。』

（問） 性與故，是何分別？

（研究） 此章的本意是說，人只要修性守故，那末就連天道也可以知道。如果要妄用聰明，改變常度，必至不合道理，一無所得。而且也可以說，世界上無論若何深微的理論，都是從極淺近的地方發生的；只要把發生的淺近道理，明白貫通，即無論如何深的，也都不難理解了。

公行子有子之喪，右師往弔。入門，有進而與右師言者，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。孟子不與右師言。右師不悅曰：『諸君子皆與驩言，孟子獨不與驩言，是簡驩也。』孟子聞之曰：『禮，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，不踰階而

相揖也。我欲行禮，子敖以我爲簡，不亦異乎！』行音杭。

王驪，字子敖，即前孟子不與說話的人。此章係記孟子與王驪在公行子家會着，又不與說話，所以王驪生起氣來。孟子另外用話來辯明其理由。『不歷位而相與言』者，不隔着許多座位，大家說話，言須在鄰近的座位，纔好說話也。『不踰階而相揖』者，言須同在一條階沿上才好作揖，不宜立在兩條階沿上作揖也。公行子，是齊國的大夫。右師，是官名。王驪此時，做右師的官。簡是簡慢，看不起的意。此章大意：公行子家裏有兒子的喪事，右師王驪去弔喪，有的人，一見他入門，就搶上前去和他說話，有的人還走到他的座位前，與他說話。只有孟子，不與他說話。王驪很高興，說道：『諸位君子，都與我王驪說話。孟子獨不與我王驪說話，是看不起（簡）我王驪也。』孟子聽見了這話，便說道：『講起禮來，朝廷上的官，不應該隔着許多座位而說話，不應該跨過階沿去作揖。我要行禮，子敖（王驪）以爲我待他簡慢，看不起他，豈不是怪異？』

（問） 何謂簡？

（研究）王驪是齊王的寵臣，所以一班官員，一見面，就趕過去奉承。孟子本不肯做這種獻媚權貴的事，所以老是不理他。他一責問，孟子就引用兩句古禮推託我欲行禮，使他再無話說。原來孟子雖然心惡王驪，也看不起一班沒有骨氣的官員，卻用禮來解釋自己的行動，不明明斥責人，這是孟子的善於措辭處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所以異於人者，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，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，人恆愛之；敬人者，人恆敬之。』

此章言君子所以不同於尋常的一般人民者，因他的存心，是以仁待人，以禮律己。因爲以仁存心，所以愛人；因爲以禮存心，所以對人恭敬。又因爲愛人之故，所以人也回轉來愛他。因爲敬人之故，所以人也回轉來敬他。

「有人於此，其待我以橫逆，則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仁也，必無禮也，此物奚宜至哉！」

譬如有一個人在這裏，他待我是強橫霸道，不講道理（逆）則爲君子者，必定自己回轉來想想，他爲什麼不愛我呢？這必是因爲我沒有愛他（不仁）的緣故。他爲什麼不敬我呢？這必是我對他沒有禮的緣故。否則，這樣強橫霸道，不講道理的東西，怎麼會到我面前來呢？奚宜作何爲解。

「其自反而仁矣，自反而有禮矣，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必自反也，我必不忠。」由，同猶。

忠者，盡自己的心去待人也。此段言我自己回轉來想想，我是愛人的，我待人是^{有禮的}，但他的強橫霸道，不講道理，仍舊還是那樣；爲君子者，必定自己再回轉來想想，總是我還沒有竭盡自己的心去待他。

「自反而忠矣，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曰：此亦妄人也已矣！如此，則與禽獸不^{擇哉}！於禽獸，又何難焉？」難，去聲。

妄人者，沒有知識，胡作妄爲的人。言我自己回轉來想想，對他是已經盡了忠心了，他的橫逆，仍舊那樣，爲君子者，一定就可以說：「這個人也可以算得妄人的了！他既這樣，那末他和無知識的禽獸，有什麼區別呢？」

我對於這種無知識的禽獸，又何必去責難牠呢？」

『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也。乃若所憂則有之，舜人也，我亦人也，舜爲法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我由未免爲鄉人也，是則可憂也。憂之如何？如舜而已矣。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。非仁無爲也，非禮無行也。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。』亡，今作無。

此段總結上文，說明所以爲君子之道。先兩句，又引起下文的意思，即在下文說明君子有終身之憂者，是憂什麼呢？就是自己想想：『舜是什麼人，我是什麼人，舜做的事體，可以爲法式於天下，又可流傳後世，我則還不免做個鄉下人，這個是可憂的事情。憂牠怎樣呢？所做的事要像舜一般就罷了。』所憂的既如上所述，至於所患的，（若夫）君子到沒有（亡）了。何以君子會沒有所患的事情呢？因爲君子的做人，不是仁的事情，君子是不去做的。不是禮的事情，君子是不去行的。『如有一朝之患，則君子不患矣』者，言如有一日忽然來了一件意外的禍患（如火燒疫作，或敵國無端在我頭上，擲下炸彈等事）則君子可以不去管牠，因爲這種禍患，不是我做人做錯，就是想避免，也是無從避免的，所以不必去顧慮。

（問）何謂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？

（研究）此章言做人只要自己做得不錯，至於橫逆之來，只要問心無愧，都可置之不顧。昔人所說的鎮定工夫，孔子所說的『仁者不憂，智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』，義皆一貫。惟一所宜憂的，就是恐怕自己不能像舜那樣的好。爲人處世，此章意義，最宜玩味。

禹稷當平世，二過其門而不入，孔子賢之。顏子當亂世，居於陋巷，一簞食，一瓢飲，人不堪其憂，顏子不改其樂，孔子賢之。食，音寺。

此章先述古人的品行，後加以批評。『三過其門而不入』者，只有禹，此言禹稷，是連類及之。古人作文，不講邏輯，此類甚多，不獨孟子也。禹稷處太平的時世，爲了百姓而盡力，孔子以爲賢人。顏子處擾亂的時世，住在穢污狹小的地方，只有一籃飯，一瓢湯吃吃，人家看他很難過，而顏子不改他的歡樂，孔子也以爲賢人。

孟子曰：『禹稷顏回同道。禹思天下有溺者，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，由己飢之也。是以如是其急也。禹稷顏子，易地則皆然。』

上段述過了三人，此段孟子加以批評道：『禹稷顏回，懷抱同一的道。禹想到天下有被溺的人，由於自己的不盡力，而使他溺的。稷想到天下有受飢的人，由於自己的不盡力，而使他飢的。所以那樣的着急，使禹稷和顏子換一個地位，禹稷也能像顏子的樂，顏子也能像禹稷的憂急的，故曰：『易地則皆然』也。』

『今有同室之人鬪者，救之，雖被髮纓冠而救之，可也。鄉鄰有鬪者，被髮纓冠而往救之，則惑也，雖閉戶可也。』被，與披同。

『被髮纓冠』者，就是披著頭髮，帽子也沒有戴好，以致帽纓拖在頭上而沒有攝於頸下，總是極言其慌

忙。此段的意思是說：如今遇着同一屋內的人相鬥，就要去解救他們。雖然來不及把髮束好，把帽戴好去解救他們，也是可以的。至於鄉村裏的鄰舍相鬥，也被髮纓冠立刻去解救，這是於情理方面有些惑亂了。這樣的事情，雖關着門，不去管牠，都可以的。

（問） 何謂易地則皆然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說明聖賢懷抱之道皆同，只因所處的境遇不同，故所做的事亦異。朱子說：『聖賢心無不同，事則所遭或異，然處之各當其理，是乃所以爲同。』也是這個道理。

公都子曰：『匡章，通國皆稱不孝焉。夫子與之遊，又從而禮貌之，敢問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世俗所謂不孝者五：惰其四支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一不孝也。博奕好飲酒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二不孝也。好貨財，私妻子，不顧父母之養，三不孝也。從耳目之欲，以爲父母戮，四不孝也。好勇鬪狠，以危父母，五不孝也。』章子有一於是乎？從，今作縱。養，音恙。

匡章，齊人。禮貌之者，用禮節待他也。惰其四支，手足懶惰也。不顧父母之養者，不管奉養父母的衣食也。博賭錢，弈，着棋。好貨財，喜歡賺了貨物錢財，藏着不肯用。私妻子，一味聽從妻子。從，放縱；言放縱着聲色的嗜慾。戮，本係殺戮之戮，可以引伸作羞辱的意思；言人的身體，本是父母給自己的，今放縱於嗜慾，給父母受羞辱。好勇鬪狠者，好勇力，和人家拚命很鬪，自己身體受了危險，自然危及父母也。世俗說的這五件，都是不孝的事。今匡章有一件在這五件中嗎？故曰：『章子有一於是乎？』上言匡章，此言章子，是於名下加一子字，隨便

的稱呼也。

「夫章子，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。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。父子責善，賊恩之大者。夫章子，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？爲得罪於父，不得近，出妻屏子，終身不養焉。其設心以爲不若是，是則罪之大者，是則章子已矣。」夫音扶，屏，必并反。養，音恙。

此又言章子實有不得已的苦衷，非真不孝，故禮貌之也。「夫章子，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」者，是說這章子，不過因子父責善（責善，前易子章已解過）遂至與父不相得也。「責善，朋友之道也」言責善的事體，在朋友切磋，是有這個道理的。「父子責善，賊恩之大者」言如父子責善，乃是傷害（賊）父子恩情的最大的一端。今這章子豈有不要夫妻子母等親人，同在一處的嗎？只因爲他得罪於父，不得近到父的身邊去奉養他，所以只好把妻離去了，兒子也屏逐了，情願自己終身，也不受妻子的奉養。他的存（設）心是，以爲不這樣，就是自己最大的罪。「是則章子已矣」者，言這樣，就是章子的爲人，此外並沒有別的不好。

（問）章子的人格如何？

（研究）此章是說衆惡必察之意。重在設心二字。蓋孟子以爲匡章因爲得罪於父，而知自責，其人非全無心肝者，並且也不是不孝，故不與之絕交也。

曾子居武城，有越寇。或曰：「寇至，盍去諸？」曰：「無寓人於我室，毀傷其薪木。」寇退，則曰：「修我牆屋，我將反。」寇退，曾子反。左右曰：「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，寇至，則先去。」

以爲民望。寇退則反，殆於不可！『沈猶行曰：『是非汝所知也。昔沈猶有負芻之禍，從先生者七十人，未有與焉。』

與，同預。
武城，魯國的一個縣。越寇，是越國的兵來攻。曾子住武城的時候，適有越國的兵來攻。有個人（或）對曾子道：『越兵到了，何不（盍）避去呢？』曾子聽了他的話就動身，對守舍的人道：『不要使別人寓在我的屋裏，免得毀壞損傷這裏的樹木。』（薪，猶樹也。）等到寇退去了，曾子又傳語守舍的人道：『修好我的牆壁房屋，我將要回來了。』寇退了之後，曾子回來了。曾子身邊的門人（左右）說道：『武城的官民，待先生如此的忠心而且恭敬；寇來了，先生倒先去了，使這裏的百姓，看了你這個樣子，也都逃去。寇退去了才回來，這樣的行動，似乎不可以吧。』沈猶行，是曾子弟子。他對說這話的人道：『這個，不是你所知道的。從前我們沈猶氏也遇到一個名叫負芻的人作亂，那時候，跟從先生（曾子也）的有七十個人，大家都避去了，沒有一個預問這件事的。』負芻，有的人就解作挑柴的人，也可以通。

子思居於衛，有齊寇，或曰：『寇至，盍去諸？』子思曰：『如伋去，君誰與守？』孟子子曰：『曾子子思同道。曾子，師也；父兄也。子思，臣也；微也。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。』伋，音急。

子思住在衛國的時候，有齊國的兵來攻城，有個人對子思道：『寇到了，何不避去呢？』子思道：『如我伋（伋，子思名）去了，使衛國的君，和誰共守此城呢？』上面兩件故事，孟子批評道：『曾子與子思，是同樣有道理的。曾子在武城，是居師的地位，和父兄的地位相等，父兄是沒有守城的責任的，要去則去。子思在衛

國，是居臣的地位；臣對於君，猶子對於父，身分是極微小的，所以只得幫助衛君，共守城池，是不應去的。如果使曾子與子思，彼此換一個地位，兩人的行動，還是一樣的。」

（問）曾子去，子思不去，是何意義？

（研究）此章著重師和臣的分別，便是言爲人處世，道理總是一樣的，只因爲地位不同，所以有時行止會不同。

儲子曰：「王使人瞞夫子，果有以異於人乎？」孟子曰：「何以異於人哉？堯舜與人同耳。」瞞，音諫。

儲子，齊國人。瞞，竊視的意思。儲子對孟子道：「齊王時常使人來偷看你夫子，到底有什麼異於尋常人的地方否？」孟子道：「有什麼異於他人呢？連堯舜也是與人一樣的。」

（問）儲子之問，是何意思？

（研究）聖賢和平常人，在外表方面本來是一樣的。所不同的，聖賢有仁義之道在內心罷了。但這是竊視所見不到的。

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，其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。其妻問所與飲食者，則盡富貴也。其妻告其妾曰：「良人出，則必饜酒肉而後反，問其與飲食者，盡富貴也。而未嘗有顯者來。吾將瞞良人之所之也。」蚤起，施從良

人之所之。徧國中無與立談者。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，乞其餘。不足，又顧而之他。此其爲饜足之道也。其妻歸，告其妾曰：「良人者，所仰望而終身也。今若此！」與其妾訕其良人，而相泣於中庭。而良人未之知也。施施從外來，驕其妻妾。饜，音厭。施，陝倚切。讀若弛。墦，音燔。訕，音山。

饜，吃飽也。良人，婦人稱丈夫也。蚤起，即早晨起來。蚤，古通用。施，斜行也。徧國中，就是徧城中的意思。東郭，東方城門外也。墦，塚也。墦間之祭，猶今人之上墳也。訕，譏罵也。施施，儼然之貌。猶今人言像煞有介事也。

大意是：有一齊國人，他有一妻一妾，同住在一屋裏。這齊人出門去，則必定吃飽了酒肉而後回家。他的妻問給他飲食的是誰，原來都是富貴的人家。他的妻告訴他的妾道：『丈夫出去，必定吃飽了酒肉回來，問他給與飲食的是誰，又都是富貴的人家。卻未嘗見有大官富紳來我家。我將去偷看丈夫所到的地方。』這日早起，她暗暗地跟在丈夫後面，跟了許多地方，遍一個城裏，沒有一個人和她的丈夫立着談一句話的。末了，看他到了東門外墳墓間人家在上祭的地方，討了上墳人吃贖的東西吃了。還沒有飽，他又尋到別處去乞食了。這就是他吃飽酒肉的道理也。他的妻歸來，告訴他的妾說道：『丈夫者，我們所仰望他終身的人，如今乃這個樣子！』因此，與他的妾譏罵丈夫，又流着眼淚，在庭中哭泣。但是她們的丈夫還不曉得，又像煞有介事的從外面走進來，在她們的面前擺架子。

由君子觀之，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其妻妾不羞也，而不相泣者，幾希矣！

照朱子集注，謂此章首當有『孟子曰』三字。書中無者，或後人抄寫時失闕。然看全章語意，『孟子曰』當在『由君子觀之』之句上；因前文皆敘事，至『由君子觀之』句，則孟子之批評也。

孟子批評道：從君子看起來，則凡一般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，要使他的妻妾看見了不以為羞恥，而且不相哭泣的，恐怕也少極的了！

（問）齊人驕其妻妾，是爲何事？

（研究）此章是孟子醒世之言，罵盡了一般無恥求榮的人。可惜現在的齊人真多着呢！

萬章篇第五

萬章問曰：「舜往于田，號泣于旻天，何爲其號泣也？」孟子曰：「怨慕也。」萬章曰：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亡心，父母惡之，勞而不怨，然則舜怨乎？」曰：「長息問於公明高曰：『舜往于田，則吾旣得聞命矣。號泣于旻天于父母，則吾不知也。』」公明高曰：「是非爾所知也。」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，爲不若是愬，我竭力耕田，共爲子職而已矣；父母之不以我愛，於我何哉？旻音閔，惡音汗，愬音介，共作供。

萬章問道：「舜走到田裏去，哭叫着慈憫的（旻）天，爲什麼去哭叫呢？」孟子道：「他是爲了心裏怨恨，又思念（慕）父母的緣故。」萬章又道：「父母愛自己呢，則我歡喜而不要忘記父母，父母厭惡自己呢，則我出了勞力，去奉事父母，而不怨恨父母，這是孝子的行爲。現在照怨慕的話說起來，然則舜怨父母嗎？」孟子乃引長息問公明高的話，對萬章說，以爲這件事體，是前人已經討論過了。長息是公明高的弟子，公明高是曾子的弟子。因言長息問於公明高道：「舜走到田裏去，則我旣曉得夫子所講的話了。他哭叫着慈憫的天，哭叫着父母，那我還不曉得他究竟是什麼意思？」公明高答道：「這個，不是你所知道的。」孟子因此把自己的意思接下去說道：「公明高以爲孝子的心思，有不得意於父母，所以自己悲怨，不能愬然無憂。他的心思，以爲我只知道竭力耕田，供獻爲人子的職分就罷了，父母之不來愛我，到底是爲了我的什麼呢？」

「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天下之士多就之者。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。爲不順於父母，如窮人無所歸。」畎音犬。

畎畝，卽田畝。帝，堯帝也。言堯帝使自己的兒子九人，女兒二人，及朝裏的百官，與所畜的牛羊，倉廩裏的穀米，都派到田畝上去供舜使用。天下的人士，聽見堯帝如此待舜，都自動去跟着舜。堯帝的意思，是要把天下都（胥）給了舜。（遷）但舜則自以爲不見愛（順）於父母，好像一個窮苦人，無家可歸的樣子。

「天下之士悅之，人之所欲也；而不足以解憂。好色，人之所欲；妻帝之二女，而不足以解憂。富，人之所欲；富有天下，而不足以解憂。貴，人之所欲；貴爲天子，而不足以解憂。人悅之，好色，富貴，無足以解憂者，惟順於父母，可以解憂。人少，則慕父母。知好色，則慕少艾。有妻子，則慕妻子。仕則慕君，不得於君則熱中。大孝終身慕父母，五十而慕者，予於大舜見之矣！」少，去聲。

「天下之人悅之，」言天下的人都喜歡舜而服從他。少艾，年青女子也。孟子又言：天下之人，都服從舜。舜又妻堯帝的青年女兒二人，富則有天下，貴則爲天子。這四件事，雖爲人人所欲，但都不足以解去舜的憂。

愁；只有見愛於父母，乃可以解_釋的憂愁。

孟子又言：人當年紀小的時候，則思念父母。年紀大些，知道好色了，則思念年青的女子。有妻子，則思念妻子。做官，則思念君上。不能得君上的歡心，則心裏熱辣辣的難過着。這是一般人所有的性情。只有大孝的人，才終身思念父母。年紀到了五十歲，還只是思念父母的，我於大舜這個人見着了！

（問） 何謂終身慕父母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舜之所以爲孝，因一切幸福，都不在意，惟以得父母的歡心，爲遂願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『詩云：「娶妻如之何，必告父母。」信斯言也，宜莫如舜，舜之不告而娶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告則不得娶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。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，以對父母，是以不告也。』對音陞。

萬章問道：『詩經裏說：「一個人娶妻，是怎樣的辦法呢？就是必須告知父母。」相信這句話的，一定誰也比不上舜的，可是舜之不告而娶，又是爲甚麼呢？』告則不得娶』者，是說舜的父瞽瞍，愛後妻所生之子而仇恨舜。若給瞽瞍得知，一定要把堯的二女，給後妻之子而不許給舜也。故孟子如此說。『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也。』猶今人言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。』居室，是同居一室，這是做人最大的倫理。如告知瞽瞍，則事必不成，故曰：『如告，則廢人之大倫』也。對，讎怨也。言如告了父母，父母不許，就要一面廢了人的大倫，一面怨對於父母了，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不告也。

萬章曰：『舜之不告而娶，則吾既得聞命矣，帝之妻舜而

不告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帝亦知告焉，則不得妻也。」妻，去聲。

以女兒嫁人，亦叫做妻。萬章又問：「舜之不告而娶，則我已經聽見你所說的道理了，可是堯帝以女兒嫁舜，也不告知舜的父母，這是何故呢？」孟子道：「堯帝也曉得一告知瞽瞍，則嫁舜的事體，便不成功也。」

萬章曰：「父母使舜完廩，捐階，瞽瞍焚廩，使浚井，出，從而揜之。象曰：『謨蓋都君，咸我績。牛羊父母，倉廩父母，干戈朕，琴朕，箠朕，一嫂使治朕棲。』象往入舜宮，舜在牀琴。象曰：『鬱陶，思君爾！』」怩，音尼。舜曰：「惟茲臣庶，汝其于予治。」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？」曰：「奚而不知也？象憂亦憂，象喜亦喜。」揜，音厭。箠，音底。怩，音尼。與，作歟。

廩，藏米的屋子。完廩，修治倉廩也。捐階，把走上廩去的梯階拿掉也。浚井，把井底的泥掘出也。揜者，從井上投下土石，將井堵塞也。象，瞽瞍後妻所生之子。謨，計謀也。都君者，因舜所住的地方，附從的人甚多，即成了都市，故稱舜為都君。咸，都也。績，功勞也。干戈，舜用的兵器。箠，舜的弓。棲，牀也。朕，古人自己的通稱。鬱陶，煩悶得很的意思。怩，極慚愧的神色。臣庶，官及百姓也。萬章又問道：「舜的父母，使舜到廩上面去修理，瞽瞍就把梯階拿掉，燒起廩來，心想把舜燒死。」（據史記，舜以兩頂笠帽，當作兩翼，自廩上跳下。）又使舜去掘井底的泥，（史記舜在井旁，早穿一洞逃出。）不知舜已逃出，瞽瞍把土石從井上蓋覆了。（揜）象說道：「想法子把都君蓋在井裏的，都是我的功勞。堯帝賜的牛羊，倉廩，都歸父母。干戈及弓和琴，都歸我。二個嫂嫂，使她來服

侍我。」象說完了，就走到舜住的宮裏去，舜剛坐在牀上彈琴，象見舜不死，一時說不出別話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心裏很煩悶，正在想你。」說了這話，不覺臉上露出很慚愧的神色來。舜道：「這裏的官和百姓，你去給我管理管理罷。」萬章說了上面的故事，接着就問道：「不知道是否舜真的不曉得象要殺死他？」孟子道：「怎麼會不曉得呢，不過舜因爲兄弟的情義，休戚相關，所以看見象憂愁了，自己也憂愁；看見象歡喜了，自己也歡喜了！」

曰：「然則舜僞喜者與？」曰：「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，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，反命曰：『始舍之，圉圉焉；少則洋洋焉，攸然而逝。』子產曰：『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』校人出，曰：『孰謂子產智？予既烹而食之，曰：『得其所哉！得其所哉！』故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，故誠信而喜之，奚僞焉！』與，今作歟。」

萬章又問道：「這樣說，舜的對象，是假裝出來的喜歡嗎？」孟子道：「不是的。」孟子就引一故事，解釋舜的不是假喜歡。校人，主池沼的小吏。圉，困而未舒之貌。洋洋，舒緩搖尾之貌。攸然，自得其樂之貌。『從前有人送活魚給鄭國子產的，子產就叫看守池沼的校人，把這活魚去養在池裏。校人將魚煮着吃了，回來報告道：「把魚放在池裏，起初是微微地動着，少息了一回，牠就自由游行起來，然後很快活的游去了。」子產聽了校人的話，高興起來，說道：「牠得着好的地方去了！牠得着好的地方去了！」校人聽了子產的話，走出來說道：「那個說子產聰明，我已經把魚煮了，吃在肚裏了，他還說：『牠得着好的地方去了！牠得着好的地方

去了！上面是引的故事。孟子又說明這個道理。『君子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』者，言君子也可以用常有之情（方）來欺騙他，卻不能用不可信的道理來欺騙他。如象的行爲，他以愛兄的常有之情，可信的道理，來對舜說，所以舜也很誠實的相信他，而喜歡起來，有什麼假的呢！

（問）何謂可欺以其方，難罔以非其道？

（研究）本章可以分作上下兩大段：上段言舜遇着家庭變故，而處之以權。後段言舜遇着家庭變故，而處之以誠。用了權，就無難處之事；用了誠，就無難化之人了。而且權不失卻經常的道理，誠不掩去他的精明，所以稱之爲聖人。

萬章問曰：『象日以殺舜爲事，立爲天子，則放之，何也？』
孟子曰：『封之也，或曰放焉。』

放者，猶後世言充軍，把人驅逐到遠地方，派人把他管束起來也。萬章又問孟子道：『象日日以殺舜爲心事，到舜做（立）了天子，只把象放到遠地方去，沒有殺他，是何故呢？』孟子道：『非但沒有殺他，這是封他，或者有人說是放他罷了。』

萬章曰：『舜流共工于幽州，放驩兜于崇山，殺三苗于三危，殛鯀于羽山，四罪而天下咸服，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，封之有庠，有庠之人奚罪焉？仁人固如是乎？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』曰：『仁人之於弟也，不藏怒焉，不宿怨焉，親愛之而已矣。親之，欲其貴也。愛之，欲其富也。封

之有庠，富貴之也。身爲天子，弟爲匹夫，可謂親愛之乎！
共，音恭。兜，德誣切。

流，就是驅逐。共工，是官名。舜把那時共工的官，驅逐到幽州地方。驩兜，是人名。舜把驩兜放到崇山地方。三苗，是國名，即今南方山洞中的苗人。舜在三危地方，把這種作亂的苗人殺了。殛，誅，都是殺有罪的人的說法。鯀因爲治水沒有功效，空化百姓許多人力財力，對於百姓，是有罪的，故舜在羽山地方，也把鯀殺了。舜處治了這四種罪犯，天下人都（咸）服舜辦得不錯，因爲所誅伐的都是不仁的人。至如象的爲人，是最不仁的了，舜卻封他到有庠地方，做了諸侯；那麼，有庠的人民，是犯了甚麼罪呢？「仁人固如是乎？」者是萬章說，舜既然是個仁人，那麼，仁人果然應該這樣的嗎？就是應該「在他人則誅之，在弟則封之。」的麼？孟子說，「仁人之於弟也，」就是有怒氣，不藏在心裏，有怨恨過了一宿，就忘記了。只知道親他愛他罷了！爲了親他，所以要他貴。爲了愛他，所以要他富。封他到有庠地方去做諸侯，就是給他富貴。「身爲天子，」謂舜也。「弟爲匹夫，」謂象也。要是兄弟相差如此，那裏可以說是親愛呢！

「敢問或曰：放者，何謂也？」曰：「象不得有爲於其國，天子使吏治其國，而納其貢稅焉；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哉？雖然，欲常常而見之，故源源而來，不及貢，以政接于有庠，此之謂也。」

萬章又問道：「我敢問問，或人說他是放，究竟是甚麼意思呢？」孟子道：「象在他的國內，不能做甚麼事情，天子另行派官，治理他的國政，納他進貢的物品和租稅，所以人家說他是放。象雖暴虐，那裏還會暴虐那

一方的百姓呢？雖然如此，舜因爲象是兄弟，要常常和他見面，所以使象源源不絕的到都城裏來上朝，而且不等到諸侯朝貢的時期，日以政事，接見有庠的君主，就是這句話了！

（問）何謂不藏怒，不宿怨？

（研究）象固不仁，舜因親親之義，不可使己爲天子而弟爲匹夫，故封以有庠的國土。又恐其虐民，更要時常和他見面，所以派吏治其政。這樣，不以公義廢私恩，也不以私恩害公義，公私兩全了。

咸丘蒙問曰：『語云：「盛德之士，君不得而臣，父不得而子；舜南面而立，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。舜見瞽瞍，其容有蹙。孔子曰：「於斯時也，天下殆哉，岌岌乎！」不識此語誠然乎哉？」』孟子曰：『否，此非君子之言，齊東野人之語也。堯老而舜攝也。堯典曰：「二十有八載，放勳乃徂落，百姓如喪考妣，二年，四海遏密八音。」孔子曰：「天無二日，民無二王。」舜既爲天子矣，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二年喪，是一天子矣。』帥，今作率。朝，音潮。

咸丘蒙，孟子弟子。他問孟子道：『俗語說：「道德極盛的人士，君不得以他爲臣，父不得以他爲子，所以舜做天子，朝南面立着，堯帝率領天下諸侯，北面去上朝；瞽瞍也北面去上朝，舜見了瞽瞍，是自己的父親，不免

皺着眉頭，容貌覺有不安的神情。孔子說：「在這個時候，天下危殆得岌岌乎要倒翻的樣子。」「不曉得這句話，是真的嗎？」盛神情不安貌，岌岌如山要倒下的樣子；言堯是君，瞽瞍是父，反而去朝見臣子，像天翻地覆，山要倒下的不安也。齊東野人，是齊國東郭外鄉下人也。攝代也。放勳，堯帝的名。徂，升也。落，降也。徂落，猶言升天入地，謂人死也。「遏密入音」，遏止絕滅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種樂器的聲音。父母死後稱爲考妣，今日猶如此。孟子答咸丘蒙道：「不是的，這不是君子的言語，是齊國東郭外鄉下人所說的話。其實呢，是堯帝年紀老了，叫舜來代理政治的。尙書的堯典，說道：「舜攝政二十有八年，放勳乃死了，百姓思念他，如死了父母一般。三年裏頭，四海的人，都哀感得不唱歌，不作樂，連金石絲竹匏土草木的八種聲音，都遏止滅盡了。」孔子曾說過：「天上沒有兩個太陽，人民沒有兩個帝王。」如果舜既做了天子，又率領天下諸侯，去服堯帝三年的喪，是有兩個天子了。」意思是，人民沒有兩個帝王，天子的位子，仍舊是堯帝，舜仍舊是臣子；不過堯帝老了，舜代理政治，所以堯帝死了，舜仍服三年之喪。這都是鄉下人隨便所說的話，所以連瞽瞍朝舜的事，也是沒有的。

咸丘蒙曰：「舜之不臣堯，則吾既得聞命矣。詩云：『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』而舜既爲天子矣，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？」曰：「是詩也，非是之謂也。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。曰：『此莫非王事，我獨賢勞也。』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不以辭害志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。如以辭而已矣。雲漢之詩曰：『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。』」

信斯言也，是周無遺民也。

舜之不臣堯者，言舜並不以堯爲臣也。這道理，咸丘蒙道：「既得聞命矣。」又引詩經裏的話，來問孟子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濱，莫非王臣。」是說遍天下的地方，沒有不是王的土地；遍天下一直到海邊（濱）的人，沒有不是王的臣屬。既是這樣，則舜既然做了天子，敢問瞽瞍，難道還不是個臣嗎？這是怎麼講？」孟子道：「這首詩，不是說舜應該以父爲臣的。這是說，大家都是王家的臣子，爲什麼我一個人，爲了有賢才而辛苦勤勞，做着王家的事體，而不能夠得奉養自己的父母也。」故說詩者，不以文害辭，云云者，文字也。辭，語也。逆，迎也。雲漢，是詩經裏一篇詩的題目，是殘餘的意思。遺，遺傳下來也。孟子論讀詩之道是：「不可以一個字（文）的緣故，而害一句詩的意義」也。又不可把一句的話，而害詩人的志趣，故曰：「不以辭害志」也。讀詩者，應該以自己的意思，去迎合詩人的志趣，這樣，那就得詩人所詠的句義了。故曰：「以意逆志，是爲得之」也。「如以辭而已矣」者，言但將詩裏的字面，用呆板的死講法，則如雲漢篇的詩，說「周餘黎民，靡有子遺」，變了真正說周朝所餘的百姓，沒有一些遺傳下來了。按雲漢詩之說這句話，是因爲天時大旱，稻麥枯死，人民都要餓死，不過是一句憂急的形容話，並不是天一旱，真個便一個人也沒有留傳也。以雲漢詩的句子，去比普天之下四句詩，都是一樣的。讀詩者，不可固執一兩個字，以爲事體就是這樣也。

「孝子之至，莫大乎尊親；尊親之至，莫大乎以天下養。」爲天子父，尊之至也。以天下養，養之至也。詩曰：「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。」此之謂也。書曰：「祗載見瞽瞍，夔夔齊栗，瞽瞍亦允若。」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。「養，音恙。夔，音葵。齊，今作齋。」

孟子又接下去說明孝子的道理。至是極頂的意思。言孝子的極頂之處，莫有大過於尊敬他的父母的，尊敬他父母的極頂之處，莫有大過於以天下來供養父母的。現在舜使瞽瞍爲天子之父，是尊敬父母的極頂之處。以天下去奉養瞽瞍，是奉養父母的極頂之處。詩曰：『永言孝思，孝思維則』者，是說人能永久說着孝思而不忘記，這種孝思，就可以做天下的法則。這可以說就是舜的孝道了。故曰：『此之謂也。』『書曰：「祇載見瞽瞍，夔夔齊栗，瞽瞍亦允若。」』是書經裏的話。祇，敬也。載，事也。夔夔齊栗者，敬謹恐懼的狀貌。允，信也。若，順也。言舜恭恭敬敬，奉事瞽瞍，又露着敬謹恐懼的狀貌，就是瞽瞍也相信舜是真孝順的。『是爲父不得而子也』者，朱子集注說：『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，而反見化於其子，即是所謂父不得而子也。』此說的意思，是本來只有父感化子的，舜則相反，成了子感化其父，所以父不得而子也。

(問) 何謂是以天下養？

(研究) 關於上古史事，大半是神話，或十口相傳的故事。如齊東野人之說，咸丘蒙尙信以爲真，故研究古史者，不可不知此義。

萬章曰：『堯以天下與舜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』『然則舜有天下也，孰與之？』曰：『天與之。』『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』曰：『否，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諄，音肫。

萬章又問孟子道：『堯把天下給與了舜，有這事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，天子是不能把天下給與人的。』萬章又問道：『那末舜所以獲得天下，是那個人給與他的呢？』孟子道：『舜的天下，是天給與他的。』萬章又道：『天與之者，諄諄然命之乎？』諄諄，是說話很誠懇的樣子。萬章以孟子說舜的天下，是天給與的，因問道

『天把天下給與舜，是很誠懇地對舜說道：「我把天下給與你，你好端端的做天子去」的麼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天不會說話的，只用舜的品行，和他行出來的政事，表示出與以天下罷了。』

曰：『以行與事示之者，如之何？』曰：『天子能薦人於天，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，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，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。故曰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暴，音僕。

萬章又問：『以舜的品行，與行出來的政事，來表示出與以天下，究竟是怎麼樣的呢？』孟子道：『天子能把人薦給天，卻不能使天就給與天下。諸侯能把人薦給天子，卻不能使天子就給與他做諸侯。大夫能把人薦給諸侯，卻不能使諸侯就給與他做大夫。從前堯把舜薦給天，天接受了。又把這事情通知（暴）了百姓，百姓接受了。所以說：天不言，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』

曰：『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，暴之於民而民受之，如何？』曰：『使之主祭，而百神享之，是天受之。使之主事而事治，百姓安之，是民受之也。天與之，人與之，故曰：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。舜相堯，二十有八載，非人之所能爲。』

也。天也。堯崩，二年之喪畢，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，天下諸侯朝覲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訟獄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謳歌者，不之堯之子而之舜。故曰：天也。夫然後之中國，踐天子位焉。而居堯之宮，逼堯之子，是篡也，非天與也。泰誓曰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此之謂也。」相去聲。

萬章又說：「敢問薦給天，天會接受；通知百姓，百姓也會接受，這是如何做法呢？」孟子道：「使他去辦理祭祀，凡百的神祇，都來享受，這就是天接受了。使他去辦理政事，辦得很好，百姓都平安了，這就是百姓接受了。天給與他做天子，百姓也給與他做天子，所以說：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」也。舜幫助堯辦了二十八年政事，事事辦得好，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，是天意。堯死（崩）了，三年的喪服畢後，舜避開堯的兒子，自己到南河的南面去，不與堯之子爭天子之位。但是天下的諸侯，來上朝的，不到堯之子那裏去，而到舜的地方來。打官司（訟獄）的人，不到堯之子那裏去求判決，而都到舜這裏來求判決。還有做了歌詞稱揚人的，（謳歌者）不做歌詞稱揚堯之子而稱揚舜，所以說，是天意了。到了這樣光景，舜然後纔回到中國，就了天子的位。否則，若住在堯的宮裏，逼着堯的兒子，不許他做天子，讓自己來做，這就是篡位，不是天給與做天子了。」上面係孟子解釋薦之天，暴之民的事理。此外他又引尚書泰誓裏兩句話道：「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」言天的看人行動，是從我們百姓的看人行動而來的。天的聽人言語，是從我們百姓的聽人言語而得的。如舜之做了天子，都是百姓見他辦事能幹，待人仁厚，而且聽見他是個大孝的人，所以天下的百

姓，都要他做天子。天下的百姓，看見他如此，聽見他如此，就是天看見他如此，聽見他如此了。故又曰：「此之謂也。」意思是就是這句說話也。

（問）何謂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

（研究）此章言使主祭祀，百神享之，蓋緣古時是神權政治時代，一切政治，都由執政者問天而行，如周易的卜筮是也。既要以卜筮向天問休咎，故那時人之對天，無異是一人格神，所以孟子言堯不能以天下與舜，而舜的天下，實由上天與之也。凡世界各國，在神權時代之政治，皆是如此。致周易洪範等書，能流行數千年而不廢者，以我先民，曾奉之為至高至貴之典冊故也。而且即天子二字，明明是說上天之子，降在人間以施行政治。古稱「受天明命」者，亦即此義。

萬章問曰：「人有言，至於禹而德衰，不傳於賢而傳於子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天與賢，則與賢；天與子，則與子。昔者，舜薦禹於天，十有七年，舜崩，二年之喪畢，禹避舜之子於陽城，天下之民從之，若堯崩之後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，七年，禹崩，三年之喪畢，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，朝覲訟獄者，不之益而之啓，曰：「吾君之子也。」謳歌者，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曰：「吾君之子也。」

萬章問道：「人有句話，說到了夏禹王而道德就衰薄了，他把天子之位，不傳於賢人而傳於兒子，有這個道理嗎？」孟子道：「不對，不是這樣的。天子之位，是要天來作主的，天要給賢人，就給賢人；天要給兒子，就給兒子。從前舜把禹薦於上天，十七年之後，舜死了，到三年的喪事完後，禹避開舜的兒子，自己去住在陽城地方，那時候天下的百姓，都去跟從他，像堯死的時候一樣，不去跟從堯的兒子，而去跟從舜。禹也曾把益薦於上天，七年之後，禹死了，三年的喪事完了，益也避開禹的兒子，自己去住在箕山的背後，天下諸侯來朝覲的，天下百姓來訟獄的，都不到益那裏去，而到禹的兒子啓這裏來，他們說：「這是我們君主的兒子也。」謳歌的人，也不謳歌益而謳歌啓，也說：「這是我們君主的兒子也。」

「丹朱之不肖，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，禹之相舜也。歷年多，施澤於民久。啓賢，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，歷年少，施澤於民未久。舜、禹、益相去久遠，其子之賢不肖，皆天也，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，天也；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」相，去聲。

此又孟子續說也。丹朱，堯的兒子。不肖，子不肖其父，今通稱不能克家的劣子。舜的兒子各商均，也是不肖的。孟子道：「舜相堯，禹相舜，所歷的年數多，施恩澤於百姓的年數也長久。禹的兒子啓，很賢德，又能够恭恭敬敬，承繼禹的道理。益的相禹，所歷的年數少，施恩澤於百姓，又未長久。因此，舜、禹與益，爲相的年份，相差很多，而各人的兒子，又有賢與不肖的差別，這都是天意，並不是人的力量所能作成的。故不去作爲而自然作爲的，這是天意；不去鑽求而自然會來的，這是定命。」

「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，而又有天子薦之者，故仲尼不有天下，繼世以有天下，天之所廢，必若桀紂者也。故益伊尹，周公不有天下。」

此又孟子說明聖人不作天子的緣故。匹夫，猶言平常百姓。平常百姓而能得天下者，他的德器，必定要像舜和禹，而且必定又有天子保薦他。像孔子（仲尼）因無天子保薦，所以不得天下。至於繼續世襲下去的，也可以有天下；天所廢去的，必定要像桀紂那樣的暴虐，才會像益的君主是啓，伊尹的君主是湯，周公的君主是武王，成王，都是賢聖的君主，所以天不去廢掉他們，而益伊尹周公也都不會有天下。

「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。湯崩，太丁未立，外丙二年，仲壬四年。太甲顛覆湯之典刑，伊尹放之於桐。三年，太甲悔過，自怨自艾，於桐處仁遷義。三年，以聽伊尹之訓已也。復歸于亳。周公之不有天下，猶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也。孔子曰：『唐虞禪，夏后殷周繼，其義一也。』」亳，音薄，相，去聲。

此節先承上文言伊尹及周公不有天下之事，後借孔子的話作結。商代君主，多以甲乙丙丁等字取名。趙岐云：「太丁，湯之太子，未立而死。外丙立二年，仲壬立四年，皆太丁弟也。太甲，太丁子也。」太甲顛覆湯之典刑者，言太甲立後，把湯的舊規矩，一切廢掉也。那時伊尹爲相，就把太甲竄放到桐的地方。過了三年，太甲懊悔，自己改過，自己怨自己不好，自己責治（艾）自己。住在桐的地方，做仁的事體（處仁）看得應該

做的事體就去（遷義）這三年裏頭，一切聽受伊尹的教訓，所以伊尹寬恕了太甲的過處，仍舊把他遷回亳的京城，由他做了君主。『周公的不有天下，情形正和益之於夏，伊尹之於殷相同。』孔子說：『唐虞舜的禪位，夏王殷王周王的子孫繼續而為天子，他們的道理是一樣的。』

（問）堯舜禹湯文武的道德如何？

（研究）儒家重道統，所以說唐虞夏殷周之有天下，都是受天之命而王天下；孟子的意思是勸春秋戰國時代的君主，都要法先王行仁政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『人有言，伊尹以割烹要湯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不然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，而樂堯舜之道焉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祿之以天下，弗顧也。繫馬千駟，弗視也。非其義也，非其道也，一介不以與人，一介不以取諸人。』要，平聲。

萬章又把一般人說的一件故事來問孟子了。割烹要湯者，割肉烹羹，做了好的菜，去請湯吃，以此求湯，使自己做宰相。萬章問這事體，是有的嗎？孟子也答他不是的，決沒有的，因說：伊尹在有莘的鄉野耕田，心裏喜歡堯舜的道義，他對於不應該做的事體，違反道理的事體，雖給他全天下的俸祿，他連看都不看一看。雖繫了一千駟的馬給他，他也不看一看。他對於不應該做的事體，違反道理的事體，連一粒微的芥（介）子，也不肯給與人家，也不向人家取得。

『湯使人以幣聘之，齎齎然曰：「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！我豈若處畎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！」湯二使往』

聘之；既而幡然改曰：「與我處吠畝之中，由是以樂堯舜之道，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！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！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！天之生此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也；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；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；非予覺之而誰也！」幡，音翻。

此段孟子說明伊尹事湯的經過。幣，財物也。竄，無欲而自得之貌。孟子道：「湯差人用了財物去聘伊尹。伊尹覺得不耐煩，就爽快他說：『我要湯的聘幣做什麼呢！我豈如住居田畝（吠畝）之中，由此以樂堯舜之道爲得呢！』後來湯接連使人聘了他三次，他因此變了前次的話，改說道：『與其我一個人在田畝中，由此以樂堯舜之道，我不如使這個君，做了堯舜一樣的君罷！我不如使這班百姓，做了堯舜的百姓罷！這種事情，我不如由我親自看見了罷！天生這班百姓，是要使先知道理的人，去覺悟後知道理的人。使先覺悟的人，去覺悟後覺悟的人。我是天所生的百姓中間先覺悟的人，我是要把這個道理，去覺悟這班百姓的，現在不是我去覺悟這班百姓，叫誰去覺悟他們呢！』」

『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，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，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！聖人之行不同也，或遠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歸潔其

身而已矣。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，未聞以割烹也。伊訓曰：「天誅造攻自牧宮，朕載自亳。」內，今作納。說音稅。

此段是孟子論伊尹的話。孟子道：「伊尹想天下的百姓，男的女的，有一個不被着堯舜的恩澤的，好像是自己把他們推到水溝中去的，他自己肯擔當天下的重任如此，所以去就湯而叫湯伐夏救民。」孟子又批評着道：「我沒有聽見誰枉屈自己的身分，去規正他人的，那裏還有屈辱着（割烹）自己的身子，以正天下的人呢！聖人的行爲，是不同的。或者在遠地隱逸，或者近在君主身邊任事，或者去做事，或者不去做事，歸結一句話，總要潔身不汙己罷了！」所以「我只聽見伊尹是以堯舜之道，去要求湯的，不聽見他是做了廚子去趨奉湯的。在尚書的伊訓上說：「天的誅戮夏桀，是由湯去攻桀居的牧宮開始的，湯也說我是從亳地方開始的。」」

（問）何謂割烹，何謂以堯舜之道要湯？

（研究）古時的大人物，出現於歷史上的一般人，總形容他初時怎樣落拓，怎樣困苦，後來遇了知己的君主，始大有作爲，如伊尹做廚子，姜太公釣魚等等，都是社會心理所衍成的故事。讀古書者，不可被此種俗說所蒙也。本章孟子的辨明事實，可以給我們一個證據。

萬章問曰：「或謂孔子於衛主癯疽，於齊主侍人瘠環，有諸乎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，不然也。好事者爲之也。於衛主顏雝由，彌子之妻，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「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」子路以告孔子曰：「有命。」孔子進以

禮退以義，得之不得，曰有命。而主癰疽，與侍人瘠環，是無義無命也。孔子不悅於魯衛，遭宋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而過宋。是時孔子當阨，主司城貞子，爲陳侯周臣。吾聞觀近臣，以其所爲主，觀遠臣，以其所主。若孔子主癰疽，與侍人瘠環，何以爲孔子？」瘰，於容切。疽，卽余切。瘠，音脊。要，平聲。

萬章又提或人說孔子的事問孟子。癰疽，舊說爲醫瘡毒的醫生，非是，就是雍渠，因爲聲音相同，所以寫法各別。侍人，齊君左右的奄人。瘠，姓環，名主者，住在這個人家也。萬章問：「或人說孔子在衛國，住在癰疽的家裏。在齊國，住在齊君的侍人瘠環的家裏。有這些事情的嗎？」孟子答以不是，又說：這是喜歡造謠生事的人造出來的，因又說明孔子在衛國和齊國經過的事實。顏雝由，衛國的大夫。子路的妻兄。孔子在衛，實住在顏雝由家裏。彌子，是衛君的寵臣。叫彌子瑕。彌子之妻，與子路之妻，是姊妹（兄弟，卽姊妹）。孟子道：「彌子對子路說：『孔子若肯來住在我家裏，我對衛君說一聲，他就可得卿相的位子。』子路把這話告知了孔子。孔子說：『有命。』」意思是：不做卿相，須由天命決定，不必去投奔彌子也。孟子道：「孔子的做人，進去做官，必定遵禮，退出來不做官，也必合於道義。卿相之得與不得，他只說是有天命的。若竟投奔癰疽和侍人瘠環，是沒有道義，不知天命了。孔子因爲不喜歡在魯國衛國，就離開了那些地方，經過宋國時，不料宋國的大夫桓魋，想在半路上把孔子攔住了（要）殺死。孔子不得已，乃換了平常的衣服，逃過了宋國。這時候，孔子遇了患難，並沒有亂投人家，卻還投在司城官貞子的家裏，做了陳侯名周的臣子。」上面是說明孔子已往的事情。末了孟子道：「我聽見過的，要觀近臣的賢否，只要看他爲何人的主人；觀遠臣的賢否，只要看他以何

人爲他的主人如果孔子投奔了癰疽和瘠環，他怎樣能够成其爲孔子呢？」

(問) 何謂有命。

(研究) 此章言孔子雖在患難之中，總是以禮義爲進退，決不肯不顧出處，亂於投奔品行不端的人。

萬章問曰：『或曰，百里奚自鬻於秦，養牲者，五羊之皮，食牛，以要秦穆公，信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否，不然。好事者爲之也。百里奚，虞人也。晉人以垂棘之璧，與屈產之乘，假道於虞，以伐虢。宮之奇諫，百里奚不諫，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，年已七十矣。會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，可謂智乎？不可諫而不諫，可謂不智乎？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，不可謂不智也。時舉於秦，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，可謂不智乎？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，可傳於後世，不賢而能之乎？自鬻以成其君，鄉黨自好者不爲，而謂賢者爲之乎？』食，音寺。要，平聲。屈，此音掘。乘，去聲。

萬章又提起了一個故事來問孟子：『或人說：百里奚自己以五張羊皮，賣身於秦國養牲畜者之家，便爲』

他飼牛，以此要求秦穆公，這事可信嗎？」孟子也答以不是的。也是好事者所造的。因說：「百里奚，是虞國的人。那時候，晉國把垂棘地方所出的寶玉，和屈地方所產的良馬，去送給虞國的君主，向虞國借一條道路，去伐虢國。宮之奇諫以爲不可，百里奚不諫，因爲百里奚知道虞公，是諫了不聽，又知道虞國將亡，因此避到秦國去，年紀已經有七十歲了。他假使不曉得以飼牛去干求秦穆公，是一件污辱的事體，可以說他聰明嗎？他曉得不可諫就不諫，可說他不聰明嗎？他曉得虞公將要滅亡了就先避去，不可說他不聰明了。那時候，舉用於秦國，曉得秦穆公是可與他行大事的，所以就做了他的宰相，這樣，可說他不聰明嗎？他相秦國，能使秦君的聲名，顯耀於天下，又可流傳於後世，假使不是賢人能做到這樣嗎？自己賣身去成全人君的聲名，這種事情，就是一鄉一黨中稍知愛重自己的人，尙且不肯做，倒可以說賢人肯做的嗎？」

（問）百里奚之人格如何？

（研究）宮之奇諫是忠，百里奚不諫是智，二人各有所長。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目不視惡色，耳不聽惡聲。非其君不事，非其民不使。治則進，亂則退。橫政之所出，橫民之所止，不忍居也。思與鄉人處，如以朝衣朝冠，坐於塗炭也。當紂之時，居北海之濱，以待天下之清也。故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」朝，音潮。頑，音還。懦，音糯。

此孟子評論古人也。橫，不循法度。頑，貪也。廉，廉潔不貪也。懦，柔弱也。孟子言伯夷的爲人，眼睛不看穢惡的顏色，耳朵不聽汗惡的聲音。不是有道的國君，不去服事，不是善良的人民，不去使令。天下治的時候，則上進

而做官，亂的時候，則退到鄉野不聞政治。不循法度的政令所發出來的地方，或者不循法度的人民所居的場所，他是不忍去住的。他甚至和一個沒有道德的鄉野人，住在一處，就好像穿了上朝的衣裳，戴了上朝的帽子，坐在泥土或灰炭上面。當紂爲天子的時候，他住在北海之濱，等待天下的清平。所以一般人，聽見了伯夷的風聲，貪頑的人，也能廉潔了，柔弱的人，也能有自立做人的志向了。

『伊尹曰：「何事非君！何使非民！」治亦進，亂亦進。曰：「天之生斯民也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。予，天民之先覺者也，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。」思天下之民，匹夫匹婦，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，若己推而內之溝中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。』內，今作納。

伊尹的思想，與伯夷正相反。他自說，『何事非君，何使非民』者，意思是以爲君即無道，君還是君，民即不善，民還是民，不過他們都是無知無覺的人，我既做了先知先覺的人，應該教導他們，使他們都明白做人的道理。所以『治亦進，亂亦進』了。『天之生斯民也』以下，解已見前章。

『柳下惠不羞汙君，不辭小官。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。與鄉人處，由由然不忍去也。』爾爲爾，我爲我，雖袒裼裸裎於我側，爾焉能浼我哉！故聞柳下惠之風者，鄙夫寬，薄夫敦。袒，音但。裼，音錫。裸，音卵。裎，音呈。浼，音每。

柳下惠在春秋時，亦稱聖人，他又是一種性情。『不羞汙君』者，言君主雖穢污，去事他，不以爲羞恥也。『不辭小官』者，官雖卑小，也可做的。進去做官，不把賢人隱匿，必以正經的道理，輔佐君主，故曰：『進不隱賢，必以其道。』『遺佚而不怨，阨窮而不憫』者，謂自己雖被遺落不用，佚（同逸）在民間，也不怨人，處困難窮苦的境地，也不悲憫。與沒有道德的鄉野人，處在一個地方，仍舊由自然自得其樂，不以爲意，不肯就走開。『袒裼裸裎』，猶俗言赤身裸體，浼者，汙也。言做人，你爲你，我爲我，雖你是赤身露體的人，立在我身邊，你豈能汙我呢？所以聽見柳下惠的風聲，見識狹陋的人，胸懷會寬起來，志氣淺薄的人，也會敦厚起來。

『孔子之去齊，接淅而行；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。』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可以速而速，可以久而久，可以處而處，可以任而任，孔子也。』

孔子爲人，又與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不同。淅，瀝米也。接淅，是說米已下在鍋裏，爲了要緊走，來不及炊，就此用手將米撈了起來。接淅而行，是說孔子離開齊國的時候，連一餐飯都来不及煮熟，急於要去。至於離開魯國，則說：『遲遲吾行』，猶言『慢慢地走開罷』，這是因爲魯是父母之國，不忍卽別也。速，久，處任，四者，是說孔子做人，看時局，看環境，隨機應付。如去齊，可速卽速，去魯，可久則久。不做官，則可隱處則隱處。做官，則可任則任，不像前三人之固執不移也。

孟子曰：『伯夷，聖之清者也。伊尹，聖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聖之和者也。孔子，聖之時者也。孔子之謂集大成，集大成也者，金聲而玉振之也。金聲也者，始條理也。玉振之也

者，終條理也。始條理者，智之事也。終條理者，聖之事也。智，譬則巧也。聖，譬則力也。由射於百步之外也；其至，爾力也，其中，非爾力也。』中，去聲。

上文都是孟子所敘述的話。此段與上文是一章，特加「孟子曰」三字者，以爲總結上文之區別，使眉目清楚也。

清，如俗語所說的清白，一些不着汗點，此是伯夷之所以爲聖。任，是擔當責任。和，是和氣，不與人競爭，此是伊尹、柳下惠之所以爲聖。時者，即上文說的看時局，看環境，隨機應付，無不合於道義的意思，此惟孔子能之。集大成者，言孔子能把三人之長處，集於一身也。金聲玉振，是作樂時的以金發聲，以玉收聲。言三人之聖，或爲金聲，或爲玉振，都各有一長，只有孔子，其始則合於金聲的條理，其終則合於玉振的條理，所以謂之集大成。其始能合於條理，這是他的智慧之事。其終能合於條理，這是他的聖德之事。『智，譬則巧也；聖，譬則力也。』者，猶如射箭於百步之外，把箭射得到，是氣力大的緣故，至於射得中，乃是射法巧妙的緣故。只有孔子，力和巧，（便是聖和智）無不具備的。

（問） 清任和三德，有優劣否？

（研究） 必如孔子之智與聖，然後能集三人之長處於一身。若無孔子之智與聖，硬要把清任和集於一身，便反要弄得四不像，成爲鄉愿一流的人，故學者，不如任取一長而學之爲得也。

北宮錡問曰：『周室班爵祿也，如之何？』孟子曰：『其詳，不可得聞也。諸侯惡其害己也，而皆去其籍，然而軻也，嘗』

聞其略也。天子一位，公一位，侯一位，伯一位，子男同一位，凡五等也。君一位，卿一位，大夫一位，上士一位，中士一位，下士一位，凡六等。天子之制，地方千里，公侯皆方百里，伯七十里，子男五十里，凡四等。不能五十里，不達於天子，附於諸侯，曰附庸。天子之卿，受地視侯，大夫受地視伯，元士受地視子男。大國地方百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四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次國地方七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三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小國地方五十里，君十卿祿，卿祿二大夫，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。祿足以代其耕也。耕者之所獲，一夫百畝；百畝之糞，上農夫食九人，上次食八人，中食七人，中次食六人，下食五人，庶人在官者，其祿以是爲差。

『錡，音裔。惡，音奸。食，音寺。差，音雌。』

北宮姓，錡，名，衛人。班，同頌。北宮錡問孟子：周代所頒爵位俸祿之制是如何的。孟子道：「牠的詳細情形，已不可得而聽見了。因為諸侯都自己稱王，與周室所頒的爵祿制度抵觸，所以惡恨此種制度以爲有害於自己，把此種典籍都廢去了。」然而我軻呢，曾經還聽見過牠的大略的。天子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、爵凡五等。一國裏面，君、卿、大夫、上士、中士、下士，職位凡六等。天子的制度，他的地方凡一千里。公、侯的國，皆一百方里。伯、七方里，子、男五十方里，比五十方里更小的國家，不能直達於天子，只能附在諸侯下面，稱爲附庸。天子的卿，所受的地方，如侯一樣。天子的大夫所受的地方如伯。天子的元士所受的地方如子、男。大的諸侯，國土一百方里。國君，十倍卿之俸祿。卿，給四大夫之祿。大夫，比上士加倍。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。下士，與百姓會居官的人，一樣的俸祿。有了俸祿，就足以代替他耕田的收入了。次一等的伯爵的國土，有七十方里。國君也是十倍於卿的俸祿。卿祿三倍於大夫。大夫倍上士，上士倍中士，中士倍下士。下士也與百姓居官的一樣。耕田的人，一夫可以受田百畝，加上肥料，肥料多而力勤者爲上農，其所收可供九人。其次，用力不齊，所收而供給的人數也不同，共有五等。庶人在官者，其受祿的多少，也以這個爲標準，而有所相差，共爲五等。」

（問）周代爵祿之制，與後世所異之點何在？

（研究）程子曰：「孟子之時，去先王未遠，載籍未經秦火，然而班爵祿之制，已不聞其詳。今之禮書，皆撥捨於灰燼之餘，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，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？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！」真通論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『敢問友。』孟子曰：『不挾長，不挾貴，不挾兄弟而友。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』長，此處讀如掌。

此章記萬章問交友之道也。『不挾長』者，不自己挾恃我爲長輩也。『不挾貴』者，不自己挾恃我爲貴人爲賤也。『不挾兄弟而友』者，不挾恃兄弟之富貴，而輕視人也。故曰：『友也者，友其德也，不可以有挾也。』言交友之道，在友其人之道德，不可以自己有什麼挾恃的。

『孟獻子，百乘之家也，有友五人焉：樂正裘、牧仲，其二人，則予忘之矣。獻子之與此五人者，友也，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此五人者，亦有獻子之家，則不與之友矣。』

孟獻子，魯國之賢大夫，有車百乘之家也。他有朋友五人，孟子只記得樂正裘、牧仲二人的姓名，其餘三人則已忘記。獻子對於這五人，完全以友道相待，並不挾恃着自己的家世。當然這五人所以肯和獻子爲友，也是不將獻子的家世放在心中的。假使不如此，獻子也就不與他們爲友了。此言大夫的不挾貴。

『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，雖小國之君亦有之。費惠公曰：『吾於子思，則師之矣。吾於顏般，則友之矣。』王順長息，則事我者也。』

上言孟獻子之交友，此言不但大夫交友如此，即小國君主的交友，也是如此。費惠公，小國的君主也。他會說過，對於有道德學問的子思，則師事之。於次一等的顏般，則友事之。若王順長息，道德學問不及自己，就當作事我的人了。此言小國之君的不挾貴。

『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，雖大國之君亦有之。晉平公之』

於亥唐也，入云則入，坐云則坐，食云則食，雖疏食菜羹，未嘗不飽，蓋不敢不飽也。然終於此而已矣。弗與共天位也，弗與治天職也，弗與食天祿也，士之尊賢者也，非王公之尊賢也。食音寺。

此又言不但小國的君主如此，晉平公爲大國的君主，也無不如此。他對於亥唐，無不聽命。亥唐叫他進內，則進內，叫他坐則坐，叫他吃則吃，亥唐和他同吃飯，雖然是粗飯和菜羹，也未嘗不吃飽，因爲他在亥唐的面前，不敢不吃飽也。『然終於此而已矣』者，言晉平公之待遇亥唐，終於以此爲止也。國君之位，爲天所授予，故位曰天位，職曰天職，祿曰天祿，此三者，平公弗與亥唐共有也。言平公的交友，是和士人的尊賢一般的，不是用王公的身份來尊賢的。此言大國之君的不挾貴。

『舜尚見帝，帝館甥于貳室，亦饗舜，迭爲賓士，是天子而友匹夫也。』

帝堯帝也。『舜尚見帝』者，舜上朝去見堯也。館，房舍也。禮妻之父曰外舅，舅之相對待者爲甥，所以婿可以稱甥。貳室，副宮也。言堯帝請舜住在副宮裏也。時時到舜的地方去吃飯，故曰『亦饗舜』。『迭爲賓主』者，因堯館舜於貳室，是堯爲主，堯亦往舜處吃飯，是又堯爲賓了。此言堯以天子而友匹夫，是天子的不挾貴。『用下敬上，謂之貴貴；用上敬下，謂之尊賢。貴貴尊賢，其義一也。』

以下位的人，敬重上位的人，叫做貴貴，尊貴貴重的人，是理所當然的。以上位的人，敬重在下位的人，叫做尊賢，尊重賢德的人，也是應該的。所謂貴貴尊賢，在事情方面有些兩樣，在道理方面總是一樣的。

（問） 交友之道應如何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大夫交友，國君交友，天子交友，雖有等級，至於尊敬的意思，是一樣的。

萬章問曰：『敢問交際何心也？』孟子曰：『恭也。』曰：『卻之卻之爲不恭，何哉？』曰：『尊者賜之，曰：『其所取之者，義乎？不義乎？』而後受之，以是爲不恭，故弗卻也。』曰：『請無以辭卻之，以心卻之。』曰：『其取諸民之不義也，』而以他辭無受，不可乎？』曰：『其交也以道，其接也以禮，斯孔子受之矣。』

上章言交友，此章言交際。交際者，指一般禮儀幣帛的往來也。萬章問以用何種心思爲可。孟子答以恭敬可也。萬章又問：『卻之卻之爲不恭，』是什麼意思呢？孟子答以『凡尊長賜給我東西，假使我心裏想一想：他所得來的這東西，合義的還是不合義的，合義的才收牠，不合義的就不收牠，這樣就是不恭敬了，所以還是自己心中不要付問，更不要推卻不受。』萬章又問：『假使爲了他得來的東西是不義的，我一定要不受牠，我不顯然用說話來推卻，只在自己的心裏來推卻，想着說：他這賜予的物件，從人民那裏取來，是不義的，乃另用一種婉轉的言詞來推卻，這樣，難道不可以嗎？』孟子說：『只要他的交往，是以道理的，他的接待，是以禮儀的，他送東西來，就是孔子也受牠了。』

萬章曰：「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，其交也以道，其餽也以禮，斯可受禦與？」曰：「不可。」康誥曰：「殺越人于貨，閔不畏死，凡民罔不讎。」是不待教而誅者也。殷受夏，周受殷，所不辭也。於今爲烈，如之何其受之！」與，作歟。閔，今作憫。讎，音除。

禦，止也。止住人而殺之，且奪其貨物也。國門之外，謂無官吏治理之處。萬章以爲苟不問他貨物的來歷，假使有人在國門之外，止住他人而奪了貨物，他也用道理來和我交際，用禮貌來餽送我，那麼，可收受他這禦得之物嗎？孟子說不可以受的，就以尙書中的康誥篇來作證。「殺越人于貨」者，言殺了他的人，取他的貨物，閔不畏死，閔本作譬，強也，閔然不怕死也。有這種暴行的人，凡是人民遇着了，沒有一個不惡恨的（讎，惡恨的意思。）可以不必教訓他，卽把他誅戮。這種辦法，三代以來，早就通行，不必多用辭說的。到現在這辦法更是嚴厲了，怎樣還可以受他的東西呢！

曰：「今之諸侯，取之於民也，猶禦也。苟善其禮際矣，斯君子受之，敢問何說也？」曰：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？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？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，盜也，充類至義之盡也。孔子之仕於魯也，魯人獵較，孔子亦獵較。獵較猶可，而况受其賜乎？」比，音界。夫，音扶。

較音角。

萬章又問：『現今的諸侯，他取百姓的賦稅，也和禦人而取貨相像。若只要以爲交際不失禮，君子就可收受他的貨，我敢請問這又有何說詞呢？』孟子道：『你以爲有王天下的人起來，必定把現今的諸侯，都接連（比）地誅殺嗎？還是先教導他們，他們不肯改過而後誅殺他們呢？所說不是他應該有的東西而他取了來，就說他是盜賊，這是推一件相類的事體，到意義盡處的說話，其實不能和禦人的盜賊相提並論的。所以現今的諸侯，究竟也不是真的盜賊。』獵較，田獵時奪取禽獸以祭也。孟子又引孔子之事爲證。魯國的人，在那裏獵較，孔子也跟着他們獵較。孔子連這種小事還可以從俗，何況受人家所賜予的東西呢？

曰：『然則孔子之仕也，非事道與？』曰：『事道也。』『事道奚獵較也？』曰：『孔子先簿正祭器，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。』曰：『奚不去也？』曰：『爲之先也；先足以行矣，而不行，而後去，是以未嘗有所終二年淹也。』與今作數。

萬章問：『那末孔子的做官，不是以行道爲事嗎？』孟子答以孔子的做官，是以行道爲事的。萬章又問孔子做官既以行道爲事，怎麼又跟着人家獵較起來呢？孟子說，孔子所以獵較者，因爲孔子仕於衰世，不可以立刻更變一切習俗，所以先立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，祭器一正，就不必以四方的珍食供簿中所正的祭器了，這樣，獵較之俗，也就可以廢止了。萬章又問，孔子如此作爲，終於行不通，爲什麼不就走呢？孟子說，他要試試看，給人知道他的道理有可行的朕兆，朕兆果然可行了，君相卻還不肯大用，使其道不能實行，然後才走。這樣一來，所以孔子在一個國裏，既沒有立刻就走，也沒有作三年之久的淹留的。

『孔子有見行可之仕，有際可之仕，有公養之仕，於季桓

子見行可之仕也。於衛靈公，際可之仕也。於衛孝公，公養之仕也。」

此節仍爲孟子之言，言孔子入仕之事。見行可者，見其道之可行也。際可者，交際上有禮也。公養者，國君養賢也。孔子對於季桓子，本希望得行其道，可以稱爲行可之仕。衛靈公嘗郊迎孔子，所以可謂際可之仕。衛孝公，按史記，並無孝公其人，恐即係出公軀。他嘗致粟於孔子，所以可謂公養之仕。

（問） 何謂受樂？

（研究） 此章因萬章之問交際，而孟子與之反覆辨論，說出了許多交際和入仕的道理。

孟子曰：「仕非爲貧也，而有時乎爲貧。娶妻非爲養也，而有時乎爲養。爲貧者，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。辭尊居卑，辭富居貧，惡乎宜乎？抱關擊柝，孔子嘗爲委吏矣，曰：『會計當而已矣。』嘗爲乘田矣，曰：『牛羊茁壯長而已矣。』位卑而言高，罪也。立乎人之本朝，而道不行，恥也。」養，去聲，惡，音烏。朝，音潮。長，讀如掌。

做官本爲行道，不是爲了家貧，但有時候確是爲了家貧而謀祿。娶妻本爲嗣續，不是爲了奉養，但有時候卻也爲了奉養而娶妻。如果爲了貧而做官，當辭讓高顯之位，重厚之祿，以只能餬口爲度就夠了。這樣，應該做些什麼呢？就如抱關擊柝也可以了。抱關，管城門也。擊柝，敲更也。孟子說了這些話還不算，又撞出了孔子來證明也的話。委吏，倉廩的管帳小吏也。乘田，主苑囿芻牧的小吏也。孔子做委吏的時候，他說，只要會計不

錯就罷了。做乘田的時候，他說，只要牛半肥壯，能長大就罷了。因為孔子深知道，位子卑的人而高談朝事，不稱其職，是有罪的。若位子高了，立在人的朝廷上，而其道不能行，也是可羞恥的事情。

（問） 何謂有時乎爲貧，有時乎爲養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己無道救民，就不宜居高位受厚祿，只好尋些小事做做，獨善其身。

萬章曰：『士之不託諸侯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不敢也。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，禮也。士之託於諸侯，非禮也。』萬章曰：『君餽之粟，則受之乎？』曰：『受之。』『受之何義也？』曰：『君之於氓也，固周之。』曰：『周之則受，賜之則不受，何也？』曰：『不敢也。』曰：『敢問其不敢，何也？』曰：『抱關擊柝者，皆有常職，以食於上，無常職而賜於上者，以爲不恭也。』曰：『君餽之，則受之，不識可常繼乎？』曰：『繆公之於子思也，亟問，亟餽鼎肉，子思不悅於卒也，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，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，曰：『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。』蓋自是臺無餽也。悅賢不能舉，又不能養也，可謂悅賢乎？』食音寺。亟起異切。讀若器標。彌擾反。食音寺。

士者，未做官而讀書明道的人。託，寄也。萬章問：「士人不啻食諸侯的俸祿，是何意義？」孟子道：「不敢食諸侯的俸祿也。只有諸侯失了國家，去寄食於鄰國的諸侯，是禮所有的。士人寄食於諸侯，是沒有這禮的。」萬章又問：「如國君餽送他以粟米，可收受的嗎？」孟子道：「可以收受的。」萬章又問：「可以收受的，是何意義呢？」孟子道：「君之於百姓（氓民通），固然應該加以周濟的，所以可收受也。」萬章又道：「君於百姓，周濟他則收受，賞賜他則不收受，又有何意義呢？」孟子道：「是爲了不敢受賞賜。」萬章道：「不敢受又有何意義呢？」孟子道：「像抱關擊柝，都有常做的職務，所以可吃君上的祿米。沒有常做的職務，而收受君上所賜的東西，這就是不恭敬，所以不受也。」萬章又道：「君上餽送食物，就受了他的，不知可以常常繼續受他否？」孟子道：「從前魯繆公對於子思，屢次（亟）去問，屢次餽送熟肉（鼎肉），子思反而不歡喜起來。於未（卒）一次，子思把差來的人，驅（擯）出於大門之外，自己卻朝着北面，磕頭再拜，不肯受繆公所餽的東西，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我才曉得你君上待我孔伋如犬馬也。」這因爲子思並不做事，屢次送他食物，好像豢養犬馬一樣，所以子思不敢受也。」蓋自是臺無餽也。」者，臺，古稱與臺，即奴隸一流的人。自從子思拒絕了食物，魯繆公便也不再派與臺這種人，去餽送食物了。孟子又批評道：「既然愛悅賢人，而不能舉他起來辦事；又不能用正經的道理，去奉養他，如此，好算是愛悅賢人嗎？」

曰：「敢問國君欲養君子，如何斯可謂養矣？」曰：「以君命將之，再拜稽首而受。其後廩人繼粟，庖人繼肉，不以君命將之。子思以爲鼎肉，使己僕僕爾亟拜也，非養君子之道也。堯之於舜也，使其子九男事之，二女女焉，百官

牛羊倉廩備，以養舜於畎畝之中，後舉而加諸上位。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。」第二女字讀去聲。

萬章又問：「敢問國君要養君子，怎樣才可說是養呢？」孟子道：「起先應該以國君的命令送東西去，君子則再拜磕頭而收受。以後國君只須叫管穀倉的人，繼續送以米穀，廚夫繼續送以熟肉，不必再用國君的命令送去，以免其拜賜之勞。子思那時的不高興，是因爲繆公時常差人用君命送鼎肉去，使他僕僕不休的屢次下拜，不是尊養君子的道理。像堯帝之於虞舜，先使自己九個兒子去奉事他，又把兩個女兒去嫁他。百官牛羊倉廩，無不完備，到田畝間去養舜。後來舉他起來，登了上位。像這樣，才可以說是王公之尊養賢人。」

（問） 何謂以君命將之？

（研究）君命將之，是有國君所賜的名義，故不可不受，並且不可不拜。但是屢次去叫君子下拜，就無異以犬馬待君子了。其實國君對於君子，最好是舉之上位，養他還在其次呢。

萬章曰：「敢問不見諸侯，何義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在國，曰市井之臣。在野，曰草莽之臣。皆謂庶人。庶人不傳質爲臣，不敢見於諸侯，禮也。」

萬章問：「不去見諸侯，有何意義？」孟子道：「在都邑裏（國）居住的，叫做市井之臣。在鄉野裏居住的，叫做草莽之臣。都是庶人百姓。這種庶人，不應把贄（質）見的物件，自通（傳）於諸侯，而自以爲臣，既不

是臣，就不敢進見諸侯，這是合乎禮的。」

萬章曰：「庶人召之役，則往役。君欲見之，召之則不往見。」

之，何也？」曰：「往役，義也。往見，不義也。且君之欲見之也，何爲也哉？」

萬章道：「君主用命令召庶人充工役，則庶人去做工役。君主平時要見庶人，特地召他，又不去見君主，是何意義呢？」孟子道：「去做工役，是應該的。去見君主，是不應該的。而且君主主要召見庶人，究竟爲什麼呢？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。爲其賢也。」曰：「爲其多聞也，則天子不召師，而况諸侯乎？爲其賢也，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。繆公亟見於子思，曰：『古千乘之國，以友士，何如？』子思不悅，曰：『古之人有言曰：『事之云乎！豈曰友之云乎？』子思之不悅也，豈不曰：『以位，則子君也；我臣也，何敢與君友也！以德，則子事我者也；奚可以與我友！』千乘之君，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，而况可召與！』亟，讀如器與，作歛。

萬章答孟子道：「君主之要見庶人，因爲他多聞見，因爲他有賢德也。」孟子道：「既爲他多聞見，是要請教他了。那麼天子尚且不敢召師，何況是諸侯呢？若是爲他有賢德，那麼，我沒有聽見過要見賢德的人，而用命令去召他來的。從前魯繆公屢次去見子思，他對子思道：『古時候有千乘國家的君主，要和士人做朋友，怎樣辦法呢？』子思不喜歡起來，說道：『古人有一句話，說遇到了賢人，『以師禮事他，就是了！豈能說和他做朋友呢？』』子思之所以不喜歡者，他的意思豈不是說，『以爵位論，則你是君上，我是臣下，我那裏敢與

你做朋友呢？若以道德而論，則你是應該來師事我的，那裏好與我做朋友呢？像繆公以千乘的國君，求與子思做個朋友而不可得，何況可以召他呢！

『齊景公田，招虞人以旌，不至，將殺之。志士不忘在溝壑，勇士不忘喪其元，孔子奚取焉？取非其招不往也。』

此節亦孟子的話，已見於滕文公篇，不重述。

曰：『敢問招虞人，何以？』曰：『以皮冠。庶人以旆，士以旌，大夫以旌。以大夫之招招虞人，虞人死不敢往；以士之招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往哉？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！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，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。夫義，路也。禮，門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門也。』詩云：『周道如底，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』夫音扶。

萬章問：『國君招虞人，該用什麼東西呢？』孟子道：『國君招虞人用皮帽，招庶人用帛（旆）招士用旌，招大夫用旌竿上的旌。當時齊景公以招大夫的旌，去招虞人，虞人雖然死，也不敢去見景公。若以士的招去招庶人，庶人豈敢去呢？何況用不是賢人的招，去招賢人呢！國君要見賢人，而不用應該的道理，猶之乎要他進房屋裏來，卻把門關閉起來也。義呢，是一條路；禮呢，是一扇門。只有君子能走這條路，進出這扇門。詩經小雅大東篇上說的：『通（周，通也）行的大道，如同磨過的石頭（底同砥）那樣平。牠又如放出去的箭那』

樣直。這是君子的腳步所履，而小人所視以為法的。」

萬章曰：『孔子「君命召，不俟駕而行」，然則孔子非與？』
曰：『孔子當仕有官職，而以其官召之也。』與，作歟。

萬章又問：『孔子說過的，「一聽得君的命令來召，不等到馬駕好車子，就應該步行去見君上」，這樣說，孔子不是的嗎？』孟子道：『孔子那時候正在做官，有官的職務，當時國君因他有官職而召他的。』此言孔子並沒有不對的地方。

（問） 何謂義，路也，禮，門也？

（研究） 士人不做官，不應求見君主，以此可見士之操守；此與後世夤緣運動，以得進見為榮的，正絕對相反也。

孟子謂萬章曰：『一鄉之善士，斯友一鄉之善士。一國之善士，斯友一國之善士。天下之善士，斯友天下之善士。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，又尚論古之人，頌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論其世也，是尚友也。』

此章言自己為如何人，才可以與如何人為友，自一鄉推至一國天下，都是一樣。甚至友了天下之善士，尚以為不足，又須上（尚）論古之人，誦（頌）古人之詩，讀古人之書，不知古人為人的實在好否，所以又要考論他的時代，這樣就可以上友古之人了，那便叫做尚友。

（問） 何謂尚論古之人？

（研究）志氣高的人，往往看不起同時的人士，如此，則惟有於書史中，尋求古人而友之。

齊宣王問卿。孟子曰：「王，何卿之問也？」王曰：「卿不同乎？」曰：「不同。有貴戚之卿，有異姓之卿。」王曰：「請問貴戚之卿。」曰：「君有大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易位。」王勃然變乎色。曰：「王勿異也。」王問臣，臣不敢不以正對。王色定，然後請問異姓之卿。曰：「君有過則諫，反覆之而不聽，則去。」

卿是一國中最大的官。齊宣王問孟子：卿的行爲，應該怎樣？孟子道：「王問那一種卿呢？」王道：「卿有不同的嗎？」孟子道：「不同。有與國君有親族關係的，叫貴戚之卿。有與國君不同姓的，叫異姓之卿。」王道：「請問貴戚之卿是怎樣的？」孟子道：「國君有了大過失，就要去諫他。反反覆覆的諫他，而不聽，就可以把國君逐去，另選一個善良的族人，來登君位。」王聽了這話，又怒又驚，突然變了神色。孟子又道：「王不用怪異，因爲王來問臣，臣不敢不把正經的話，來回答王。」王聽了這話，神色略定，然後再請問異姓之卿。孟子道：「若異姓之卿，君有過失，也就去諫他。反反覆覆的諫他，而仍舊不聽，則爲卿的，惟有離開這個國，不再做官。」

（問）貴戚之卿，何以諫之不聽則易位呢？

（研究）國君如犯了大過失，將使祖宗傳下來的國家喪亡，那麼，爲貴戚之卿者，自然可以廢易君位，例如漢代霍光之廢昌邑王，即是一例。

告子篇第六

告子曰：『性猶杞柳也。義猶桮棬也。以人性爲仁義，猶以杞柳爲桮棬。』孟子曰：『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？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，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？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，必子之言夫！』
桮，音杯。棬，音圈。戕，音牆。與，作歟。夫，音扶。

杞柳，是一種落葉灌木，山東河北等處產生尤多。桮棬，是一種屈木所製的器具，有如卮匱之類。告子言人的性質，出於自然生成，猶如杞柳，也是自然生成的。而義呢，則有如桮棬，是人工製成的。若要使人性做仁義的事情，有如把杞柳製成桮棬，非加人工不可。戕賊，猶言殘害。孟子以告子之言爲不然，故闢之曰：『你能够順着杞柳的性質去製桮棬嗎？還是把刀斧殘害了杞柳，然後去製成桮棬呢？如果一定要殘害了杞柳去製成桮棬，難道也就殘害了人去做仁義的事情嗎？率領天下的人，都去殘害仁義的，必定是你這句話了！』這章的意思，是孟子以仁義爲人性所固有，不必像以刀斧去製桮棬那樣勉強造成也。

（問）何謂戕賊人以爲仁義？

（研究）孟子主張性善，如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之心，皆人所固有。若承認人爲仁義，有如木頭製器，非加殘害不可，這便是說人類沒有善性，大家都將去做惡事了。

告子曰：『性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則東流，決諸西方則西

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，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『孟子曰：『水信無分於東西，無分於上下乎？』人性之善也，猶水之就下也！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，搏而躍之，可使過顙；激而行之，可使在山，是豈水之性哉！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，其性亦猶是也。』湍，他端反。

湍水，波流濺洄的水也。告子又說：『人的性，猶如湍水，決牠向東則東流，決牠向西則西流。人的性，本來分不出什麼善，和什麼不善，猶水之分不出東方，或西方也。』孟子道：『水的確是分不出東西的，難道分不出上下嗎？人的性是善的，猶水的必定向下流去。所以人無有不善，水無有不向下流去的。現在假使把水打着，叫牠跳起來，可使牠高過人的額頭。又假使把牠壅激起來，可使牠到山上去。這些難道是水的性嗎？因爲牠迫於勢而這樣的一個人之可使他爲不善，也猶如這個一樣，被迫而然，並非本性也。』

（問） 告子言人性猶湍水，其說如何？

（研究） 孟子主張性善，所以用水之就下，比人性之本善，以爲人之所以爲不善，由一種外力硬激而成，如搏水可以過顙，激水可使在山是也。

告子曰：『生之謂性。』孟子曰：『生之謂性也，猶白之謂白與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白羽之白也，猶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，猶白玉之白；與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然則犬之性，猶牛之性，猶

人之性與，一與，作數。

告子以爲人之性，就是人之知覺運動，與生俱來，故曰：『生之謂性』也。孟子不以爲然，故問告子：『如果說生來的就是性，那末是否猶如白的顏色，都叫牠白呢？』告子道：『是的。』孟子道：『白的顏色，都叫牠白；如此，白鳥毛之白，猶如白雪之白；白雪之白，猶如白玉之白嗎？』告子又道：『是的。』孟子道：『照這樣說，那末狗的性，猶如牛的性；牛的性，猶如人的性嗎？』這話，告子當然再不能說是的了。

（問） 何謂生之謂性？

（研究） 孟子的意思，是說萬物雖然都有性，但性各不同。只有人之性與善俱生。

告子曰：『食色，性也。仁，內也，非外也。義，外也，非內也。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謂仁內義外也？』曰：『彼長而我長之，非有長於我也；猶彼白而我白之，從其白於外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』曰：『異於白馬之白也，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，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？且謂長者義乎？長之者義乎？』長，正兩反。與，作數。

告子說：『凡人見了美味和美色，總是喜歡的，這就是人之性了。仁愛之心出於人的本性，都從內裏發出，不是從外面看來的，義，看得應該做的事體去做，是從外面看來，不是內裏發出的。』孟子是主張人性皆善的，仁義都是善事，都是一樣的，故反問之曰：『何謂仁內義外也？』告子辯道：『譬如我遇見一個年長的人，

我就認他爲長輩，不是先有他是長輩的心思，在於我的內心，我才認他的，猶如他的面色是白的，我就從而認他爲白，因爲他的白是在外面的，所以叫作外。」孟子聽了這話，因問道：「假使說白馬之白，沒有異於白人之白，（按朱子集注，探張氏曰，上異於二字疑衍。）不曉得老馬之老，（長馬，謂老馬。）沒有異於老人之老嗎？並且說他是長輩，是應該的呢？還是我去敬重長輩，是應該的呢？」孟子的意思便是義不在他的長，而在我的敬他長，到底義也是在內不在外的。

曰：「吾弟則愛之，秦人之弟則不愛也，是以我爲悅者也；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，亦長吾之長，是以長爲悅者也，故謂之外也。」曰：「耆秦人之多，無以異於耆吾多，夫物則亦有然者也；然則耆炙亦有外與？」耆，今作嗜，音自。炙，音隻。夫，音扶。與，作歟。

告子又道：「我自己的兄弟則愛他，至如秦國人的兄弟，我就不愛他；這因爲我的兄弟，是我內心所愛悅的，所以叫做內。至於敬楚國人的長輩，也敬我自己的長輩，是以長輩爲主體而喜悅他的，所以叫做外。」孟子又駁他道：「一般人喜歡（耆）吃秦人所炙的肉，也喜歡吃自己所炙的肉，對於喜歡吃的食物，都是一樣的；照你的說法，那麼，喜歡吃炙的肉，也是從外面發生的嗎？」孟子的意思，總是說義也是從內心發出的。這樣一來，告子又無言可答了。

（問） 何謂食色性也？

（研究）告子也是戰國時一位哲學大家，對於性理，很有研究，而旨趣實與孔子「性相近也」相通。但孟子因主張性善之說，要使自己的言論一貫，故不得不有此辯論也。

孟季子問公都子曰：『何以謂義內也？』曰：『行吾敬，故謂之內也。』鄉人長於伯兄一歲，則誰敬？曰：『敬兄。』酌則誰先？曰：『先酌鄉人。』所敬在此，所長在彼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公都子不能答，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『敬叔父乎？敬弟乎？』彼將曰：『敬叔父。』曰：『弟爲尸，則誰敬？』彼將曰：『敬弟。』子曰：『惡在其敬叔父也？』彼將曰：『在位故也。』子亦曰：『在位故也。』庸敬在兄，斯須之敬在鄉人。季子聞之曰：『敬叔父則敬，敬弟則敬，果在外，非由內也。』公都子曰：『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，然則飲食亦在外也。』惡，音烏。

孟季子，疑卽孟仲子之弟。他聽了告子仁內義外之說，也以告子爲是，所以問公都子道：『何以說義是內的？』公都子答道：『因爲行我的恭敬，所以說他是內。』孟季子又道：『如一個同鄉的人，他大於長兄一歲，則應該敬重那一個？』公都子道：『應該敬長兄。』孟季子道：『請他們兩人吃酒，先酌那一個？』公都子道：『這應該先酌鄉人。』孟季子駁道：『所敬的在兄（此）所尊敬年長的在鄉人（彼），照此看來，所謂義者，果然在外面看來，而不是從內心發出的了。』公都子聽了這話，不能對答，只得去告訴孟子。孟子道：『你』

只問他：「一個人敬叔父呢？還是敬弟呢？」他將說道：「敬叔父。」你再問他：「弟在祭祀時作代表神的尸，那末在弟和叔父之間，你將敬誰呢？」他將說道：「敬弟。」你再問他：「這樣，怎麼說敬叔父呢？」他將說道：「爲了在尸位的原故也。」你也就說，「所以敬鄉人的原故，也是爲了在位也。」平時（庸）的敬重，是在兄；暫時（斯須）的敬重，是在鄉人。」孟季子聽了這句話，又說道：「敬叔父則這樣敬，敬弟則那樣敬，這樣看來，則所謂義者，果然是在外，不是在內的了！」公都子道：「冬日則飲熱湯，夏日則飲冷水，照你這樣說，則飲食也是在外面看來的了！」

（問）孟季子之說如何？

（研究）此章的用意和前章相同，孟子不承認仁內義外之說，以爲仁義都是發之於內心的。

公都子曰：『告子曰：「性無善，無不善也。」或曰：「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是故文武興，則民好善；幽厲興，則民好暴。」或曰：「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，以瞽瞍爲父而有舜，以紂爲兄之子，且以爲君，而有微子啓，王子比干。」今日性善，然則彼皆非與？』與，作歟。

公都子引告子的話道：『一個人的性，無所謂善，亦無所謂不善。』又引或一個人的話道：『人的性，是可以使他爲善，也可以使他爲不善。所以文王、武王興起來了，則百姓都跟着化善；幽王、厲王興起來了，則百姓都跟着好暴。』又引或一個人的話道：『人的性，有個生來是善的，有個生來是不善的。所以堯帝做了人君，而有暴虐行爲的象，以瞽瞍做了人父，而有純孝的舜，以紂王做了其兄的兒子，而且做了人君，而有微子啓，

『王子比干這些善人。』如今說『人性是善的，那麼，像上面諸人所說的話，都不對嗎？』按，微子是紂王的庶兄，比干才是紂王的叔父。此處併在一處言，是孟子行文的便利罷了。並非孟子之誤。

孟子曰：『乃若其情，則可以爲善矣；乃所謂善也。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。惻隱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惻隱之心，仁也。羞惡之心，義也。恭敬之心，禮也。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義禮智，非由外鑠我也，我固有之也；弗思耳矣。故曰：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，不能盡其才者也。』夫，音扶，惡，音汗，鑠，音爍，蓰，音徙。

才，材質也。鑠，如火灼皮膚，從外面爆進去。倍蓰，倍是一倍，蓰是五倍。孟子道：『照他們這樣說起來，看見了性所表現的情，就可以知道人是可以爲善的，這就是所說的性善了。』『若夫爲不善，非才之罪也』者，言若是他之所以爲不善者，不是他天生的材質有什麼罪過也。意思便是環境造成的。『惻隱之心』一段，已見前解過，此說恭敬，猶前的辭讓，因辭讓，必恭敬也。這仁義禮智四德，不是像火那樣從外面爆進去，是從人的內心，自然發出來的，所以說：『我固有之也。』我本來所固有的。不過大家弗去想想罷了（弗思耳矣）。所以如仁義禮智等美德，要人自己去想想而求得的；若把牠捨去，不加過問，就失掉了。人的善不善，其間相去或一倍，或五倍，或無窮者，都是沒有發揮他的本能也。

『詩云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，民之秉夷，好是懿德。」孔子曰：「爲此詩者，其知道乎！」故有物必有則，民之秉夷也，故好是懿德。』

蒸，衆也。物，事也。則，法也。夷，常也。懿，美也。言天生衆民，有事物必有法則，衆民所秉的常性，都是喜好懿美的道德的。孔子對於此詩，曾加以贊美道：『作此詩的人，他是很知道理的了！』孟子又加以說明道：『所以有了事物，則必有法則，有了衆民所秉的常性，所以就一定喜好美德也。』

（問）何謂爲不善，非才之罪。

（研究）此亦孟子主張性善的一貫理論。然性究竟是善，是不善，孟子以後，如荀卿，如揚雄，如王充，如韓愈，直到現在，還沒有正確的定論。看來還是以孔子『性相近，習相遠』的說爲最完

孟子曰：『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，非天之降才爾殊也，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。今夫粃麥，播種而耰之，其地同，樹之時又同，淳然而生，至於日至之時，皆熟矣。雖有不同，則地有肥磽，雨露之養，人事之不齊也。故凡同類者，舉相似也。何獨至於人而疑之！聖人與我同類者，故龍子曰：「不知足而爲屨，我知其不爲黃也。」屨之

相似，天下之足同也。夫，音扶。𦉳，音牟。𦉳，音憂。淳，同勃。磽，苦交反。

賴，善也。粃麥，大麥也。𦉳，覆種也，謂農田播種後以土覆之也。淳然，即勃然。磽，瘠薄的土地。屨，麻鞋。糞，置草的器具。孟子道：『收成好的的年份，子弟們因衣食饒足，多知爲善。凶荒的年份，子弟們因衣食不足，心裏不快，多做強暴的事情。不是天降給各人的材質，有這樣的（爾）不同，只因爲有飢寒陪繞了他們的心思，所以到了這箇地步。現今譬如大麥，下了種籽後，再蓋上一層土，種的地方，是相同的，種植的時候，也是相同的，蓬勃勃地生長起來，到了日子到的時候，自然都成熟了。其間雖然有些不同之處，這是因爲地土有肥的，有瘠的；天上的雨露，有下得到的地方，或下不到的地方；更或者人所用力量，不能齊一的原故。照此講來，所以凡是同一種類的東西，都是相像的。那末爲什麼獨獨到了人而疑心其不同呢？就是聖人，也是與我同類的。故龍子說道：「雖然不曉得腳的大小長短而做麻鞋，我知道他決不會做成草器的。」因爲麻鞋，都是相像的，也就是因爲天下人的腳都相同的。』

『口之於味，有同者也。易牙，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。如使口之於味也，其性與人殊，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，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？至於味，天下期於易牙，是天下之口相似也。惟耳亦然，至於聲，天下期於師曠，是天下之耳相似也。惟目亦然，至於子都，天下莫不知其姣也。不知子都之姣者，無目者也。故曰：口之於味也，

有同者焉。耳之於聲也，有同聽焉。目之於色也，有同美焉。至於心，獨無所同然乎？心之所同然者，何也？謂理也。義也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。故理義之悅我心，猶芻豢之悅我口。『耆，今作嗜。』

易牙，古時最善烹調的人。故孟子道：『口之於味，大家都有同樣的嗜好。易牙的煮菜，是能先得我口之所嗜好的。如使口之於味，易牙之性與人不同，就像犬馬之所嗜，與我不同一樣。那末天下人爲什麼都嗜好易牙所烹調的滋味呢？因此，講到味，天下人都期望着易牙，那就是天下之口相似了。』此外孟子又想到耳嗜聽音，人皆期望着師曠。至於色，人人皆想見子都之美麗。可見一切嗜好，都是人人所同的，那末至於心，難道會獨有所不同嗎？然後他又說出人心之所同然者，究竟是什麼。原來便是理和義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，就不過能够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罷了。所以理義的悅我心，正像牛羊（芻）犬豕（豢）的悅我口。牛羊食草即芻，所以即稱牛羊爲芻；犬豕食穀即豢，所以即稱犬豕爲豢。

（問）爲什麼人心有所同然？

（研究）此章正是申說前章人的材質，本來是相同的，所以不同之故，不過是環境造成的，並非人性的本來不同。

孟子曰：『牛山之木嘗美矣。以其郊於大國也，斧斤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是其日夜之所息，雨露之所潤，非無萌蘖之生焉。牛羊又從而牧之，是以若彼濯濯也。人見其濯

濯也，以爲未嘗有材焉，此豈山之性也哉？孽，音孽。

牛山，齊國城外的一座大山。牠的樹木，本來是極其盛美的。因爲牠在大國的郊裏，人人拿斧頭去砍伐牠，可以保全牠的盛美麼？牠雖然日日夜夜，仍舊可以生長草木，又有雨露滋潤牠，不是沒有萌芽（孽）生出來；無奈牧童，又把牛羣驅上去吃草並踐踏，這樣，所以把一座草木盛美的山，弄得一無所有（濯濯）。人家見牠一些沒有草木，就以爲這座山未嘗有過材木，這個，豈是這座山的本性嗎？

『雖存乎人者，豈無仁義之心哉！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猶斧斤之於木也。旦日而伐之，可以爲美乎？其日夜之所息，平旦之氣，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；則其旦晝之所爲，有怙亡之矣。怙之反覆，則其夜氣不足以存；夜氣不足以存，則其違禽獸不遠矣。人見其禽獸也，而以爲未嘗有材焉者，是豈人之情也哉？惡，音汙。怙，音怙。

上節說山，實是以山比人，此節就說人了。雖然是在乎人的事情，也是和山的固有草木一樣的，豈會沒有仁義的心呢？這仁義的心，就是人的良心。他這個人，所以放失良心的緣故，亦猶斧頭的對於樹木，一天一天，把樹木砍伐，怎麼還能够盛美呢？不過他又正如牛山，日日夜夜的生長着草木，當天初明時，他的氣質清明，因此他的所好或所惡，是與賢人相近的，不過差異得一些罷了。不幸一到了日中午晝，他的所作作爲，將他的良心攪亂（怙）了，亡失了。攪亂得反反覆覆，既然長久了，那末弄到後來，良心發現的夜氣，就此一些也

不足以再有存在；夜氣一些也不足以再有存在，那末他和禽獸的相去也不遠了。人家見他是與禽獸一樣了，便以爲他未嘗有過做人的材質，這個，豈是人的本來情性嗎？

『故苟得其養，無物不長；苟失其養，無物不消。孔子曰：「操則存，舍則亡。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」惟心之謂與。』與，作歟。

此是上兩節的總評。言人與牛山一樣，苟其能够得到好好的培養，沒有什麼東西不會長大的，人就可以成爲盛德的君子，牛山也可以成爲盛美的風景。苟其失了好好的培養呢，沒有一物不會消失的。自然也要成禽獸，而牛山便會濯濯了。孟子說了這話，又用孔子的話來引證。操，持也，卽得其養；舍，卽失其養。孔子說：「把持着牠，牠就存留着，放掉了牠，牠就亡失。牠的出與進是沒有時候的，而且也不知道牠的歸宿地在那裏。」這就是指着人心所說的一句話了。

（問）何謂得養，何謂失養？

（研究）此章言人與物一樣的道理，都非修養不可。也就是人性本善，其不善者，都因爲不加修養，爲物慾所蔽之故。

孟子曰：『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。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，一日暴之，十日寒之，未有能生者也。吾見亦罕矣。吾退而寒之者至矣。吾如有萌焉，何哉？今夫弈之爲數，小數也；不專心致志，則不得也。弈秋，通國之善弈者也。使弈秋誨二人弈，其一人專心致志，惟弈秋之爲聽。一人雖聽

之，一心以爲鴻鵠將至，思援弓繳而射之，雖與之俱學，弗若之矣。爲是其智弗若與？曰：非然也。或，作惑。暴，作曝。夫，音扶。繳，音灼。射，食亦反。與，作歟。

戰國的君主，多數稱王，此言王者，恐怕是指齊王也。『無或乎王之不智也』者，言勿必疑怪王的不聰明。這是孟子私下議論王的話。大概那時有人怪王不智，而孟子又不幫他忙，所以孟子說了以下的一篇話來答他。孟子說，雖然有天下最易生長的東西，假使使牠在太陽下晒一日，就要使牠冷十日，那牠當然是不會生長的了。意思是人君近賢人，猶如晒太陽；人君天天近賢人，國家自然會好，假如一日近賢臣，十日不近賢臣，叫他怎樣好起來呢！『吾見亦罕矣』者，孟子自言見王甚少也。因此他說：『我一退去，使王受寒冷的佞人，就到了。我的話，雖然能够使王萌而爲善，又有什麼用呢？』弈，就是著圍棋。弈秋者，言時一個最能著圍棋的人，他本來只名秋，後來呼慣了，把弈字加上，成了他的專名。孟子道：『今說到著棋這個技藝（數）本來是一件小技藝，可是若不專心致志，就得不到著法的奧妙。如弈秋這人，是通國裏最能著棋的人，假使使弈秋去教誨兩個人學棋，其中一人，專心致志，只聽弈秋的話，其他一人，雖然也聽著弈秋的話，他心裏卻以爲有一隻鴻鵠，將要飛來了，想拿了弓，將繩繫了箭（繳）去射鴻鵠，心思一分，兩人雖然同在學著，而心想射鴻鵠的人，必定不及專心致志的那一個人了。難道爲了他的聰明不及另一人嗎？這當然可以說不是的。』

（問） 弈秋誨二人弈，何以一人成績不佳？

（研究） 此章是孟子說明王之不智的緣故，是不肯多親近他，聽他的話。但也可以推廣了說，做人學藝，必須一心，才能有成。若一分心，必至落後。

孟子曰：『魚，我所欲也。熊掌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

舍魚而取熊掌者也。生，亦我所欲也。義，亦我所欲也。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義者也。生亦我所欲，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故不爲苟得也。死亦我所惡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故患有所不辟也。惡音汗。辟，今作避。

魚味固美，熊掌之味尤美，假使二物並陳，不能都吃，我就只有棄了魚而吃熊掌了。生命，也是我所要的，義也是我所要的。到了爲生命則顧不得義，爲義則顧不得生命，二者不可得兼的時候，我就只有捨掉生命而取義了。生命固然爲我所要的，但所要的，卻更有甚於生命者，所以這時候，對於生命，不期望苟且獲得。至於死亡，也是我所厭惡的，但是到了某一時候，所厭惡的，更有甚於死亡者，所以遇了這種患難，也就不肯苟且避免了。

『如使人之所欲，莫甚於生，則凡可以得生者，何不用也？使人之所惡，莫甚於死者，則凡可以辟患者，何不爲也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，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。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，所惡有甚於死者，非獨賢者有是心也，人皆有之，賢者能勿喪耳。』惡音汗。辟，今作避。

此節承上節，爲更深一層的說法。言如使人所有的欲望，莫有更甚於生命；那末，凡可以得到生命的事情，爲什麼不去用力呢？假使人的厭惡，莫有更甚於死亡者，那末，凡可以避免禍患的事情，爲什麼不去做呢？爲

了這個緣故，所以對於保持生命，有時也有不用力的，爲了這個緣故，所以可以避禍患的事情，有時也有不去做的。這樣說，所以人所願欲的事情，有更甚於生命者。所厭惡的事情，有更甚於死亡者。這不獨賢德的人，有這樣的心思，這心思，是個個人都有的，不過賢德的人，對於這種心思，能够勿喪失罷了！

『一簞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。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蹴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萬鍾，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萬鍾於我何加焉！爲宮室之美，妻妾之奉，所識窮乏者得我與，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宮室之美爲之，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妻妾之奉爲之，鄉爲身死而不受，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！此之謂失其本心。』食，音寺。噉，今作呼。蹴，音促。與，作歟。鄉，作嚮，亦作向。

一簞食，一筴箕的飯。一豆羹，一木盃的羹。飢餓的人對於這些東西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這是人人所曉得的。假使將這飯這羹，大聲呼了一個人的名字說：某某人，你來吃了這些東西罷，這樣，就是走路的人，也是弗願意領受的。假使更甚一步，把這些東西放在地下，用腳踏著旁地而給與一個人，就是叫化子，也是不屑意領受的。這是說，人皆有羞惡之心，就是餓死，也不肯受無禮的待遇。擴而充之，萬鍾的厚祿，如果不辨其禮義就受了下來，萬鍾之祿雖厚，於我的身體，有什麼益處呢？難道說爲了所住的房屋的華美，三妻四妾的奉事我，而我所識的窮乏朋友，可以得些我的恩惠，我就不辨禮義，受此厚祿麼？我在以前（鄉）因爲知恥，情

願忍着凍餓，至死而不肯受人無禮的待遇，今則爲了房屋的華美，妻子的奉事，所識的窮乏朋友，可以得些我的恩惠，而竟受了，這樣的事情，難道竟不可以作罷嗎？這個，可以說是失了他的本心了。鍾是容量名。六斗四升爲釜，十釜爲鍾。

（問） 何謂失其本心？

（研究） 此章的主要點，便是舍生取義四字，也便是孟子一生的著意處。

孟子曰：『仁，人心也。義，人路也。舍其路而弗由，放其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。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！』

仁，是人人固有的愛人之心，故曰人心。義，是應該做的事，與應該走的路一樣，故曰人路。一般人捨了好走的路而不走，把仁心放到遠地方去而不知去求牠回來，真是可哀的事情了！人有雞犬放到門外去，則曉得去求牠們回來，有了放出去的心，而不曉得去求牠回來，這是不知做人的緣故。所以學問的道理，沒有其他方法，只要把他的放心求回來就罷了！

（問） 何謂求放心？

（自省） 我能求放心嗎？

孟子曰：『今有無名之指，屈而不信，非疾痛害事也。如有能信之者，則不遠秦楚之路，爲指之不若人也。指不若人，則知惡之。心不若人，則不知惡，此之謂不知類也。』信，今

作伸惡音汗。

假使人的無名指，彎曲着不會伸直，既沒有病痛，也不害於做事，這樣，聽由牠彎曲着，也沒有什麼要緊。可是如果有人能把這無名指伸直的，那末這個人一定會不怕如秦國和楚國那樣的遠路，而去求治的，這是爲了無名指的不如人，終究是一件羞恥之事，總要想治好了才罷。現在人爲了一個手指不如人，心裏便很厭惡，自己的心，邪曲着不能做正經的事情，也是不如人，則不知道厭惡，這個就可以叫做不懂事（類）了。

（問）何謂不知類？

（自省）我對自己邪曲的心，與彎曲的指，感想如何？

孟子曰：『拱把之桐梓，人苟欲生之，皆知所以養之者。至於身，而不知所以養之者，豈愛身不若桐梓哉？弗思甚也。』梓，音子。

兩隻手圍攏來叫拱，一隻握攏來叫把。這樣大的桐樹梓樹，人苟其要牠長起來，都曉得所以培養牠的道理。只有自己的身子，倒勿曉得培養他的道理，難道是愛身子不及愛桐梓嗎？實在是太不想要的緣故。

（問）何謂養身？

（自省）我能想得到養身的道理嗎？

孟子曰：『人之於身也，兼所愛，兼所愛，則兼所養也。無尺寸之膚不愛焉，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。所以考其善不善者，豈有他哉？於己取之而已矣。體有貴賤，有大小。無

以小害大，無以賤害貴。養其小者爲小人，養其大者爲大人。今有場師，舍其梧櫨，養其楸棘，則爲賤場師焉。養其一指，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，則爲狼疾人也。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飲食之人，無有失也，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！』

此言人於自己的一身，無有不愛，故對於一身中之耳目手足等，都兼而愛之。兼愛之，則兼養之，無有尺寸的體膚是不愛的，所以也無有尺寸的體膚是不養的。然考究一個人的所養，有善有不善，豈有其他的法子呢？也只有反求諸己罷了。人的衆體，有貴賤小大的分別，如心腦，則爲一體中之貴者大者，口腹則爲賤者小者。人既愛養其身體，不可只愛養其賤者小者，以害其貴者大者。故養其小者，就將自己養成小人；養其大者，就將自己養成大人。場師，管理場圃之師。梧，梧桐。櫨，梓樹，是有用的大木。楸棘，是一種小棗樹，無材料可取者。假使有個場師，對於樹木，捨棄梧櫨有用之樹，而培養小棗無用之樹，則爲無知識的下賤場師了。同樣，假使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身體，只養了一指，而失了肩背而自己不知其輕重，這樣，就成爲如狼生疾因小失大的人了。只知飲食的人，便是專顧口腹，不知仁義之重要，大家是要看輕他的，因爲他養了小的而損失了大的也。如果養小而不失大，便是說喜歡飲食的人，於心腦方面並不忘記，那末口腹本來也是重要的，也就不單是尺寸之膚了。

（問）何謂以小害大，以賤害貴？

（研究）此言養身當知所重。但是也就可以說，不論應付什麼事情，總要權其輕重，不要貪小失大。

公都子問曰：『鈞是人也，或爲大人，或爲小人，何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從其大體爲大人，從其小體爲小人。』曰：『鈞是人也，或從其大體，或從其小體，何也？』曰：『耳目之官，不思而蔽於物，物交物，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，思則得之，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』鈞，今作均。

此章所說大人，猶言君子。大體，心思禮義。小體，縱恣情慾。公都子問：『同是一個人，有的爲大人，有的爲小人，這是何故呢？』孟子道：『能够從大體着想的，則爲大人。只知從小體着想的，則爲小人。』公都子又問：『都是一個人，有的從大體着想，有的從小體着想，又是何故呢？』孟子道：『人身上耳目，這些器官，是不會思想的；因爲牠們不會思想，所以見了物，卽動嗜慾，爲嗜慾所遮蔽。如此，則耳目也成了一物。以物交接於外來之事物，自然被外來之事物引去了。只有心這器官，是能思想的，能思想，則能得到善處；不思想，就不能得到善處。耳目與心，都是天之所給與我的。我只要先把大的心立定，則小的耳目，就不會被什麼所奪了。這樣就是大人物了！』

（問） 何謂大體，何謂小體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人之爲善爲惡，全在心去思想；若憑耳目，則耳只知嗜聲，目只知愛色，無心作主，則人必墮落矣。

孟子曰：『有天爵者，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此天

爵也。公卿大夫，此人爵也。古之人，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。今之人，修其天爵以要人爵，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，則惑之甚者也，終亦必亡而已矣。」

天爵者，出於自己的脩練，能够仁義忠信，樂善不倦，自然爲人所尊也。人爵者，由人給與之官職，如公卿大夫是也。『古之人，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』者，言古時候的人，只顧把自己的道德脩好，雖然不求官做，卻就有人給他官做。『今之人脩其天爵』云云者，言『現今的人，把道德脩好，目的只在要求做官，等到做了官，就把道德丟掉了，這樣做人，真是糊塗透頂了（惑之甚者也），終究要弄到官爵亡失而罷的。』

（問）何謂既得人爵，棄其天爵？

（研究）人性雖善，然因萬惡社會之引誘，往往失去善性。而官場則蠅營狗苟，卑鄙齷齪，尤甚於他界。所以高潔之士，多願做隱士而不肯做官，亦所以保全其天爵也。

孟子曰：『欲貴者，人之同心也。人人有貴於己者，弗思耳！人之所貴者，非良貴也；趙孟之所貴，趙孟能賤之。詩云：『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，言飽乎仁義也，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。令聞廣譽施於身，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。』聞，去聲。

欲貴，即做公卿大夫的官，是人人所同想的，故曰同心也。『人人有貴於己者，弗思耳』者，言人人都有比

公卿大夫還要貴重的爵位，即天爵，在自己的身上，不過不去想想罷了。別人所給你的貴，不是真正本來的貴也。趙孟是晉國有勢力的貴族，他能給人做官，使你貴，也能奪人的官，使你賤。詩經上大雅既醉之篇說：『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。』既然將酒飲醉，又將德吃飽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言做人將仁義飽滿在身也，有了仁義，所以不願人家給我吃膏粱的美味了。『令聞廣譽』者，是說好名聲，大名譽。只要有好大的聲譽在我身上，所以就不願人家給我華美的繡服了。

（問） 何謂趙孟能貴之，趙孟能賤之。

（研究） 此章言人家給與的官爵，是靠不住的。全在自己做人，做得不錯，乃能立足於社會。

孟子曰：『仁之勝不仁也，猶水勝火。今之爲仁者，猶以一杯水，救一車薪之火也。不熄，則謂之水不勝火。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』

仁者能互助，故力衆而強。不仁者不能互助，故力孤而弱。所以如以水澆火，必能滅火也。但現在自命爲仁者，其實與不仁者，相去無幾，好像用一杯的水，去澆一車子上燒着的柴薪，自然是澆不熄火的。等到澆不熄火，就說，這是水到底不能勝火。這種人的行爲，真是大大地幫助（與）了不仁的行爲，其結果也終必是滅亡罷了。

（問） 何謂水不勝火。

（研究） 此言自己不知仁之不足，只因爲敵不過不仁，遂以爲不仁是不错的，這種人的結果，也必和不仁一般，而歸於滅亡。

孟子曰：『五穀者種之美者也。苟爲不熟，不如荑稗。夫仁，

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』夫音扶。

萋稗像五穀的二種野草。言五穀雖然是美種，然必須成熟，乃有益於人食。倘若不成熟，反不如野草之可以另有用處。所以爲仁，必須把仁成熟，始有益也。

(問) 何謂不熟？

(研究) 人欲爲仁，必須做到底。不可今日爲仁，明日卽不爲仁。否則僞君子真有些不及真小人了。

孟子曰：『羿之教人射，必志於彀，學者亦必志於彀。大匠誨人，必以規矩，學者亦必以規矩。』彀音甕。

羿，古時善於射箭的人。彀者，弓開滿也。言羿教人射箭，必須專心於把弓開滿，學的人亦然。大匠教人製器，必須要用製圓的規，製方的矩，學的人亦然。

(問) 何謂必志於彀？

(研究) 此章言學射箭，或匠人製器，必先有一種規則。人學聖賢，也必須以仁義爲規則也。

任人有問屋廬子曰：『禮與食孰重？』曰：『禮重。』曰：『禮重。』曰：『色與禮孰重？』曰：『禮重。』曰：『以禮食，則飢而死，不以禮食，則得食，必以禮乎？親迎，則不得妻，不親迎，則得妻，必親迎乎？』屋廬子不能對，明日之鄒以告孟子。孟子曰：『於答是也，何有不揣其本，而齊其末，方寸之木，可使高於岑樓。金

重於羽者，豈謂一鈞金，與一輿羽之謂哉？

任國名。任人者，一個任國的人。屋廬子，名連，孟子弟子。『禮與食孰重』者，任人問人間所行的禮，與吃的食，那一樣重要也。屋廬子答道：『自然是禮重。』任人又問：『人都好色，以色比禮，那一樣重呢？』屋廬子又道：『自然是禮重。』任人駁道：『假使一個人按禮而吃飯，則必飢餓而死。若不按禮而吃飯，就有飯吃，兩件事比起來，難道一定要按禮的嗎？還有，娶妻以親迎爲禮，而現在大家廢禮不講。假使一個人想按禮親迎，就不能得妻，不按禮親迎，倒可以得妻，那末兩件事比較起來，難道一定要親迎的麼？』任人的話，實在也有相當的道理在內，所以屋廬子不能對答，只好明日到鄒國去將這話告知孟子。孟子道：『於答是也何有。』言要對答這句話，有什麼難呢？接着便道：『假使不探究（揣）牠的根本而專說牠的末節，那末一方寸的木頭，就可以將牠放得很高，甚至高於尖頂（岑）的高樓。又如金子是重於鳥羽的，難道是說把一帶鈞的金子，去與一車（輿）子的鳥羽比麼？』意思是凡事凡物的真價值是一定的，不能因事物的作用有些變化，便否定了事物的真價值。

『取食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食重；取色之重者，與禮之輕者而比之，奚翅色重！』翅與啻同，式義切。

此節即解釋上文本末的道理。言拿了得食則生，不得食則死的食之重要，去比可以守，可以不守的禮之輕便，那裏只單單（奚啻）食重而已。這時簡直用不到禮。同樣，拿了色的重要地方，去比禮的輕便地方，自然不但色重，而且不必按禮了。

『往應之曰：「軫兄之臂而奪之食，則得食。不軫，則不得。』

食，則將紵之乎？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，則得妻。不摟，則不得妻，則將摟之乎？」「紵，音軫。摟，音婁。」

「往應之曰：『是孟子教屋廬子的說法，便是『你去對他說』也。紵者，扭轉也。言『扭轉了兄的臂膀，把兄手裏的食物，奪了來自己吃，這樣，才能得了食。不去扭轉兄的臂膀，就不得食；那末就必須扭轉兄的臂膀，奪食嗎？』踰，越過去也。東家牆，東邊人家的牆壁也。摟，強力抱住也。處子，卽處女。言『越過東邊人家的牆上，用強力去抱住他家的處女，如此，就可以得妻。不去把她抱住，就不能得妻，那末就必定要去強抱她嗎？』這當然是不可以的。雖然食與妻，還是重要的，但是得食與得妻的行動，去禮太遠，和禮比較起來，禮就重得多了。任人所說的失禮，並不重要也。用上面的話去回答任人，任人自然也會滿意了。」

（問） 禮與食色，究竟何者爲重？

（研究） 取禮之輕者，與食色之重者比，自然是禮輕而食色重。取禮之重者與食色之重者比，自然禮尤重於食色。總之，臨事量宜，總要權其輕重。根本上總要以禮爲先，以食色爲後。有時反常，必須是的確應該從權的。

曹交問曰：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？』孟子曰：『然。』交聞文王十尺，湯九尺，今交九尺四寸以長，食粟而已，如何則可？』曰：『奚有於是，亦爲之而已矣。有人於此，力不能勝一匹雛，則爲無力人矣。今日舉百鈞，則爲有力人矣。然則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夫人豈以不勝

爲患哉！弗爲耳。勝，平聲。夫，音扶。

曹交，曹國君主之弟。其名曰交也。『人皆可以爲堯舜，有諸。』是曹交來問孟子的話，道：『人人都可以做堯舜一樣的人，有這道理嗎？』孟子道：『有的。』曹交又引古聖王來問道：『我交聽得文王身長十尺，湯身長九尺，今我交身長有九尺四寸，但只能吃飯，沒有別的才德，怎麼才可以呢？』孟子答道：『做人那裏是講身子的長短的，故曰『奚有於是』也。』亦爲之而已矣。』者，言要做堯舜那樣的人，也只要去做就罷了。於是孟子就解釋着道：『有一個人在這裏，他的氣力不能夠拿得起（勝）一隻小雞，必定是沒有氣力的人了。假使他說他能夠拿得起三千斤（一鈞三十斤）重的東西，那末他就是有氣力的人了。』因爲他的不能勝一隻雞，是他不肯用力，他說能舉百鈞，是他肯用力。烏獲，是古時的大力士。孟子說，可見得人只要能夠做烏獲所做的事體，他也就是烏獲了。故曰：『舉烏獲之任，是亦爲烏獲而已矣。』又說：『人難道以不勝任爲可患的麼，實在只是不肯用力罷了。』不肯用力才是可患呢。

「徐行後長者謂之弟，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。夫徐行者，豈人所不能哉？所不爲也。堯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子服堯之服，誦堯之言，行堯之行，是堯而已矣。子服桀之服，誦桀之言，行桀之行，是桀而已矣。」弟，今作悌。夫，音扶。行，去聲。

做人的道理，從孝悌做起。孝悌的事，並沒有難處。孟子說：『與長輩同行，只要慢慢地跟在長輩後頭，就可以說是悌。跑得快，趕在長輩先頭，就可以說是不悌。像這樣慢慢地走路，難道是人所不能做的嗎？不過他不去做罷了。堯舜的道理，也沒有別的，就是孝悌罷了。你只要穿着堯的衣服，讀着堯的言語，行着堯的行爲，就

是桀了。你若穿着桀的衣服，讀着桀的言語，行着桀的行爲，就是桀了。」

曰：「交得見於鄒君，可以假館，願留而受業於門。」曰：「夫道若大路然，豈難知哉！人病不求耳。子歸而求之，有餘師。」夫，音扶。

曹交聽了孟子的說話，大爲佩服，因此說：「我交要去見見鄒國的君主，他若肯借我一間住的館屋，我情願留在這裏，在先生前做個弟子。」孟子聽見他要見鄒君，要假館，有些搭架子，還沒有誠意，所以又道：「這所說做人的道理，如一條大路一樣，你要走這條路，有什麼難於知道呢？一個人只患不自己去探求罷了，假使肯探求的，你歸去，只把孝悌的道理，實行探求起來，就無異有許多的師法了。」叫他不必住在這裏。不過孟子說不必尋先生，只要肯自己探求，那也是實在的。

（問） 何謂道若大路然？

（研究）曹交誤以爲自己身體，有文王湯一樣的長大，而只能吃飯，沒有才德，以此爲歎。孟子教以就是做堯舜一樣的人，也只要從孝悌做起，做得好，也就是堯舜，並不在身體的短長。

公孫丑問曰：「高子曰：『小弁，小人之詩也。』」孟子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怨。」曰：「固哉，高叟之爲詩也！有人於此，越人關弓而射之，則已談笑而道之，無他，疏之也。其兄關弓而射之，則已垂涕泣而道之，無他，戚之也。小弁之怨，

親親也。親親，仁也。固矣夫。高叟之爲詩也。」弁音盤，關同，灣射，食亦反。夫音扶。

小弁，是詩經小雅裏的一篇詩名，作者是周幽王太子宜臼的先生，因爲幽王得了褒姒，黜后廢太子，所以作此詩以敘其哀痛迫切之情。高子，齊人。公孫丑引了高子的話，對孟子說：高子以小弁爲小人所做的詩。孟子道：「這從何處說起呢？」公孫丑又道：「因爲這篇詩只是怨。」固者，不知變通，固執一種見識也。孟子道：「固哉，高叟之爲詩也。」高叟，卽高子，因他年紀大些，故孟子稱他高叟。言高子之讀詩，只固執一種識見而不知變通也。於是孟子就譬解着說：「有一個人在這裏，我看見南蠻的越人，彎了弓去射他，則我談笑地向這越人說着，叫他不要射。爲什麼如此隨便呢？因爲本來是疏遠的人，由他去犯罪。若是我的兄，彎了弓去射他，則我必哭哭泣泣去勸兄，不要射他了。爲什麼如着急呢？因爲是自己親近的人，不願他去犯罪也。」孟子說了上面的話，於是批評小弁這篇詩。『小弁之怨，親親也，親親，仁也。』者，言小弁詩裏的怨苦話，是親愛他的親屬，親愛他的親屬，便是仁德。這樣說來，這篇詩那裏還是小人之詩呢？因此孟子又道：「固矣夫，高叟之爲詩也。」重說一遍，嘆息着高子說詩的固執。

曰：「凱風何以不怨？」曰：「凱風，親之過小者也。小弁，親之過大者也。親之過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。親之過小而怨，是不可磯也。愈疏，不孝也。不可磯，亦不孝也。孔子曰：『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』」磯音饑。

凱風，詩經裏邶風中的一篇詩名，據說是衛有七子之母，不能安其室，七子作此以自責。公孫丑又問：「凱

風何以不怨其母？」孟子乃解釋道：「凱風因爲其親的過處小，所以不怨。小弁因爲其親的過處大，所以不得不怨也。」磯水激石也。孟子接着解釋道：「親之過處大了而不知怨，是對親愈加疏遠也。親之過處小而即生怨，是好像不能以水激石。一些激動不起也。愈疏是不孝，爲了一些小事便發怒，也是不孝也。」又引孔子的話說：「如虞舜，好算是至孝的了，他到了五十歲，還是思慕着父母！」

（問）何謂固哉。

（研究）小弁怨親，凱風不怨者，以其親之事實不同。應怨而不怨，是將其親當作路人，不應怨而怨，是如水之不能激石，太對其親不起了。

宋慳將之楚，孟子遇於石丘。曰：「先生將何之？」曰：「吾聞秦楚構兵，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。楚王不悅，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。二王，我將有所遇焉。」慳，音鏗。說，音稅。

宋慳，是姓宋名慳的一個人。他將要到楚國去，孟子和他相遇於石丘地方。孟子問他：「先生將到那裏去？」

宋慳道：「我聽得秦國和楚國要打仗（構兵）了！我將要去見楚王，說他不要打仗，把兵事罷了。若楚王不喜歡我的話，我將要去見秦王，說他不要打仗，把兵事罷了。這兩方面，我總有一方面碰得着機會的。」故云。

曰：「軻也，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。說之將何如？」曰：「我將言其不利也。」曰：「先生之志則大矣，先生之號則不可。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。爲人臣者，懷利以事

其君；爲人子者，懷利以事其父；爲人弟者，懷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，終去仁義，懷利以相接。然而不亡者，未之有也。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，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，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。爲人臣者，懷仁義以事其君；爲人子者，懷仁義以事其父；爲人弟者，懷仁義以事其兄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，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。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何必曰利！」王去聲。

此章與第一章孟子見梁惠王同一意思。故末句也以「何必曰利」作結。「請無問其詳，願聞其指」者，孟子自言，我孟軻不要問你詳細的情形，只願聽聽你的大旨。指與旨同。你去說他們，將怎樣說法呢？故曰：「說之將何如？」宋慤道：「我將說打仗是不利的事情。」孟子又道：「先生所存的志趣是大的了，先生所用的名義（號）卻是不可以的。」蓋此所謂號者，即持以說秦楚之王，以不利爲名義也。孟子接着道：「先生持了利不利之說，去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，因爲喜歡有利，遂罷了三軍的兵隊，這樣，三軍的兵士所樂而罷兵者，爲喜歡於自己有利罷了。於是爲人臣者，只懷着利的思想，去事他的君；爲人子者，只懷着利的思想，去事他的父；爲人弟者，只懷着利的思想，去事他的兄，這樣，是使君臣、父子、兄弟，終必去掉仁義，只懷着利以相接了。如此而不滅亡者，真是不會有的！先生如以仁義之說，去說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，喜歡了仁義而遂罷

三軍的兵隊，這樣，三軍的兵士所樂而罷兵者，是喜歡於仁義了。於是爲人臣者，懷着仁義去事他的君；爲人子者，懷着仁義去事他的父；爲人弟者，懷着仁義去事他的兄，這樣，是君臣、父子、兄弟，都去掉利而懷着仁義以相交接了。此而不王天下者，也是不會有的。總而言之，何必曰利呢？」

（問） 懷與去，是何意義？

（研究） 孟子之時，正合縱連橫盛行的時代，宋桎說秦楚罷兵，也是這一派的話頭，故孟子反對之，以爲不如仁義之爲美也。

孟子居鄒，季任爲任處守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處於平陸，儲子爲相，以幣交，受之而不報。他日由鄒之任，見季子。由平陸之齊，不見儲子。屋廬子喜曰：「連得閒矣。」問曰：「夫子之任，見季子之齊，不見儲子，爲其爲相與？」曰：「非也。書曰：『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，』爲其不成享也。」屋廬子悅。或問之。屋廬子曰：「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」處，上聲。閒，去聲。與，作歟。

季任，任君之弟。任，薛之同姓小國。儲子，齊相也。孟子住在鄒國的時候，季任爲任居（處）守，以幣帛來交結孟子，孟子受了他的幣帛，不去報答他。孟子住平陸的時候，儲子時爲齊相，也以幣帛來交結孟子，孟子也受了不去報他。後來有一日，孟子從鄒到任去，就去見見季子。又一次，從平陸到齊去，卻不去見儲子。屋廬子

見了這情形，歡喜道：『我連得乘間去問問他，一見一不見的道理了。』因問孟子道：『夫子到任，就見季子，到齊卻不見儲子，因為儲子是爲相的緣故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『享多儀，儀不及物，曰不享，惟不役志于享，』是書經裏周書洛誥之篇的文句。享者，朱注曰：『享，奉上也。儀，禮也。物，幣也。役，用也。言雖享而禮意不及其幣，則是不享矣，以其不用志于享故也。』意思是說：送禮（享，奉上）最要緊的（多）是禮儀，假使禮儀少而不及物品之多，就可以叫做沒有送禮（不享）因為送禮的人並沒有用心於送禮也。如此，也就可以說『爲其不成享也，』因為他不成奉上之禮也。屋廬子聽見了這道理很喜悅，別人卻還不懂，因此有人來『或問』屋廬子，屋廬子道：『季子不得之鄒，儲子得之平陸。』原來季子爲君居守，不得往他國以見孟子，則以幣交而禮意已備，儲子爲齊相，可以至齊之境內而不來見，則雖以幣交，而禮意不及其物也。所以孟子到任就去見季子，到齊卻不去見儲子也。

（問） 孟子何以之任見季子，之齊不見儲子？

（研究） 以幣帛爲交，無甚禮意，本在可見不可見之間。惟季子有守城責任，自己不來是不能來，應答拜他。儲子可來而不來，所以不答拜他也。

淳于髡曰：『先名實者，爲人也。後名實者，自爲也。夫子在三卿之中，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，仁者固如此乎？』孟子曰：『居下位，不以賢事不肖者，伯夷也。五就湯，五就桀者，伊尹也。不惡汙君，不辭小官者，柳下惠也。三子者，不同道，其趨一也。一者何也？曰：仁也。君子亦仁而已矣，何

必同！』爲，去聲。惡，音汗。趨，去聲。

名，名望。實，實惠。淳于髡說：『以名望實惠爲先者，是爲他人，就是志在救人。以名望實惠爲後者，是爲自己，就是志在保守。今你夫子在齊國三卿之中，名望實惠，都未曾加到上面的君主，下面的人民，竟自己去了，仁的人，固宜這樣嗎？』孟子道：『居在下位的賢人，不肯服事不肖的人，這是伯夷。五次就湯，五次就桀的，是伊尹。不厭惡汗濁的君主，不因小官而辭去不做的是柳下惠。這三個人，不同在一條道路上做人；至於志趨，卻是一樣的。一樣的是什麼，就都是仁。做君子，也只要仁就罷了，何必一定要同呢？』

曰：『魯繆公之時，公儀子爲政，子柳子思爲臣，魯之削也滋甚，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！』曰：『虞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之而霸，不用賢則亡，削，何可得與！』與，作歟。

公儀子名休，魯國的宰相。子柳就是泄柳。淳于髡又道：『魯繆公的時候，公儀子施行政治，子柳子思都做臣子，那時候魯國的地方，被人家割削得更甚於前，像這樣，可見賢人是無益於國家的吧。』孟子道：『虞國因不用百里奚而亡，秦穆公用了他而霸，不用賢人，就要亡國，雖然願意削些地方，以免滅亡，那裏可得呢！』意思是賢人爲政，到底可以使國不亡。削比了亡，究竟還是小事。

曰：『昔者王豹處於淇，而河西善謳；縣駒處於高唐，而齊右善歌；華周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而變國俗。有諸內，必形諸外。爲其事而無其功者，髡未嘗覩之也。是故無賢

者也，有則髡，必識之。『曰：』孔子爲魯司寇，不用。從而祭，燔肉不至，不稅冕而行。不知者以爲爲肉也，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。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，不欲爲苟去。君子之所爲，衆人固不識也。』「稅，同脫，爲去聲。」

王豹，衛國人，謳，齊聲唱曲。淇，水名。縣駒，齊國人，歌，也是唱曲。高唐，地名，在現在的山東禹城縣西南。齊，齊國西邊的地方。華周，號還，齊國的大夫。莊公伐莒，時戰死。杞，梁名，和華周同爲大夫，同時戰死。淳于髡，說了以上四個人，每個人都有他的擅長，爲了他們的擅長，和他們在一起的人，也都變得和他們一樣。於是他下斷論道：『一個人只要身內有本事，必定能够把這本事表現到外面的。若說做了這件事而沒有功效者，我淳于髡卻還未嘗見過呢。所以大概世界上真的沒有賢人，如果有賢人，我淳于髡必定能够識得他的。』孟子道：『孔子做魯國司寇的官，魯國不用他的政策。有一天，孔子從魯君去祭祀，祭祀的熟肉不分來，孔子連祭祀時所戴的帽子都及脫去就走了。不知道究竟的人，以爲孔子是爲了肉；那些自命知道究竟的人，也只以爲孔子爲了無禮。不知道孔子早有欲去之心，只想藉一件微微的過錯而去，不要無故而苟去。所以君子的行爲，平常的衆人，固然是不能識得的。』

（問）何謂君子之所爲？

（研究）淳于髡以爲孟子之去齊爲無謂。不知孟子自有意義，蓋因齊王不能用他，所以不願留也。孟子順便也說出，批評君子，應該看他的內心，不可單看他外面的舉動。孟子又將孔子的去魯，來作了證明。

孟子曰：『五霸者，二王之罪人也。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』

也。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，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。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。入其疆，土地辟，田野治，養老尊賢，俊傑在位，則有慶；慶以地。入其疆，土地荒蕪，遺老失賢，掎克在位，則有讓。一不朝，則貶其爵。再不朝，則削其地。三不朝，則六師移之。是故天子討而不伐，諸侯伐而不討。五霸者，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；故曰：五霸者，二王之罪人也。朝，音潮。辟，今作闢。

五霸者，就是春秋時的五個霸主：齊桓公、晉文公、秦穆公、宋襄公、楚莊王。三王者，就是夏禹、商湯、周文武。『天子適諸侯』者，言天子每過十二年到諸侯的國裏去考察一次，叫做巡狩。諸侯照禮，每過五年去朝一次。天子稱述自己的職務，叫做述職。治國的要務，全在教養人民，在春天，要去省察百姓的耕種而補充他們的不足之處。在秋天，要去省察百姓的收成（斂）而資助他們的不够吃，故曰：『春省耕而補不足，秋省斂而助不給』也。孟子解釋了上面的話以後，又道：『天子入了諸侯的國裏，（疆）見他土地開闢，田野整理得很好，能够養活老人，尊敬賢士，有才能（俊傑）的人，在位做官，這樣，天子就與以獎賞（慶）獎賞以土地。如果天子入了諸侯的國裏，土地荒蕪得不種稻麥，把老人遺棄不養，賢人失掉不用，只有刮地皮（掎克）的人在位做官，這樣，就要責罰。（讓）諸侯一次不入朝，把他的官爵貶一級。再不入朝，則割削他的土地。三次不朝，則起了天子的六軍去征討他而另立別人。所以天子只是討有罪而不是伐人國；諸侯對諸侯的爭

戰，是不應該的，所以只是伐而不討。像五霸諸人他是硬拉（摟）了諸侯去伐別個諸侯的，所以說他們是三王的罪人也。」

『五霸桓公爲盛。葵丘之會諸侯，束牲載書而不歃血。初命曰：「誅不孝，無易樹子，無以妾爲妻。」再命曰：「尊賢育才，以彰有德。」三命曰：「敬老慈幼，無忘賓旅。」四命曰：「士無世官，官事無攝，取士必得，無專殺大夫。」五命曰：「無曲防，無遏糴，無有封而不告。」曰：「凡我同盟之人，既盟之後，言歸于好。」今之諸侯，皆犯此五禁，故曰：今之諸侯，五霸之罪人也。」歃，音殺。糴，音狄。

葵丘，春秋時宋國的地名，在現在的河南省考城縣。孟子說春秋時的五霸，以齊桓公爲最盛。他在葵丘地方，會合諸侯，只把牲畜束縛，上載所盟的書，並不殺那牲畜來歃血。這是因爲諸侯都畏服桓公，不必歃血，就已聽命了。那盟書的第一條是說：『誅不孝，』誅殺不孝的人；『無易樹子，』太子已立定，不得擅自變易；『無以妾爲妻，』不得以愛幸之妾，立以爲正妻。第二條說：『賢者當尊敬他，有才能者，當養之於學校，顯揚有德行的。』第三條說：『敬重老人，慈愛年幼的人，他國的賓客，羈旅在境內的，不要忘記他，不要使他流落。』第四條說：『士沒有世世做官，做官的專辦一事，不得兼攝他職；取士必定要得實在有用的人，不許擅自誅殺大夫。』第五條的『無曲防』者，言不得把國裏的水，曲曲防住，不使牠流入鄰國，致鄰國不能耕種；『無

過糴』者，言不可把國裏的穀過住，不許鄰國來糴，使鄰國人民受餓；『無有封而不告』者，言不得有私自封賞，而不告於天子。上述五條，是齊桓公會諸侯的盟約。會盟時讀完之後，又說道：『凡我們同盟的人，自從既盟之後，大家都要和好。』孟子講了這些古話之後，又道：『現在的諸侯都犯這五條禁令，所以說，現在的諸侯，是五霸的罪人。』

『長君之惡其罪小，逢君之惡其罪大。今之大夫，皆逢君之惡，故曰：今之大夫，今之諸侯之罪人也。』

人君有過處，爲臣的不能諫止，又順着他做去，叫做『長君之惡』。人君的過處，還沒有發現，爲臣的先把這種壞事去引誘他，叫做『逢君之惡』。孟子以爲『長君之惡』的罪還小，『逢君之惡』的罪就大了。現在的大夫，都是逢君之惡的，所以說如今的大夫，都是如今的諸侯的罪人。

(問) 何謂罪人。

(研究) 周代盛時，天子有權，諸侯都遵從命令。到五霸時，則弱小的諸侯，只聽從強大諸侯的命令。到戰國時，則各自擅爲，大夫還有引誘國君做惡事的，所以都是罪人了。

魯欲使慎子爲將軍，孟子曰：『不教民而用之，謂之殃民。殃民者，不容於堯舜之世。一戰勝齊，遂有南陽，然且不可。』慎子勃然不悅曰：『此則滑釐所不識也。』滑，音骨。釐，音離。

慎子，名滑釐。南陽，齊國地名，就是現在山東的鄒縣。這時魯國想奪齊國的南陽地方，所以『魯使慎子爲將軍』也。孟子道：『不先教練百姓，就用他們去當兵，叫做禍害（殃）百姓。禍害百姓的人，是不能容留在

堯舜的時候做人的『說了這幾句話，然後落到本題道：『就使打一仗，勝了齊國，遂取得了南陽，還是不可』的。』慎子聽了這話，突然變了面貌，不喜歡起來，說道：『你這種話，真是我慎滑釐所不懂的了。』

曰：『吾明告子：天子之地方千里，不千里，不足以待諸侯。諸侯之地方百里，不百里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。周公之封於魯，爲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。太公之封於齊也，亦爲方百里也；地非不足也，而儉於百里。今魯方百里者五，子以爲有王者作，則魯在所損乎？在所益乎？徒取諸彼以與此，然且仁者不爲，况於殺人以求之乎？君子之事君也，務引其君以當道，志於仁而已。』

孟子道：『我明明白白的告訴你：天子的地方，是一千方里；沒有一千里，就不足以接待諸侯。諸侯的地方是一百方里，沒有一百里，就不足以保守宗廟裏的各種典冊書籍。周公之封於魯國也，只得一百方里，不是土地不足而只給他百里，實在爲了定制的關係。太公之封於齊，也是一百方里地，也不是土地不足而只給他百里，也是爲了定制的關係。現在魯國的地方，已經有一百方里的五倍，你以爲有聖王出來，則魯國的地方，還是應該損減些呢？還是應該增益些呢？空手去把那南陽地方，來給與魯國，倘且有仁心的人不肯爲，何況還要殺了人去求這地方呢？君子的事他的君上，務須引導他的君上，做應當的事，一心在於施行仁政就罷了！』

(問) 何謂殺人以求之？

(研究) 魯國弱小，不敵齊國的強大，今使慎子爲將軍，去攻奪齊國的南陽，未必能得；即使能得，反有不利，故孟子非之。

孟子曰：「今之事君者曰：『我能爲君辟^{*}土地，充府庫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^{*}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富之，是富桀也。『我能爲君約與國，戰必克。』今之所謂良臣，古之所謂民賊也。君不鄉^{*}道，不志於仁，而求爲之強戰，是輔桀也。由今之道，無變今之俗，雖與之天下，不能一朝居也。』辟，今作闢。鄉，今作向。

良臣，言能幹的臣子。民賊，言殘害百姓的盜賊。約與國者，約連鄰近而和好相與的國。鄉道者，言志向於正道與仁心也。孟子道：「現今的事君主者說：『我能够爲君主開闢土地，充滿府庫的錢穀。』這種人，就是現今所稱的能幹的臣子，在古時候，就是所稱的民賊。君主不肯向着道義，不肯立志行仁政，卻還想法子使他富起來，那就是去富桀了。又有人道：『我能够爲君主約合與國去戰敵國，而且必能戰勝。』這也是現今所稱的能幹的臣子，在古時就是所稱的民賊。君主不肯向着道義，不肯立志行仁政，卻偏要爲他用力打仗，那就是去幫助桀了。』『由今之道』云云者，言由着現今這樣所行的道理，不把現今這種人心風俗去改變，雖然給與了他天下，也是不能够一日住得穩的。

(問) 何謂良臣，何謂民賊？

（研究）此章言當時能幹的人，以富強輔助君主，這種方法，雖得天下，也必即亡，如秦即其例也。

白圭曰：『吾欲二十而取一，何如？』孟子曰：『子之道，貉道也。萬室之國，一人陶，則可乎？』曰：『不可，器不足用也。』曰：夫貉，五穀不生，惟黍生之。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，無諸侯幣帛饗飮，無百官有司，故二十取一而足也。今居中國，去人倫，無君子，如之何其可也！陶以寡，且不可以爲國，况無君子乎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貉小貉也。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，大桀小桀也。』貉，音陌。餼，音孫。

白圭，名丹，周朝人。他對孟子說：『我對於田賦，想要在百姓的收成二十分中，取他一分，你以爲怎樣？』貉者，北方的一種夷狄。陶是燒窯。孟子道：『你的道理，是貉人的道理。譬如一萬家人家的一個國度，只叫一個人去燒窯，可以不可以呢？』白圭道：『不可以的，因爲窯器不夠用。』孟子又道：『貉人的地方，是五穀不生的，只生高粱（黍）。他們沒有城郭宮室宗廟祭祀等等的禮節，沒有和諸侯用錢財布帛送禮，請客飲食等事體，也沒有百官吏胥，一切用途都很省，所以二十分取一分，就够用了。現今居在中國，廢去人倫，沒有君子做官，怎樣可以呢？燒窯的人少了，尙且不可以成國家，何況沒有治理政事的君子呢？要想輕於堯舜十分取一的制度的，是大小貉那種的夷狄。要想重於堯舜十分取一的制度的，是大小桀王那樣的暴君。』

（問）何謂大貉小貉，大桀小桀？

(研究)堯舜取人民的田賦，都是十分之一。只有貉種人，政事簡陋，生產稀少，可以二十取一。至於夏桀之取田賦，又重於堯舜了。總之為政應該適得其中，過與不及，都是不對的。

白圭曰：『丹之治水也，愈於禹。』孟子曰：『子過矣！禹之治水，水之道也。是故禹以四海為壑。今吾子以鄰國為壑。水逆行，謂之洚水。洚水者，洪水也。仁人之所惡也。吾子過矣！』惡，音汗。

當時有一個國裏有水災，白圭為他們築了堤，把水擠到鄰國去。壑者，低地，貯水的地方。白圭自言，『我丹治水的才能，勝過大禹。』孟子駁道：『你這句說話說錯了！大禹之治水，是順着水的性道的。這樣，所以他把水疏通到四面海裏去貯着，今你把水擠到鄰國去，以鄰國做了貯水的地方。凡水倒流着的，叫做洚水。洚水，就是大水，是仁心的人，所惡恨的。你今把水擠到鄰國，叫鄰國的人受禍害，你真是錯了！』

(問) 何謂以四海為壑，以鄰國為壑？

(研究) 白圭治水，只知道自己免害，不顧人家受災，此種人最無仁心，故孟子反覆說他錯也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不亮，惡乎執？』惡，音烏。

亮，信也，與諒同意。『君子不亮』者，言君子而沒有信用，凡事怎樣能夠有把握呢。故曰『惡乎執』也。

(問) 何謂亮？

(自省) 我知亮而實行之否？

魯欲使樂正子為政。孟子曰：『吾聞之，喜而不寐。』公孫

丑曰：『樂正子強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有知慮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多聞識乎？』曰：『否。』『然則奚爲喜而不寐？』曰：『其爲人也好善。』『好善足乎？』曰：『好善優於天下，而况魯國乎？夫苟好善，則四海之內，皆將輕千里而來，告之以善。夫苟不好善，則人將曰：『訑訑，予既已知之矣。』訑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士止於千里之外，則讒諂面諛之人，至矣。與讒諂面諛之人居，國欲治，可得乎？』知同智，夫音扶，訑音移。

魯國欲使樂正子去施行政治。孟子道：『我聽見了這消息，歡喜得睡不着。』公孫丑問道：『樂正子能幹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有智慧能慮事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多聽得事理，有識見嗎？』孟子道：『不是的。』公孫丑道：『那末夫子爲什麼歡喜得睡不着呢？』孟子道：『他的做人，能够好善事。』公孫丑道：『好善就够了嗎？』孟子道：『好善就能夠治天下，何在平一個魯國呢？一個人只要能好善，則四海之內的好人，都將輕着千把里路，來告訴他種種善事。若是不好善，則別人對他，要說他這個人，自以爲智，（訑訑者，謂自足其智，不嗜善言）種種道理，我都曉得了。這種自以爲智，不喜聽善言的聲音顏色，會距（同拒）絕來告訴他好話的人於千里之外。等到士都止住腳步於千里之外，那麼，講人壞話，當面趨奉的人就到了。與那些講人壞話，當面趨奉的人，住在一處，國要整治，還能得到嗎？』

（問）何謂訑訑之聲音顏色，距人於千里之外。

（研究）自以爲智的人，不肯聽受善言，則卽有肯助他的人，也遠遠地避開了他。如此，他面前只有壞人，沒有好人，一切事務，都辦不成。好善者反是，故曰『優於天下也。』

陳子曰：『古之君子，何如則仕？』孟子曰：『所就三，所去二。迎之致敬以有禮，言將行，其言也，則就之。禮貌未衰，言弗行也，則去之。其次：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敬以有禮，則就之。禮貌衰，則去之。其下：朝不食，夕不食，飢餓不能出門戶，君聞之曰：『吾大者不能行其道，又不能從其言也，使飢餓於我土地，吾恥之。』周之，亦可受也，免死而已矣。』

陳子，卽陳臻。他說：『古時候的君子，怎樣才肯做官呢？』孟子道：『所可做官的道理有三項，所不可做官的道理，也有三項。人君來迎接他，能盡恭敬之心，又有禮貌，又說將照行他說的言語，就可以就職做官。人君對他的禮貌，雖然還是如前，未嘗衰薄，但他的言語，不肯照行，就可以去了。其次的，雖然未能照行他的言語，但來接他，能盡恭敬之心而有禮貌，則可以就職做官。看得禮貌衰薄了，就可去了。下等的，朝起沒有飯吃，晚上也沒有飯吃，弄得飢餓到不能出門戶，人君聽得他這個情形，說道：『我於大的，不能夠行他的道理，又不能從他的言語，使他飢餓在我的國土裏面，我也覺得慚愧的。』因此，把俸祿周濟他，這樣，也還可以收受的，不過免得死罷了。』

(問) 古人對於做官有那三項。

(研究) 上說三項，一是上等人的行爲，二是中等人的行爲，三是平常人的行爲。然還不至於有怎樣下流的神情，若是蠅營狗苟，那是不齒於人類的，所以孟子不說到。

孟子曰：『舜發於畎畝之中，傅說舉於版築之間，膠鬲舉於魚鹽之中，管夷吾舉於士，孫叔敖舉於海，百里奚舉於市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亂其所爲，所以動心忍性，曾益其所不能。人恆過，然後能改。困於心，衡於慮，而後作。徵於色，發於聲，而後喻。入則無法家拂士，出則無敵國外患者，國恆亡。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。』說音悅，今作增。衡，同橫。拂，同弼。樂，音洛。

舜發於畎畝，言舜從耕田而發達作天子也。傅說商朝人，版築，是以版夾起，把泥土放進去，春實，然後築成牆垣。傅說本來就做這個事，殷王武丁舉他出來做官。膠鬲，殷末周初人，販賣魚鹽等事，文王舉他出來做官。管夷吾，即管仲，本囚於士官，齊桓公舉他爲相國。孫叔敖，楚國人，隱在海邊，楚莊王舉他做了令尹。百里奚，事前已見過。孟子說了六個人以後，總結起來道：『所以天將要降下大責任於這個人，必定先要困苦他的心志，勞動他的筋骨，飢餓他的身體及皮膚，使他財用空乏。又使他所行的事，常常違亂不安，這些都是所以激』

動他的心，忍耐着他的性氣，增益他所不能的事情。因為做人，常常因有過處，然後能改而為善。在心上受到了困苦，在思慮方面受到了不順當，才能夠發憤起來做事。看到了別人的面色，聽到了別人的聲音，然後才明白別人的意思。』總之一個人要歷盡了艱辛，經歷了人生種種磨難，才會決然有所得。而且不但一個人如此，一個國也是如此。法家者，有法度的大臣，拂士者，輔助的賢士也。敵國外患，謂國家所遇的強敵和外面侵來的患難也。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者，言一個人或一個國，都要先受過患難，後來用心振作，纔能生存下去，安樂了反而易於死亡。孟子道：『一個國家，裏面沒有有法度的大臣，輔助的賢士，外面沒有強敵和侵入的患難，則這種國家常常是要弄到滅亡的。看了這種道理，然後知道人是生於憂患，而死於安樂的。』

（問）何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。

（研究）凡人與國，往往因安樂而百事廢弛，遂至家破國亡。又往往因遇困苦患難而家盛國興。人不可不以此為鑒也。

孟子曰：『教亦多術矣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，是亦教誨之而已矣。』

術，方法也。不屑，不高興理人也。孟子言教導人的方法也有許多。我有時不高興理他而教誨他，也是一種教誨他的方法。

（問）不屑教誨，何謂是亦教誨。

（研究）人皆應教誨他人為善。但有一種人，教誨他，他不聽受，不去理他，他反能自己想想，何以人不理我，因此而改為善人。所以這也是一種教誨人的方法。

盡心篇第七

孟子曰：『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』

此章言心性，實開宋儒理學之端。不過宋儒受了佛學的影響，更爲深微之言。孟子時，未必如此耳。孟子言要知道人的本性的作用，須盡他的心去思想。既然明曉人的本性的作用了，則宇宙間之事物變化，以及一切現象，就無不能知其所以然的道理了。故曰：『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』如此，一個人保存着他這樣的心思，培養着他這樣的本性，就能夠對付一切了。故曰：『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』此外，則或者早年喪亡，（夭）或者長壽久視，都如此做去，不變不惑，修練自己一身的行爲，以候天然的變化，這就保全了天之託付，做了善人，不虛此生了。故曰：『夭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』此章立意精微，即孔子自言『五十而知天命』也是這個道理。

（問）何謂盡心？

（研究）一個人之所以有憂、有懼、有惑者，都因爲沒有做到盡心知性的一步工夫。這一步工夫做得到，則優游自得，無所煩擾矣。聖賢立命之學，卽此是也。

孟子曰：『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。是故知命者，不立乎巖牆之下。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』

巖牆者，如山巖向外面傾斜的牆壁，時時要防牠倒塌的。桎梏，是犯罪人的鐐銬。『莫非命也，順受其正』者，言一個人做人，雖事事皆由天命所定，但也不可一切聽其自然，不加注意。只有正當的事情，我們才應該順着牠去做。能夠明曉這個道理，可以算是真正的知命了。除了正當應做的事情，如巖牆的下面，明知牠時刻可以倒塌的，就應當避免，不可在牠下面去立。故曰：『知命者，不立乎巖牆之下』也。能盡他的心力，在正當的道理上做人而死的，才是正當的天命。否則不從正經的道理，自己去橫行亂闖，弄到犯罪受了桎梏而死的，便不是正當的天命。故曰：『盡其道而死者，正命也；桎梏死者，非正命也。』

(問) 何謂順受其正？

(研究) 此章論命，不是如一般頹廢人的委心任運，是說要自己揀着了正義，才可以順着行去。不合正義的危險，是要避免的。

孟子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；求在我者也。』
 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無益於得也；求在外者也。』
 『舍，上聲。』

做人的種種事情，及事情中種種道理，都要自己去尋求牠，才能夠得來。若捨棄不求，就無異將種種事情和道理，都失去了。這種尋求，獲得了是有益的，因為這種尋求，是在我自己身上的。故曰：『求則得之，舍則失之，是求有益於得也；求在我者也。』然雖如此，我去尋求，也須合乎道理，而不可亂去妄求。故曰：『求之有道』也。『得之有命』者，言我雖然合乎道理的去求，但得或不得，我是沒有一定把握的。故曰：『得之有命』也。『是求無益於得也，求在外者也。』言這樣的尋求，獲得了也是無益的，因為所尋求的東西，是在我身外的。

(問) 何謂求，何謂舍？

（研究）所謂在我自己者，便是指仁義禮智，這是應該求的。所謂在身外者，便是指富貴利達，這是不應該求的。

孟子曰：『萬物皆備於我矣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。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』樂，音洛。彊，上聲。

萬物，就是人倫物理，一切關於爲人的事物。這種種，本來是人人所有的，無異都備在我的身上，故曰：『萬物皆備於我。』『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』者，言我只要棄了別事別物，把身子回反到人倫日用的道理裏去做人，這個歡樂，是莫有更大的了。恕者，即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』我把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的心思，用着力，勉強做去，這就是求到仁人的地位最近的路了。故曰：『彊恕而行，求仁莫近焉。』

（問）何謂彊恕而行？

（研究）此章也是言爲人之道。人只要誠，便有樂。人只要強恕，便近仁。上章只說一個求字，此章便明白說出求些什麼。

孟子曰：『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，眾也。』

著，是明白的意思。察，是仔細考察。言一個人所行的事體，只照着向來的方法行去，而不能明白牠的道理，又在向來的習慣裏混着過去，而不仔細考察牠的當不當，因此終身照着這樣過（由之）去而不明白做人的道理的，這種人很多。

（問）爲什麼人會這樣的？

(研究)這是說人必須努力求知識，不要過糊塗生活。

孟子曰：『人不可以無恥，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。』

做人不可以無恥，即論語所謂『行己有恥』也。『無恥之恥，無恥矣』者，趙岐注曰：『人能恥己之無所恥，是為改行從善之人，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。』意思是說：一個人能夠曉得無恥是不好的行為，自己因而以此為恥，就能夠改去壞行為而從善，則終身不會有恥了。

(問) 無恥之恥，是何講法？

(研究)這是教人免恥的法子。

孟子曰：『恥之於人大矣！為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焉。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？』

此章承上章，言恥於做人是最重大的事情。只管用機心做變詐之事，自以為巧妙的人，是沒有地方用得着羞恥的。故曰：『為機變之巧者，無所用恥也。』『不恥不若人，何若人有』者，朱子注曰：『不恥其不如人，則何能有如人之事。』反轉來，意思是因為自己恥不及人，所以能夠及人也。

(問) 何謂機變之巧？

(研究)這亦是說人須知恥，方能進而若人之為聖為賢。

孟子曰：『古之賢王，好善而忘勢。古之賢士，何獨不然？樂其道而忘人之勢。故王公不致敬盡禮，則不得亟見之。見且猶不得亟，而况得而臣之乎？』樂音洛，亟音器。

孟子道：『古時候賢明的國王，好人之有善而忘卻自己的權勢。古時候賢明的士人，也是如此。這因為他能夠享樂自己所信之道，所以把別人的權勢忘掉也。王公大人，對於賢士不致敬盡禮，就不能常常（亟）與賢士相見。只一常常相見，尚且不可得，何況要把賢士作臣下，聽己使令呢？』

（問）何謂樂其道而忘人之勢？

（研究）賢君對賢士，必須致敬盡禮；否則見且見不到，自然不能得他為臣下了。這也說明了賢君賢士所以自處之道。

孟子謂宋句踐曰：『子好遊乎？吾語子遊。人知之，亦囂囂；人不知，亦囂囂。』曰：『何如斯可以囂囂矣？』曰：『尊德樂義，則可以囂囂矣。故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。窮不失義，故士得己焉。達不離道，故民不失望焉。古之人，得志澤加於民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。窮則獨善其身，達則兼善天下。』句，音鉤。語，去聲。樂，音洛。見，音現。

宋句踐，姓宋名句踐，戰國時人。遊者，戰國時的遊說諸侯也。囂囂，自得無欲之貌。孟子對宋句踐道：『你喜觀遊說嗎？我告你遊說的道理。人家曉得你這個人了，你固然可以悠然自得，不必要求人。人家不曉得你這個人呢，你也要悠然自得，不必要求人。言游說儘管游說，不必把得失放在心上。這樣，就無往而不利了。宋句踐因問：『怎樣就可以囂囂呢？』孟子道：『尊重道德，愛樂義理，那就可以囂囂了。』『故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』者，言一個士人，在窮困的時候，不可失去義理。到顯達的時候，不可離開素來所懷抱的道德也。得己

者，言不失自己的身分也。民不失望者，言人民仍舊相信他也。孟子又道：『古時候的人，得志了，顯達了，就把恩澤加在人民。不得志而窮困，就只有修身，勿做壞事，使世人都看見自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所以在窮困的時候，獨自善養自己的身子，就是保全自己的德義；顯達的時候，就可以兼養天下的人民，將天下人民的德義都帶好也。』

（問） 何謂蠶蠶？

（研究） 孟子告宋句踐的話，很切實用。雖然是對於遊士而言，實在也就是對一般士人而言。常見一班淺識無學的人，在窮困的時候，則和顏悅色，奉承人家；一到顯達，立即驕傲對人。這是最下流的行爲，萬不可沾染着這種醜惡的態度。

孟子曰：『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。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』夫，音扶。

此章以邢疏解釋最好，今從之。疏曰：『小人待化，乃不邪僻。君子特立，不爲俗移。故稱豪傑自興者也。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，而乃能興起以從善者，凡民也；以其無自知者也。若夫才有過於千萬人之豪傑者，雖不遭遇文王之化，猶能自興以從善，而正立其身也。』意思是：平凡的百姓，要像有文王的教育後，纔知道從善。有學識的豪傑，雖無文王的教育，自己也能知道善爲立身之具。

（問） 何謂豪傑之士？

（研究） 此章必如邢疏解釋，乃不與孟子他說衝突。不過也有人說，興者是感動奮發之義。此章的意思是要人做造時世的英雄，不要做爲時世所造的英雄。

孟子曰：『附之以韓魏之家，如其自視歆然，則過人遠。

矣。『欲音坎。

韓魏、晉國之卿，富貴之家也。欲然者，不自滿足，不放在心上也。附之者，言自己本已富貴，又附益以韓魏的權勢。如果這樣的人自己看看，並不在意，這可知他不以富貴為懷而志於道者，可以稱他『過人遠矣。』言勝於平常的人不少也。

(問) 何謂自視欲然？

(研究) 人既富貴，又益以權勢，不自滿足者實少。能自視欲然者，方是一等人物。要看人是如何人，就只要看他對於富貴權勢的態度。

孟子曰：『以佚道使民，雖勞不怨。以生道殺民，雖死不怨殺者。』

『以佚道使民』者，言如教民種田，他們雖勞苦，不會生怨望的。因為種了田，收穫米穀，就有安佚的日子可過，故不怨也。『以生道殺民』者，言如國君誅戮殺人的罪犯，本意是可使社會間，消失殺人的兇手，所以稱為生道。誅殺兇手，則人民決無怨者。故曰，『雖死不怨殺者』也。

(問) 何謂佚道？何謂生道？

(研究) 此章意思，言國君為政，只要事事為人民著想，不以自己的權利為重，則人民雖然吃苦受死，自無不樂從之也。

孟子曰：『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。王者之民，皞皞如也。殺之而不怨，利之而不庸，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。夫君子

所過者化，所存者神，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
驩，同歡。虞，同娛。皞，音浩。

現在所謂古文，在古人實是當時的言語。他們要把這言語寫在簡上，因為尙無通行之字，於是把音同或音近的字拿來代用，此六書中之假借也。如此章驩虞二字，即是歡娛二字。『霸者之民，驩虞如也，』即言霸國的百姓，好像歡樂娛快的樣子。皞皞者，廣大自得之態度，言天子的百姓，都有胸襟廣大，悠然自得的好樣子。『殺之而不怨』者，即如前章所說，以『生道殺民，雖死不怨』也。『利之而不庸』者，庸，功也。言王者將好處給了百姓，百姓也不感激他的功勞也。如此，所以『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』就是說百姓受了這種教化，自己不知不覺遷到善的行爲，竟不知道那個是使他這樣的。所以接着說，『夫君子所過者化』也。君子，即王者，他所行過仁政的地方，百姓莫不感化也。『所存者神』者，言君子心所注意之處，便好像神秘不測，神存其中。這種教化之流行，可上與天，下與地相同，豈可以說他只是些小小的補益呢？故曰：『上下與天地同流，豈曰小補之哉！』

（問） 何謂驩虞？何謂皞皞？

（研究） 霸國的政令，雖或驟致富強，然人皆易見。王者的教化，乃在潛移默運，使人自己樂於爲善，不肯爲惡，所以儒者，只言王道。

孟子曰：『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。善政民畏之，善教民愛之。善政得民財，善教得民心。』

此章承上章而伸說王霸之不同也。仁言者，程子謂以仁愛之言加於民。仁聲者，程子謂有仁之實而為衆人所稱道者也。照此講，仁言者是為政者口頭所說的好聽話，如現在人之什麼宣言，無不仁至義盡。仁聲則不尙空談，而將實惠施及民身，於是有了仁愛的名聲。這種名聲比了空洞的好話，更能深入人心。故曰：「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。」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，即言霸國之政令雖善，不如王者教化，更能得到人民的悅服。因為霸國的善政，不過使人民畏怕他，王者的善教，卻能使人民愛他。霸國之所為，整理財政，為第一要務，故曰「善政得民財。」王者與民同苦樂，人民之心，與之同體，故曰「善教得民心。」

(問) 善政與善教，分別何在？

(研究) 善政易而善教難。善政易見功效，亦易消失。善教得民心，功效雖遲緩，然一時不易即失也。如齊桓晉文，身死即國不振。湯武之王，六七百年未易動搖也。

孟子曰：「人之所不學而能者，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者，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，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，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，仁也。敬長，義也。無他，達之天下也。」

良者，本來自有的善質也。良能，本來自有的才能；良知，本來自有的知識，所以可不學而能，不慮而知。孩提，是二三歲的孩童。他沒有不知道愛其親的。等他稍長大些，沒有不知道敬重其兄的。人能親愛自己的親，就是仁。敬重自己的兄長就是義。這是沒有其他的道理，統通天下的人，都是同的，所以可以為仁義也。

(問) 何謂良能，何謂良知？

(研究) 明代王陽明倡「致良知」的學說，即出於孟子此章。良知者，言一個人良心固有的知覺也。致者，言不可把這知覺丟掉，要保存牠，還要推廣牠，與孟子同意。

孟子曰：『舜之居深山之中，與木石居，與鹿豕遊，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，幾希。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』行，去聲。

此章言舜做百姓時，和樹木土石，居在一處，和麋鹿猪羊等，同在一處遊息。與深山裏沒有知識的野人，相去沒有多少。故曰：『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。』及其聞一善言，見一善行，若決江河，沛然莫之能禦也。』者，言等到他聽得一句善的言語，看見一件善的行爲，他立刻去照做，好像長江大河決了口，浩浩蕩蕩，（沛然）誰也阻擋不住他。言人只要存心向善，不管出身如何，環境如何，總可以成爲聖賢。

（問） 何謂沛然若決江河？

（研究） 孟子屢次言舜起於畝畝之中，此章忽言居於深山之中，前後不同，難免使人懷疑。其實舜耕歷山，本來是耕的山中之田，所以與木石鹿豕相處也。

孟子曰：『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，如此而已矣。』

此章刑疏的解釋是：『無使人爲己所不欲爲者，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，每以身先之，如此，則人道足矣。』猶孔子言，『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』也。無當作毋，言不要使人家做我自己所不要做的事情，不要使人家要我所不要的事情也。做人的道理就是這樣罷了。但是一般的解釋卻是：『不要做自己本心所不肯做的事情，不要想自己本心所不肯想的事情，』或者說：『不要做不應該做的事情，不要要求不應該要求的事情，』都說得過去。

（問） 何謂無爲其所不爲，無欲其所不欲？

（研究） 聖賢所講仁義之道，並無新奇深奧之處，只要把自己和人家，立於同等地位，不作利己損

人之事，或者說，不違背良心作事，就是了。

孟子曰：『人之有德慧術知者，恆存乎疢疾。獨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慮患也深，故達。』知，去聲。疢，音趁。

疢疾，猶患難也。孤臣，孽子者，不見容於君父之人也。孟子言『有德行、智慧、藝術、才智、（知）的人，常常是在患難中經歷出來的。所以只有在遠處的孤臣和庶出的孽子，他所擔着的心思很危險，所憂慮的患難很深刻，故能成一個明達事理的人。』

（問） 何謂疢疾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人多困苦的經驗，方能於道德和知識方面有進境。

孟子曰：『有事君人者，事是君，則爲容悅者也。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悅者也。有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。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』

『有事君人者，』言有一種事君的人。這種人的事君，只求合君之意，以此爲苟容而歡喜他。社稷，卽國家。『有安社稷臣者，以安社稷爲悅者也，』言又有一種安穩國家的臣子，是專以安穩國家而取悅於君的。天民者，是能盡天理的人，他一定要有機會可行他的道理在天下，才肯出來事君行道。故曰：『有天民者，達可行於天下，而後行之者也。』大人者，道德完全的君子。他先正自己，人家見了，都感化了，跟着做個正人。故曰：『有大人者，正己而物正者也。』

（問） 此四種人，以那一種爲最高？

(自省) 我想做那一種人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有二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一樂也。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，二樂也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三樂也。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』樂，音洛。王，音旺。與，去聲。忤，音昨。

此言君子有三種快樂，做君王一統天下的快樂，卻不在其內。『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』是一樂。忤與愧，一樣的意義。一個人只要自己做得不錯，仰起頭來對天，低下頭來對人，都沒有慚愧，這也是一樂。『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』使英才成大材大器，亦是一樂。孟子末了再說一遍，鄭重表示：君子之樂，連做君王都不足為奇。

(問) 何謂三樂。

(自省) 我能仰不愧於天，俯不忤於人嗎？

孟子曰：『廣土眾民，君子欲之，所樂不存焉。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。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，其生色也，晬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。』樂，音洛。分，去聲。晬，音粹。見，去聲。盎，厄浪反。

『廣土衆民，君子欲之，所樂不存焉』者，言君子做了人主，有廣大的土地，衆多的人民，雖心中好之，但歡樂不在其內也。在天下之中心地，立了國家，能安定四海的百姓，這是君子所喜樂的，但他本來的天性，卻不在其內。故曰：『中天下而立，定四海之民，君子樂之，所性不存焉。』故下言『君子所性，雖大行不加焉，雖窮居不損焉，分定故也。』是言君子所稟的本來天性，雖其道大行於天下，不以加人一等；雖窮而困居在草野，不自減損一分。何則？這是因爲所受於天的分量，有一定之故也。又言『君子所性，仁義禮智根於心』者，言所稟於天之性，就是仁義禮智四件美德的根本從心而出，生發出也。粹然，是清和潤澤之貌。盎然是豐厚盈溢之意。言君子因根本於仁義禮智的四件美德，所以他發出來的形色，有清和潤澤之貌，現在面上，有豐厚盈溢的意思，顯在背上，而且散佈到四體上面，四體就自然而然，能照樣表現，好像不必對牠說就會明白的。故曰：『其生色也，睟然見於面，盎於背，施於四體，四體不言而喻也。』

(問) 何謂君子所性？

(研究) 這是孟子說明君子的真樂，是在涵養他的本性。本性一充足，一肢一體，一舉一動，就都順適了。

孟子曰：『伯夷辟紂，居北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」』大公辟紂，居東海之濱，聞文王作，興曰：『盍歸乎來！吾聞西伯善養老者。』』天下有善養老，則仁人以爲己歸矣。辟，作避。大，作太。

伯夷太(大)公，前都見過。『天下有善養老，則仁人以爲己歸矣』者，言天下有善養着老的人，則仁人就都將他做自己的歸宿地方了。

『五畝之宅，樹牆下以桑，匹婦蠶之，則老者足以衣帛矣。五母雞，一母彘，無失其時，老者足以無失肉矣。百畝之田，匹夫耕之，八口之家，可以無飢矣。』衣，去聲。

五畝地的屋宅，牆下面種以桑樹，叫女人看蠶，則老年人足以穿綢衣了。五隻雌雞，兩隻雌豬，不要失了牠們懷孕哺乳的時候，則老年人足以沒有失肉之感了。一百畝的田，男人耕種牠，則八個人的人家，可以沒有飢餓之憂了。這是文王治岐時實施的政績。

『所謂西伯善養老者，制其田里，教之樹畜，導其妻子，使養其老。五十非帛不煖，七十非肉不飽，不煖不飽，謂之凍餒。文王之民，無凍餒之老者，此之謂也。』

孟子敘述了文王的政績，然後又加以議論道：『所說的西伯善於養老年人的事體，就是制定百姓的田畝里宅，教他們以種桑（樹）養雞養豬（畜）等事體。教導他們的妻子，奉養他們的老年人。這是因為人到了五十歲，不是綢（帛也，猶今之絲綿）不煖；七十歲的，不是肉不飽，不煖不飽者，叫做凍餒。文王的百姓，沒有受凍受餒的老年人，就是爲了有這種辦法的說法也。』

（問）何謂西伯善養老？

（研究）王政無他新奇，就是使幼者得長，老者得養，壯者不失業。此章尤重養老，以爲真能養老，天下自然歸心。

孟子曰：『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

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民非水火不生活，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，無弗與者，至足矣。聖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菽粟如水火，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！『易，去聲，勝，平聲，焉，音煙。』

刑疏云：『使在下者，易治其田疇，而不難耕作，則地無遺利；在上者，又薄其賦斂，而無橫賦，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。又食之以時，而其用不屈，用之以禮，而其欲不窮，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。』此解『易其田疇，薄其稅斂，民可使富也。食之以時，用之以禮，財不可勝用也。』一節，最爲精審。大意是：治國者，使百姓盡力耕治他的田地，而薄收其賦稅，百姓就可富足。吃食照時候，用錢依規矩，百姓的錢就用不完了。『民非水火不生活』云云者，謂人民非得其水火，則不能生活，昏暮之時，有敲人之門戶而求水火者，沒有不給他的，這是因爲水火是頂多的東西，不足爲奇。聖人治理天下，一定要使百姓有菽粟如水火之多，這樣，大家有飯吃，那一個百姓還有什麼不仁愛呢？蓋百姓的不仁愛，或至於爲盜，大都爲衣食所迫，不得已鋌而走險的。

（問） 何謂菽粟如水火？

（研究）按韓非子亦言豐歲則饒過客，而飢歲則不食幼弟，亦以人之爲非作惡，皆由經濟所迫故也。古哲見到此義者多矣，故治國必先從阜民衣食入手。

孟子曰：『孔子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，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。觀水有術，必觀其瀾。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。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。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。』

東山，魯國境內之山。泰山，齊魯兩國共有之山。泰山高於東山，故孔子在平地望不見魯國時，不知魯國地方之大小。及登東山之上，則知魯國地方也不算大。故曰：『登東山而小魯』也。及登泰山，因山愈高，所見愈廣，覺得天下也不算大。故曰：『登泰山而小天下』也。下節曰：『故觀於海者難爲水，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』者，即譬喻一個人，所見愈廣，則所知愈多；而因所知愈多，便覺得從前所知的，算不了什麼。人見一杯水，或一池水，以爲水就不過如此而已。及見海洋，則知水是那樣大，別的就難於算水了。而遊於聖人之門者，見聖人之德高智廣，名言讜論，層出不窮，就覺得別的難於算作言論了。『觀水有術』者，因水必有波瀾。見波瀾之湍急，則知水來有源，所以滔滔不絕。故曰：『必觀其瀾』也。日月亦然。日月的本原，因爲本體的明亮，所以凡是容得光亮的地方，就無隙不照。故曰：『日月有明，容光必照焉』。此言道之有本，以水與日月作比。『流水之爲物也，不盈科不行』者，言水這樣東西，不到空陷的地方滿溢，是不向前進的。『君子之志於道也，不成章不達』者，言君子的注意在道理上，不先成一個體段，是不會由此通彼的。合攏來便是說，凡事必須漸進。

(問) 何謂成章。

(研究) 此章言人於學問，全在識見；識見高則學問可以求進步。而求進步之法，則在漸進，決不能一蹴而幾。

孟子曰：『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善者，舜之徒也。雞鳴而起，孳孳爲利者，蹠之徒也。欲知舜與蹠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』孳，音之。

蹠，古時候的大強盜。莊子上說是柳下惠的兄弟。雞鳴而起者，就是一聽見雞啼就起來。孳孳者，做事繼續。

不倦也。這個人一早起來，只繼續不倦做善事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一舜的一類人。若只繼續不倦求貨利，就可以知道他是一盜跖的一類人。所以要看看這個人，是舜一類人，或是跖一類人，不必他求，只要看他所做的事，還是爲利的，還是爲善的。故曰：『舜與跖之分，無他，利與善之間也。』

(問) 何謂孳孳？

(自省) 我所孳孳而爲之者何事？

孟子曰：『楊子取爲我，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爲也。墨子兼愛，摩頂放踵，利天下，爲之。子莫執中，執中爲近之。執中無權，猶執一也。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，舉一而廢百也。』爲，去聲。放音昉。惡音汗。

楊子，名朱，墨子，名翟，都是春秋後戰國前人。取字是只顧的意思。『取爲我』者，言只知爲自己，不顧別人也。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』者，是一句譬喻的話，故列子、楊朱篇、朱記、楊朱曰：『世固非一毛之所濟。』拔一毛，利天下，是沒有的事情，不過反對楊子者，則說他如此而已。孟子亦引前人所說的話，故云云。『兼愛』者，墨子的學說，就是無所不愛。頂，是頭頂。踵，是腳跟。『摩頂放踵』云云者，言雖摩着自己的頭頂，一直到（放）自己的腳跟，苟有利於天下，也肯爲之。子莫，是魯國的賢人。他以爲楊子爲我，墨子兼愛，都不免太過，自己卻守着酌乎其中的道理，故曰：『子莫執中。』『執中爲近之』者，孟子的批評也。以爲子莫比楊墨爲近於聖人之道也。權，是稱物輕重的稱錘。無論何物，牠的輕重，總須用權，纔能知道。『執中無權』者，言子莫雖能執楊墨之中，而不知遇事權其輕重，與以變化也。與執一的無異，故曰：『猶執一也。』『所惡執一者，爲其賊道也』者，賊，害也。言我們所以厭惡不知權其輕重的執一者，就是爲了牠有害於聖人之道也，也是爲了

牠舉着一端的道理，不知變通，把其餘的百端，都廢掉也。故曰：『舉一而廢百也。』

(問) 何謂爲我，何謂兼愛？

(研究) 楊墨學說，趨於極端。楊子只知爲我，視天下之苦痛，與我無關。墨子兼愛，只知爲人，而犧牲自己。不知人之所以爲人，個人與社會，立於對待平等的地位。只知爲己，非也；只知爲人，亦非也。子莫自以能執兩者之中，所以孟子以爲近之。然不知權事物之輕重，以爲事事都執兩者之中，即是聖人，不知仍與執一無異也。惟有孔子，不偏不倚，和平正大，而又能因時制宜，與春秋戰國時他家學說，專趨於一端者不同，故孟子自言：『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。』抑孔子所以與楊墨子莫不同者，卽論語所記：『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』之仁是也。仁字古文爲『忝』，卽言一社會的人，都當同此心以立達之。後來小篆改爲『仁』，則言自二人以上，二人以上，卽社會也。此古人造字之精意，而孔子獨取一『仁』字，以爲學說教化的核心，此儒家之所以流行也。

孟子曰：『飢者甘食，渴者甘飲，是未得飲食之正也。飢渴害之也。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，人心亦皆有害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，則不及人，不爲憂矣。』

人在飢極渴極的時候，不論什麼食，什麼湯，只要有得吃喝，都覺得是甘甜的。這個還沒有得着飲食的正當味道，都是飢渴害他的。但一個人，不但口腹如此，卽心也有同樣的害處。人們能夠不把飢渴害口腹般的事件去害着心，那末就是道德不及他人，也就不必憂慮了。

(問) 何謂心亦皆有害？

（研究）不正當的行爲，本非心之所願，乃因經濟壓迫，或其他不得已而爲之。正如飢渴之不知味一樣，人能以把持己心，使不墮落，則心不爲害矣。

孟子曰：『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。』

介者，堅定自己的操守，不隨俗浮沈也。柳下惠雖做的小官，又三次被黜，只因自己不失操守，不以爲辱。反之即以三公之高爵誘之，亦不肯卑辭屈就，故曰：『不以三公易其介』也。三公，指太師，太傅，太保。

（問） 何謂介？

（自省） 我見高官厚祿，能不動心否？

孟子曰：『有爲者，辟若掘井。掘井九仞而不及泉，猶爲棄井也。』辟，今作譬。

有作爲的人，必須把目的達到才對。當他謀策事業之時，譬如掘一口井，掘得雖有九仞的深，而看不見泉水，還是個無用的棄井也。所以作事半途而廢的，終於一無所成。仞與仞同，八尺曰仞。

（問） 何謂棄井？

（研究） 此章勸人做事要徹底，不可因爲辛苦已久，不能成功，遂止而不做，與掘九仞之井，仍不得飲水一樣也。

孟子曰：『堯舜，性之也。湯武，身之也。五霸，假之也。久假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。』惡，音烏。

「堯舜性之也」者，言堯舜之施仁政，出於天性，自己喜歡這樣做也。「湯武身之也」者，言湯武須修身

體道，然後能王天下也。『五霸假之也』者，言五霸假借仁義，挾天子以令諸侯也。『久假而不歸，惡知其非有也』者，言五霸永久假借着仁義的好聽名聲，不知道歸還到實在上面去，雖然榮耀一世，那裏知道他是一些沒有真實的。

(問) 何謂久假不歸？

(研究) 堯舜湯武，古時皆稱聖人，然實有分別。五霸則只知假仁假義，後來習慣，以為做人只須這樣，便算到家，此所謂一代不如一代也。

公孫丑曰：『伊尹曰：「予不狎于不順。」放大甲于桐，民大悅。太甲賢，又反之，民大悅。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』孟子曰：『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』與，作歟。

狎者，習見也。順者，合乎義理也。公孫丑引伊尹的話，『予不狎于不順』者，伊尹自己說，我看不慣不合乎義理的行爲也。『放大甲于桐』云云者，公孫丑敘述伊尹之事也。言伊尹把太甲竄放到桐的地方，百姓大爲歡喜。後來太甲改過，極其賢德，伊尹又把太甲歸反到京城，仍做天子，百姓又大歡喜。『賢者之爲人臣也，其君不賢，則固可放與？』公孫丑敘述之後，便問孟子也。他說：賢者做人的臣下，他的君主不賢，固然可以把他放出去的嗎？孟子曰：『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』者，言有伊尹那樣公正的志向，自己不貪天子之位，就可以如此做，否則就是篡位了。

(問) 何謂不狎于不順？

(研究) 伊尹放太甲，後世只霍光學之，不致篡位。其餘廢君立君，無不爲自己，或爲子孫謀天子之位。故曰：『有伊尹之志則可，無伊尹之志則篡也。』

公孫丑曰：『詩曰：「不素餐兮！」君子之不耕而食，何也？』
孟子曰：『君子居是國也，其君用之，則安富尊榮。其子弟從之，則孝弟忠信。』不素餐兮，孰大於是！弟，作悌。

素餐，猶今人言吃白食，無功受祿也。『不素餐兮』是詩經上伐檀篇裏一句詩，意思是不肯吃白食。公孫丑引了這詩，問孟子道：世所稱道的君子，多是不耕而食祿的，是何意義呢？意思豈非和詩經裏說的話相反了？孟子道：『君子住在這個國裏，這國的君主用了他，國君就能安穩，富足有餘，受尊稱，很榮耀。這國的子弟從了他，他們就能修着孝悌忠信的品行，使全國成一善良的風俗。這樣看來，所謂不肯吃白食的功勞，還有誰能够比得過呢？』

(問) 何謂不素餐兮？

(研究) 這是說君子受人奉養，並不是吃白食。他的功勞很大，誰也比不上。不過有君子之實，是以不耕而食的。否則竊君子之名，而受人奉養，便是吃白食了。

王子執事問曰：『士何事？』孟子曰：『尚志。』曰：『何謂尚志？』曰：『仁義而已矣。殺一無罪，非仁也。非其有而取之，非義也。居惡在，仁是也。路惡在，義是也。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』塾，音店。惡，音烏。

王子墊，齊王之子，名墊也。『士何事』者，墊以爲公卿大夫，有政治之事，農工商賈，亦皆有其職事，獨士則不作事而坐食，故有此問也。尙志者，言做士的，既不得行公卿大夫之道，又不得就農工商賈之業，就只是懷抱着一種高尚（尙同上）的志向罷了。墊又問：『何謂尙志？』孟子答以『仁義而已矣』者，言志在仁義就是了。『殺一無罪，非仁也』者，言不應亂殺也。士本不能直接殺人，但他很可以使操生殺之權者，間接爲他殺人。『非其有而取之者，非義也』者，言不是他應該得的財物，去取了牠來，就不是義也。人必有住屋，士所住的屋在那裏呢？就是仁。故曰：『居惡在，仁是也。』人必要行路，士所行的路在那裏呢？就是義。故曰：『路惡在，義是也。』能够如此居於仁宅，行於義路，做公卿大夫（大人）的事，也已完備了。可見士非但不是沒有事，並且是有重大的事的。故曰：『居仁由義，大人之事備矣。』

（問） 何謂尙志？

（研究） 志是空的，如何尙法，就是或居或行，都不脫仁義，那末他的重要，就和大人一般了。

孟子曰：『仲子不義與之，齊國而弗受，人皆信之。是舍簞食，豆羹之義也。人莫大焉，亡親戚君臣上下，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奚可哉！』舍，上聲。食，音寺。亡，音無。

仲子，卽前所記之陳仲子。如以沒有道義的舉動，把齊國給與仲子，他必定不肯受，這是大家都相信他的。故曰：『仲子不義與之，齊國而弗受，人皆信之』也。『是舍簞食，豆羹之義也』者，是孟子的批評也。言仲子不過不受一簞箕飯，一木盃湯那樣的小義氣罷了。『人莫大焉，亡親戚君臣上下』者，言做人所最大的罪過，就是毀滅了親戚君臣上下的倫理。如果我們因爲他一些小義，就相信他的大義也不錯，這怎麼可以呢！故曰：『以其小者，信其大者，奚奚可哉！』

(問) 如仲子所爲，究竟義乎不義乎？

(研究) 這是教人行義，要從大處着眼，不要沾沾於小廉小義。

桃應問曰：「舜爲天子，臯陶爲士，瞽瞍殺人，則如之何！」
孟子曰：「執之而已矣！」然則舜不禁與？曰：「夫舜惡得而禁之！夫有所受之也。」然則舜如之何？曰：「舜視棄天下，猶棄敝蹠也。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。」與，作歟。夫，音扶。蹠，音徒。訢，同欣。樂，音洛。

桃應，孟子弟子。士，卽士師，法官也。敝蹠，破草鞋也。訢，高興的樣子。桃應問道：「舜做天子，臯陶做士，這時候，倘若瞽瞍殺了人，則怎麼樣呢？」孟子道：「這時候的臯陶，只有把瞽瞍捉來罷了！」桃應又問道：「然則舜不去禁止他嗎？」孟子道：「那個舜怎可以禁止他呢！臯陶之可以捉人，是有地方接受到這個權柄的，不是私自的行動。」桃應又道：「然則這時候的舜，將怎麼樣呢？」孟子道：「舜看得棄掉天下，猶之乎丟掉一雙破草鞋。他只好把天子丟掉不做，私下把父親馱在背上逃走，沿着海邊住下，終他的身子，都是很高興的，快活得把天下都忘記了。」

(問) 何謂竊負而逃？

(研究) 這是孟子師生，假借問答，來說明聖賢處世，各盡其道的道理。事情本來不是真的，但假使有此事情，舜就只好竊負而逃也。

孟子自范之齊，望見齊王之世子，喟然歎曰：「居移氣，養移

體大哉居乎！夫非盡人之子與。」夫音扶，與，作歟。

范，是齊國的一邑。孟子從范縣到齊國都城去的時候，望見齊王的兒子，長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居的地位足以改變人的氣魄。吃養的食物，足以改變人的身體。居處的關係真大啊！像王子，不也是人們的兒子嗎？」

孟子曰：「王子宫室車馬衣服，多與人同，而王子若彼者，其居使之然也。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！魯君之宋，呼於埳澤之門，守者曰：『此非吾君也，何其聲之似我君也！』此無他，居相似也。」

此節是孟子說過了前話，停了一會又說也。埳澤，宋國城門的名稱。孟子又道：「王子住的宮室，坐的車馬，穿的衣服，多與別人相同。乃王子的神氣，像那樣不與人同者，因為他所居的地位，所以使他這樣的。何況比王子還要高，住着天下頂廣大的居處的呢！」又引證一件事情道：「魯國的君主，到宋國去，叫管埳澤城門的人開門。管城門的人說道：『這個人不是我們的君主，何以他叫的聲音，這樣像我們的君主呢！』這個，沒有其他的緣故，也因為他們國君的地位相像罷了！」

（問）何謂居移氣，養移體？

（研究）這是說環境會造成人的習氣，意思便是人能居仁由義，久而久之，自然會與仁義俱化，一舉一動，無不仁義了。

孟子曰：「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恭敬者，幣之未將者也。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」食，音寺。

此章言人的交際朋友，但給你吃食而沒愛護的心思，像養豬一樣的待他。故曰：『食而弗愛，豕交之也。』豕交者，猶言與豬相交，只要給牠食物便了。『愛而不敬，獸畜之也。』者，言雖能愛護，而沒有恭敬的心思，也和畜養禽獸無異也。恭敬這件事，就是沒有拿出來的禮物。若只有表面的恭敬而沒有實在的恭敬心，那末君子就不可受這虛禮的拘束。故曰：『恭敬者，幣之末將者也。恭敬而無實，君子不可虛拘。』也。意思是恭敬心最要緊，假使只有一些禮物，並沒有真的恭敬心，君子就不必受這種禮物的拘束。

(問) 何謂豕交獸畜？

(研究) 這是孟子看了當時國君接待賢人的方式而發的議論。也可以引用到一般人的交往上來說。總之看人待我如何，總要看他有無恭敬的誠心，不可貪一些的禮物，就爲人所牢籠。

孟子曰：『形色，天性也；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。』

形，人的形狀也。色，人的顏色也。天性者，天然的性質也。踐者，刑疏云：『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，體性以踐其形。』意思是：只有聖人能夠順着天然的善性以爲行動，使形狀一出於善，故曰：『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』也。

(問) 何謂形色天性？

(研究) 這是說做人自有道理，不是有了形色就可以算人的。

齊宣王欲短喪。公孫丑曰：『爲暮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』孟子曰：『是猶或紕其兄之臂，子謂之姑徐徐云爾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。』弟，作悌。

齊宣王以爲穿三年的喪服太長久，想把喪期減短。公孫丑聽見了，就去問孟子。荅：「一年也。言只穿一年的喪服，總比不穿好些吧。」故曰：「爲菽之喪，猶愈於已乎？」已者，停止也，言不穿喪服也。是猶或終其兄之臂。」云云者，孟子言這個猶之乎有人捩轉（終）着其兄的臂膊，你只叫他且慢慢地捩轉來，這說得過去嗎？兄的臂，是不應該捩轉的，雖捩轉得慢些，難道好算敬兄嗎？你不必對他說慢慢地捩轉其兄的臂膊的，你也只須教他孝悌罷了！故曰：「亦教之孝弟而已矣！」

王子有其母死者，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。公孫丑曰：「若此者，何如也？」曰：「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，雖加一日愈於已。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」爲，去聲。夫，音扶。

這時候剛巧有個王子的生母死了，他的生母是庶母，因爲有嫡母，不能穿長期喪服。照古禮：一落葬，就要把喪服除掉。王子的師傅，就爲他向齊王請求，由他爲生母服數個月的喪。公孫丑就引了這件事，問孟子道：「像這件事何如呢？」孟子說，這是他本來想要穿三年之喪的，因爲被禮所阻，所以辦不到。故曰：「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。」雖加一日愈於已者，是言王子要終喪而不可得，他的心是不錯的。不但數月，就是能夠加一日，也比不加好些。因此孟子又聲明，他所以不贊成短喪的原故，是對那些並沒有誰禁止他，他自己卻不肯盡禮，不肯終喪的人說的。故曰：「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。」

（問） 何謂終之而不可得？

（研究）這是說明三年之喪，斷不可減少，而且須出以至情。知禮的人，決不可阿循他人之意，而妄自增減。

孟子曰：「君子之所以教者五：有如時雨化之者，有成德

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
以教也。『財，通材。艾，音义。』

此章言君子教導人的法子有五種：『有如時雨化之者，』言譬如用合時的雨，來潤化萬物，使之發榮滋長也。『有成德者，』言因他固有的德性，更教之使有成就也。『有達財者，』言因他的材料，更使他通達而有用也。『有答問者，』言只回答弟子所問，解他疑惑，此外不多說什麼也。『有私淑艾者，』言雖未能直接教誨，而弟子私自慕其淑德而修治（艾）其身也。如孟子自言：『予未得為孔子徒也，予私淑諸人也，』即無異孔子之教之也。

（問）何謂時雨化之？

（研究）孟子前言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此章又言教人的方法，正可與孔子『誨人不倦，』『循循善誘，』互相發明。可見聖賢教人之道，都是差不多的。

公孫丑曰：『道則高矣，美矣，宜若登天然，似不可及也。何不使彼為可幾及，而日孳孳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大匠不為拙工，改廢繩墨，羿不為拙射，變其彀率。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。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。』幾，平聲。為，去聲。彀，音甕。率，音律。

公孫丑對孟子說：『像你夫子之道，高極了，美極了，無怪學道的人看來，好像登天那樣，似乎是不可以及到的。為什麼你的道不淺近一點，使他們以為可以漸漸學到（幾及），而日日孳孳不倦地學起來呢？』大匠，是手段高的木匠。孟子說，大匠不因為新來學習的徒弟手段拙劣，便改變或者廢掉用繩墨的方法。羿是

善於射箭的人，也不因爲新來學射的人，手段拙劣，便改變彎弓的限度。（穀率）言大匠和羿，都不肯爲了要求速效起見，將自己的本事藏起來，遷就教人也。故曰：「大匠不爲拙工，改廢繩墨。羿不爲拙射，變其穀率」也。「君子引而不發，躍如也」者，言君子教人，如教人射箭那樣，只教人張着弓而不發箭，但發箭的道理，已經很踴躍地在人的心目中，就能使人自己會悟到道術的高美了。沒有過頭，沒有不及的地方，叫做中道。「中道而立，能者從之」者，言君子教人，只在酌中的地方站着，讓能夠學的人都去跟他學也。

（問）何謂中道而立？

（研究）君子教人，自有一定的方法。如木匠之用繩墨，羿之彎弓有程度。學的人也一定要照他的方法做去，才得有成。

孟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。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。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。」

殉者，爲之犧牲也。「天下有道，以道殉身」者，言天下有道的時候，應該把道術爲身子而犧牲，盡力量去做。「天下無道，以身殉道」者，言天下無道的時候，我爲了道術不行，應該把身子，爲道術犧牲，就此退隱不去作事。這是孟子素來所知道的，卻不會聽見爲了人家，而把自己所懷抱的道去犧牲了的，故曰：「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。」

（問）殉是什麼意義？

（研究）本章最注重的是末了一句。總是說，人之進退，自己總要有個道理，決不可枉曲了自己的正道，去遷就他人。

公都子曰：「滕更之在門也，若在所禮，而不答，何也？」孟

子曰：『挾貴而問，挾賢而問，挾長而問，挾有勳勞而問，挾故而問，皆所不答也。滕更有一焉。』更，平聲。長，長輩之長。

滕更，滕君之弟，來就學於孟子者。公都子問孟子道：『滕更既在夫子門下，似乎也應該以常禮待他，今他來問，夫子不答他，是何意思呢？』挾者，自己有所挾持也。挾貴者，自以爲貴族也。挾賢者，自以爲有賢德也。挾長者，自以爲年長也。挾有勳勞者，自以爲在國家有功勞也。挾故者，自以爲是親戚故舊也。孟子言，假若弟子中有這五項挾持的，他來問我，都是我所不答的。如今滕更有二項挾持，所以不答。所謂二項挾持者，便是貴與賢。

（問） 何謂挾。

（研究）這是說，師道尊嚴，決不是受人挾持的。因此受教的人，應當虛心誠懇，不可自滿，方有所得。

孟子曰：『於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。於所厚者薄，無所不薄也。其進銳者其退速。』

已，停止也。不可已者，言這一件事，是不可停止的。不可停止的事而竟停止，那末無論什麼事，就都要停止了。故曰：『於不可已而已者，無所不已』也。對於某一個人，應該厚待的，竟薄待了他，那末對無論什麼人，就都要無不薄待了。故曰：『於所厚者薄，無所不薄也。』一個人求學做事，進步得太猛烈，雖然有所成就，但是其氣易衰，其力難繼，他的退下來，也一定是很快的。故曰：『其進銳者其退速』也。

（問） 何謂進銳退速。

（研究）前兩椿是不足，後一椿是太過。過與不及，其弊相同。這是說，爲人作事，都須適得其可。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於物也，愛之而弗仁。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。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』

物，人類以外的物類也。邢疏云：『君子於凡物，但當愛育之，而弗當以仁加之，若犧牲，則不得不殺也。』『於民也，仁之而弗親』者，邢疏云：『君子對於人民，當仁愛之，而弗當親之，以愛有差等也。』差等，如『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；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』是也。所以對於親人則當親，然後對於人民則當仁；對於人民則當仁，然後對於凡物則當愛。故曰：『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。』

（問） 親與民與物有何分別？

（研究） 此章即儒家與墨家之異點。墨家言無論何人何物，皆當兼而愛之。儒家之仁，雖亦訓愛人，但須由親而及疎，由近而及遠，此合於人類的本性者，故儒家之道行，而墨家之道，雖盛極於一時，不久即衰絕也。

孟子曰：『知者，無不知也。當務之爲急。仁者，無不愛也。急親賢之爲務。堯舜之知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堯舜之仁不徧愛人，急親賢也。』知，作智。

『智者，無不知也，當務之爲急』者，言有智慧的人，對於人情物理，無不通曉，但總揀應當用力幹的事情爲急務，先去治理，不是隨便什麼事情，都一齊去做也。『仁者無不愛也，急親賢之爲務』者，言仁者對人，雖無不存愛護之心，但施行起來，也須先急於親愛賢者，不是人人都一律親愛之也。所以如堯舜的智慧，而不能物物都去整治，就是曉得那件應該先辦的道理。故曰：『堯舜之智而不徧物，急先務也。』堯舜之爲仁君，

人人皆知，但他也並不能徧愛一切人民，因為急於先要親愛賢人。故曰：『堯舜之仁不徧愛人，急親賢也。』
『不能二年之喪，而總小功之察。放飯流歠，而問無齒決。是之謂不知務。』飯，去聲。歠，音撮。

三年之喪，言服之最重者。總，是總麻，只三個月的喪服。小功是五個月的喪服。都是喪服之輕者。『不能三年之喪，而總小功之察』者，言不能服三年之喪，是大不孝；乃徧偏注意（察）在三個月總麻服和五個月小功服的小禮節，就是不知先後緩急之故也。放飯，大吃也。流歠，大喝也。齒決，拿牙齒咬斷乾肉也。在尊長前面吃飯，狼吞虎咽，大吃大喝，就是不敬。至於用牙齒咬斷乾肉，不用手去擘分，這不過不守小禮節罷了。沒有什麼要緊的。現在則大吃大喝的大不敬，倒不問，而問乾肉用牙齒咬斷的小禮節，也就是不知先後緩急之故也。

（問） 何謂放飯流歠，而問無齒決。

（研究） 此章與上章言愛物仁民親親之意，互相發明。愛物仁民親親，就是知道對物對人，都有先後輕重之分別。此章言堯舜之不徧愛物，不徧愛人，就是知先後輕重之道。而一般人則只知論輕的喪服，漠視重的喪服。至於在尊長前吃飯，尙不知何者爲不敬，何者爲敬，皆可歎之事也。

孟子曰：『不仁哉，梁惠王也！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。不仁者，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。』公孫丑曰：『何謂也？』
梁惠王以土地之故，糜爛其民而戰之。大敗，將復之。恐

不能勝，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。是之謂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也。」

「仁者以其所愛，及其所不愛」者，言有仁心的人，因愛自己的親人，把這心思推開去，即不是親人，也一律愛他。即「推己及人」之意。「不仁者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」者，適得其反，即下述梁惠王所行之事是也。公孫丑因不解此意，所以問孟子。孟子即將「不仁哉梁惠王」所以然的緣故，明白說出。糜爛猶言把人的血肉，弄得爛如粥糜。「梁惠王爲爭奪土地之故，不管百姓身體的糜爛，迫百姓去打仗。打了一個大敗仗，又想復讎，恐怕不能夠得勝，所以又驅自己所愛的子弟，壓着百姓去打。不料又打了一個大敗仗，連自己的子弟，也爲了他死在裏頭，這個就是以他所不愛的百姓，連及他所愛的子弟也。」

（問）何謂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？

（研究）世上無知識的武人，以部下不肯力戰，往往派親信的人去監督。豈知一敗之後，大家同死，皆以其所不愛，及其所愛，不仁之流也。不過近來時勢，與古不同。所謂高級軍官，——如軍長師長，都躲在軍隊後面，雖打敗仗，他仍舊逃得性命，所以戰事越多了。一歎！

孟子曰：「春秋無義戰，彼善於此，則有之矣。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。」

義戰，是合理的戰事。「春秋無義戰」者，言春秋一時代，沒有合理的戰事也。「彼善於此，則有之矣」者，如齊桓公晉文公，假託尊奉周天子的名義，去和楚國交戰，比沒有假託名義，擅自作戰者，稍爲好一些也。「征者，上伐下也，敵國不相征也」者，言征伐的名義，只有諸侯犯罪，天子下令討伐，是正當的。若彼此都是諸

侯只算是亂戰不能算討伐也。敵國，即同等的國家。

(問) 何謂義戰？

(研究) 在春秋時，諸侯已無義戰，在戰國時，就更加不必說了。孟子這話，是警戒當時好戰的國君說的，可惜毫無效果，戰者自戰，終於成其爲戰國而已。不過征者亦不一定要上伐下，也許下伐上的，有如湯武的弔民伐罪，南面而征等。所以只要看這戰爭義不義，就可以定規牠是不是征。近代合理的革命，便都是義戰，便可以說是征。

孟子曰：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，吾於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仁人無敵於天下，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？』杵，音處。

書，尙書也，也有當作普通一般的書講的。武成，尙書中之篇名，記周武王伐紂的戰事。因武王武功告成，故名武成。裏面有『血流漂杵』一句話。杵者，椿米的木桿，一說是藤牌。言殺人之多，流血成河，連杵都漂浮着。孟子以爲這句話，是靠不住的。故曰：『盡信書，則不如無書，吾於武成，取二三策而已矣。』言完全相信書裏的話，還不如沒有書的好。卽如武成一篇古書，我不過取牠兩三條罷了。策，就是古時寫字的竹片。這是說可信的信牠，不可信的不信牠也。『仁人無敵於天下』者，言仁人所統率的是王者的兵，牠去征伐，別國的兵，只有歡迎，沒有抵抗，所以在天下是沒有能敵的。如周武王是最仁義的人，去伐紂王最不仁義的人，決定沒有十分激烈的抵抗的，如此，則不必殺很多的人，那裏有這許多血，連杵都會漂浮着呢？故曰：『以至仁伐至不仁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。』

(問) 何謂血流漂杵？

(研究)其實武王伐紂，尚書中說血流漂杵，固未免是過甚其詞，然戰爭是不能免的。儒家因主張仁政，仁者無敵等議論，所以駁斥尚書中的文句，以爲不足盡信。而孟子則更有些故意如此說，亦所以杜絕天下的亂源也。

孟子曰：『有人曰：『我善爲陳，我善爲戰，』一大罪也。國君好仁，天下無敵焉。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，曰：『奚爲後我？』武王之伐殷也，革車二百兩，虎賁二千人，王曰：『無畏，寧爾也，非敵百姓也。』若崩厥角稽首。』征之爲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？』陳，作陣，好，去聲，兩，作輛，賁，音奔，焉，音煙。

陳，卽戰事中列陣之陣。孟子痛斥戰事，故曰：『有人說：『我善於擺陣，我善於作戰，』這是大罪也。只有國君喜歡行仁政，就可以無敵於天下。』『南面而征，北狄怨，東面而征，西夷怨，曰，奚爲後我。』是引用湯的事，前已見過。革車者，古時用車戰，以皮革所裹的戰車也。其數只有三百輛。虎賁，猶言如虎的兵士也。專爲君主作儀衛的，有如禁衛軍。其數只有三千人。王指武王。武王對殷人說，你們不要怕，我是來安撫你們的，不是來戰你們百姓的。故曰：『無畏，寧爾也，非敵百姓也。』『若崩厥角稽首』者，言殷朝的百姓，聽了武王的話，好像一齊把額角崩倒下來，連連叩頭也。『征之爲言正也，各欲正己也，焉用戰』者，孟子又解釋征字的說法，原是矯正的意思，各處受暴虐的百姓，都想有仁人來矯正他的本國，對於仁人的軍隊，只有歡迎，沒有抵抗，所以那裏用得着戰爭呢？

(問) 何謂焉用戰？

（研究）此章係仍舊發明上章『血流漂杵』之意，故亦引尚書中泰誓『若崩厥角稽首』之語，以明殷朝的百姓，既已叩頭相迎，那裏還有殺多數人，使血流漂杵的事。此外當然也說明聖王用兵，全爲人民，使當時好戰的人君，有所覺悟，其意義也是與上章一貫的。

孟子曰：『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使人巧。』

梓，即梓樹。梓匠，即木匠也。輪，車子的輪盤。輿，車子。輪輿，即指車匠。規矩，方的圓的做法。巧，是自己悟得的巧妙。孟子言木匠和車匠，只能教人如何做方的，如何做圓的，不能把裏面的巧妙訣竅告訴人。故曰：『梓匠輪輿，能與人規矩，不能與人巧』也。與者，即把方法教與人。

（問）何謂巧？

（研究）無論何種學問，只有普通的大端道理，可以求師學得。至精微妙道，均非自己悟徹不可也。孟子曰：『舜之飯糗茹草也，若將終身焉。及其爲天子也，被袵衣，鼓琴，一女果，若固有之。』飯，上聲。糗，去久反。茹，音汝。被，音披。袵，音軫。果，說文作燥，烏果反。

糗，乾糧也。茹草，猶言吃草莖野菜也。袵衣，畫花的衣服，猶侍也。孟子道：『舜在吃乾糧吃野菜的時候，好像打算終身就這個樣子過下去的。等到後來做了天子，穿了畫花的衣裳，彈着琴，有堯帝兩個女兒服侍他，又像他本來有這會事的樣子。』

（問）何謂若固有之？

（研究）尋常人貧苦時，總不肯安心過日子。一得富貴，心思更其不定。只有舜始終行所無事，不因其處境不同而改變其心情。

孟子曰：『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。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；殺人之兄，人亦殺其兄，然則非自殺之也，一間耳！』
間，去聲。

孟子道：『我從今以後才知道殺人的親屬，是一件最重大的事情。殺了別人的父，別人也殺他的父；殺了別人的兄，別人也殺他的兄。這樣說起來，自己的父兄，雖不是自己殺的，其實與自己殺的，不過相去一些罷了！』

（問） 何謂非自殺之？

（研究） 此章言做人須推己及人，殺害他人，自己亦必還受人之報復，是不能倖免的。

孟子曰：『古之爲關也，將以禦暴。今之爲關也，將以爲暴。』

關者，關卡城門之類。古時候人的造關，是用以抵禦盜賊或抵抗鄰國的兵來侵伐的，所以稱爲「禦暴」。今時人的造關，只知徵收捐款，阻難行旅，暴虐人民，所以稱爲「爲暴」。

（問） 何謂禦暴爲暴？

（研究） 左傳言：『作法於涼，其敝猶貪。』爲關者，本爲利民，後乃病民，政治無不如此也。

孟子曰：『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。使人不以道，不能行於妻子。』

此言自身不行道義，即不能將道義行於妻子。使喚人如不以道義，雖妻子尙不能聽，更不必論他人了。

(問) 何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

(研究) 此與論語孔子說『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』同一意思。

孟子曰：『周于利者，凶年不能殺。周于德者，邪世不能亂。』

周者，足也。此章所言之利，係指積蓄，言能足於積蓄，雖遇凶年，不至餓殺。足於道德者，雖處邪亂的時世，也不能亂他的心意也。

(問) 何謂周於利，周于德？

(研究) 孟子開口即言『何必曰利，』此章則贊『周於利，』因梁惠王所言之利，係指富國強兵，與人打仗。此則言人不可不積蓄，以備凶荒的年歲也。不過本章所重，還在周于德，意思是德也要像利一般的周起來，才可以防備未來的變端。

孟子曰：『好名之人，能讓千乘之國。苟非其人，簞食豆羹見於色。』好，去聲。乘，去聲。食，音寺。見，音現。

此章言喜歡聲名的人，能辭諸侯的大國而不要。但是倘若不是真正能讓的人，雖然爲了一簞箕飯，一木碗羹，得之則喜，失之則怒，喜怒之情，就要從面上露出顏色來了。

(問) 何謂好名？

(研究) 這是說，喜歡名聲的人，總有一天要露出馬腳來的。至於我們看人呢，當從其所忽略的地方看去，然後才能得其人之真相。孟子這話，是爲欺世盜名之人而發的。

孟子曰：『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。無禮義，則上下亂。無政事，則財用不足。』

此章孟子言人君治國的道理也。不信仁人賢人，勢必信任壞人小人，就如無人一樣了。故曰：『不信仁賢，則國空虛』也。禮者，定上下之分。義者，辨應爲之事。沒有了禮義，天下當然大亂了。故曰：『無禮義，則上下亂』也。不知生財之道，取之無度，用之無節，就是無政治，這樣，自然出多入少，財用不足了。故曰：『無政事，則財用不足』也。

（問） 何謂空虛？

（研究） 按韓非子亡徵篇言：『亡國之廷無人焉。』與此言『空虛』一樣的意思。本章的總意，是指出國家危殆的所以然。

孟子曰：『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。不仁而得天下，未之有也。』

此按孟子以前的歷史而言也。言不仁的人，雖然尙能得國爲諸侯，至得天下爲天子，乃是沒有的。

（問） 何謂不仁？

（研究） 孟子勸人君行仁政，所以言不仁者，不能得天下也。

孟子曰：『民爲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爲輕。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得乎天子爲諸侯，得乎諸侯爲大夫。諸侯危社稷，

則變置犧牲既成，粢盛既潔，祭祀以時，然而旱乾水溢，則變置社稷。『盛音成。』

民，百姓也。社稷，社是土神，祭祀五土的；稷是穀神，祭祀五穀的。社壇設在東面，稷壇設在西面，都在開國時候立的。古時是神權政治，所以社稷即代表國家。君者，君主也。凡國家的成立，以得民心爲第一，民即國本也。故曰：『民爲貴。』『社稷次之。』者，因國家之所以設制度，施政治，無非爲民也，故其重要次於民。君者，不過辦理國家政治的人罷了，故曰：『君爲輕。』也。丘民者，即田野之民。王天下者，必須得到田野人民的心，然後可爲天子。這樣推下去，所以得了天子之心，天子可以封之爲諸侯，得了諸侯之心，諸侯可以命之爲大夫。故曰：『是故得乎丘民而爲天子，得乎天子爲諸侯，得乎諸侯爲大夫。』也。亦是說明民爲貴的道理。『諸侯危社稷，則變置』者，言諸侯無道，有危害國家之舉動者，就可以廢掉他，另置賢君。這就是君爲輕。犧牲是祭祀用的牲畜，粢盛是祭品，黍稷叫做粢，在器中的食物叫做盛。如果祭祀的牛羊已經齊備，祭祀的飯食已經清潔，祭祀是按着時候舉行的，然而社稷之神，卻仍使這種國家，有乾的旱災，溢的水災，那末就當毀壞社稷的壇，另置新社稷壇以奉祀之，以爲神不能保護人民之懲罰。這就是社稷重於君而輕於民。

(問) 民貴君輕，是何意義。

(研究) 世界各國，都經過神權政治的階段。只有中國古代，雖奉神權，然以人民爲神的代表。如尙書皋陶謨言：『天工人其代之。』泰誓言：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。』是以天子之尊貴，須受人民之監督也。其事實，則如周幽王暴虐，百姓起而革命，流幽王於國外是也。孟子此言，固爲當時視民如草芥的國君而發，然而也正合着近世民權的真諦。

孟子曰：『聖人，百世之師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聞伯夷』

之風者，頑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聞柳下惠之風者，薄夫敦，鄙夫寬。奮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也。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？

聖人的行爲，雖在百世之後，尚可師法，故曰：『聖人，百世之師也。』伯夷柳下惠之風，前已見過。『奮乎百世之上』者，言古時候的聖人，在百世以前奮起來做師表的人，故雖在『百世之下，聞者莫不興起也。』要不是聖人，能夠這樣的麼？親炙者，言親身受過聖人的教化，好像被火薰炙過一樣。百世以下的人，尚能仰慕聖人，何況親身感受過聖人的教化的呢？故曰：『非聖人而能若是乎？而況於親炙之者乎？』

（問） 何謂親炙？

（研究） 聖人的感化力最大，能够感動人心，變換習尚。

孟子曰：『仁也者，人也；合而言之，道也。』

儒家的中心學說，就是一個『仁』字。仁者，就是所以爲人的道理。仁與人合，就是『道』也。

（問） 何謂仁？

（研究） 按仁字古文爲忝，是說一千個人，都同此一心也。小篆改忝爲仁者，以忝爲千心，似乎人各一心，所以改爲仁者，言二人以上也。一個人獨處空山荒島，無所謂人道，必與人相偶，由二人以上，至全體人類，乃可施行人道，故仁者，即施行人道也。

孟子曰：『孔子之去魯，曰：『遲遲吾行也。』去父母國之道也。去齊，接淅而行，去他國之道也。』

此章係重出已見於萬章篇

孟子曰：『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，無上下之交也。』厄，同厄。

此君子指孔子。孔子受困厄於陳國和蔡國的交界地方，甚至絕糧受圍，爲什麼呢？爲了在上沒有賢君，在下沒有賢臣與他交往，所以如此也。

（問）何謂無上下之交？

（研究）這章的意思是說，君子的見厄，並非自己有什麼不對，乃是不能與惡人同流合汙之故。孟子如此說，隱然也指着自己。

貉稽曰：『稽大不理於口。』孟子曰：『無傷也。士憎茲多口。』詩云：『憂心悄悄，愠于羣小。』孔子也。『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問。』文王也。』貉，音陌。

貉稽者，姓貉，名稽，當時一士人也。他自己稱名對孟子說：『我貉稽大大不見容於衆人之口，』謂人家都毀壞他也。孟子答他道：『不要緊的。士人是時常被衆討厭的。』『憂心悄悄，愠于羣小』者，詩經裏邶風柏舟這一篇的兩句詩。悄悄，言憂思在心，未能除去也。愠者，怨恨也。羣小，一班小人也。此言孔子處危難的時候，憂慮的心思，未能除去，因爲被一班小人所怨恨故也。『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問，』也是詩經裏大雅綿這一篇的句子。肆，是發語詞。殄，絕也。殞，喪失的意思。問，聲問也。此詩是咏文王，言雖不能殄絕小人的怨恨，然而也不至於喪失文王的善聲也。

（問）何謂士憎茲多口？

(研究) 貉稽以被人毀恨來問孟子，孟子告以如孔子文王的聖人，尚且有人毀恨，做人只要自己不錯，何必理人家的多口呢。

孟子曰：『賢者以其昭昭，使人昭昭。今以其昏昏，使人昭昭。』

昭昭，明白也。賢德的人，自己先明白道理，然後以其所明白的道理，也教人明白。今日的人，自己則昏昏不知義理，卻要教人明白，真所謂不知自己也。

(問) 何謂昭昭，何謂昏昏？

(研究) 這是指一班在位的人，自己不知道道義，只知貪汙自私，倒要用了法令來叫百姓奉公守法，這那裏能成呢！

孟子謂高子曰：『山徑之蹊間，介然用之而成路。為間不用，則茅塞之矣。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』介，音戛。間，去聲。

『山徑之蹊間。』山上小路人所腳踏之處也。『介然用之而成路』者，言忽然之間，因為來去的人，走得多了，用了牠，竟成了一條大路也。『為間不用』者，言隔了一些時候不去走，就給茅草塞住了路，走不來了，故曰：『則茅塞之矣。』『今茅塞子之心矣。』孟子說高子，現在你的心，也被茅草塞住了！言高子物欲叢生，義理不明，做人糊塗也。

(問) 何謂茅塞人心？

(研究) 人要求得道義，就須時時努力，不可間斷，否則一曝十寒，決然無成。

高子曰：『禹之聲，尚文王之聲。』孟子曰：『何以言之？』曰：『以追蠡。』曰：『是奚足哉？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？』追蠡，音堆禮，與作蠡。

高子言禹王之樂聲，過於文王的樂聲。孟子便問他，何以說這句話呢？追，鐘紐也。蠡，蟲蛙過的樣子。高子以爲禹王所用的鐘，牠的紐好像蟲蛙過的樣子，就要斷絕了，可見牠用得太多。文王的鐘紐，還沒有斷絕的形狀，可見牠不大爲人所用，因此便以爲禹王的樂聲，勝於文王也。『孟子道：「是奚足哉」』者，言這個，豈足以爲標準呢？『城門之軌，兩馬之力與，』言如城門下面車輪拉過的凹痕，難道是兩匹馬拉過車子所能造成的麼？意思是：並非一車二馬之力所能致此，乃是年深月久，自然而然也。同樣，禹王的鐘紐將要斷絕，是年時已久。文王後於禹王千餘年，所以他的鐘紐，還不見斷絕的形狀，並不是禹的樂聲果然勝過文王的也。

（問） 何謂以追蠡？

（研究） 世人對於事理，只看見表面的形狀，不明裏面的原因，皆高子論樂聲之類也。

齊饑，陳臻曰：『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，殆不可復。』孟子曰：『是爲馮婦也。晉人有馮婦者，善搏虎，卒爲善士。則之野，有眾逐虎，虎負嵎，莫之敢撻。望見馮婦，趨而迎之。馮婦攘臂下車，眾皆悅之，其爲士者笑之。』復，扶又反。

齊饑者，齊國遭饑荒的年歲也。棠，齊國的邑名。發棠者，以前齊國饑荒，孟子曾請齊王發棠邑的穀米，賑濟人民。這回齊國又饑荒了，所以陳臻來告訴孟子，國中的人，都以爲孟子又將去請齊王發棠邑的穀米了。故

曰：『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。』『殆不可復』者，陳臻自己猜想而問孟子的話，說：『恐怕是不會再來一下的了罷。』孟子就告訴了他一個故事，以表明自己的意思。馮婦是一個勇士，晉國人善於空手打（搏）老虎。後來以爲勇士不好，改從善行，終成了善士。有一日，馮婦偶然到野地方去，有許多人，在那裏追逐老虎，老虎依靠着一隻山凹裏（嶋）抵抗人，這許多人，都不敢走近前去惹牠。遠遠地望見馮婦來了，大家就跑去迎他來打老虎。馮婦把衣裳的袖口一捲，伸出了膀子（攘臂）走下車來去打虎，大家看着都歡喜起來，只有讀書人，卻笑着馮婦。因爲他已經改爲善士了，何必自命勇猛，再去打老虎呢？這樣就是說，孟子是不肯做馮婦，再去請發棠的了。

（問）爲士者何以笑馮婦？

（研究）邢疏解此章云：『今齊王恃威虐以斂民，亦若虎之負隅，以難合之說，述於暴人之前，又若迎而搏虎也。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，非不足以悅衆目，自君子觀之，亦若爲士者之笑馮婦也，以其不知止也。』意思是說了一遍，齊王勉強聽從，自己已很覺乏味，現在明知其不聽，何必再去說第二遍也。

孟子曰：『口之於味也，目之於色也，耳之於聲也，鼻之於臭也，四肢之於安佚也，性也。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。仁之於父子也，義之於君臣也，禮之於賓主也，智之於賢者也，聖人之於天道也，命也。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』

人口之於美味，人目之於美色，人耳之於妙音，人鼻之於香氣，人四肢之於安逸，是人的本來性質，都喜歡的，故曰『性也。』『有命焉，君子不謂性也』者，言這五項雖爲人人所喜歡，卻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能過份，所

以君子不說牠是天性也。父子之間的講仁愛，君臣之間的講道義，賓主之間的講謙敬之禮，賢人的講智慧，聖人的講天道，都是有限度的，故曰『命也。』『有性焉，君子不謂命也。』者，言這五項雖都有限度，卻都有天性在內，所以君子又不說牠是命了。

(問) 何謂性，何謂命？

(研究) 朱子曰：『此二條者，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；然世人以前五者爲性，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，以後五者爲命，一有不至，則不復致力，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，以伸此而抑彼也。』

浩生不害問曰：『樂正子何人也？』孟子曰：『善人也。信人也。』何謂善，何謂信？曰：『可欲之謂善，有諸己之謂信，充實之謂美，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，大而化之之謂聖，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。樂正子一之中，四之下也。』

浩生是姓，不害是名，齊國人。他問孟子：『樂正子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』孟子答以樂正子是『善人，又是信人。』浩生不害又問：『何謂善，何謂信？』孟子告以『可欲之謂善』者，言人人都覺得他可愛而不可惡，所以這就叫做善。『有諸己之謂信』者，言凡是善的，他都實在有的，這就叫做信。『充實之謂美』者，言力行的善，至於充滿而積實，這就叫做美。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』者，言善既充滿在身，又能發揮而光大之。(光輝)這就叫做大。『大而化之之謂聖』者，言光大的美德，又能加以變化，這就叫做聖。『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』者，言如周易言『與天地合其德』，論語記孔子曰『天何言哉』，就是聖人的作爲，如天地自然之變化，衆人不能夠曉得，這就叫做神了。孟子說了六者之後，又說到樂正子的爲人，在善與信二者之中，而不及美、大、聖、神四者，故在四者之下。

(問) 何謂善信美大聖神。

(研究) 浩生不害之問樂正子爲何如人，係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，喜而不寐故也。孟子舉其善信二端之長，尙不及美大聖神之四德，皆公論也。本章用意，則在說明道是沒有盡頭的，求道的總要逐步精進，不可自止。

孟子曰：『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斯受之而已矣。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。』

墨卽墨翟，楊卽楊朱。孟子時，墨翟、楊朱與孔子的儒家，分爲三大派。所有的學者，都以此三派爲歸宿。逃者，逃出這一派，去入那一派也。『逃墨必歸於楊，逃楊必歸於儒，斯受之而已矣』者，言這班學者，有逃出墨派，歸入楊派的；又有逃出楊派，歸入儒派的，他既來歸，就接受他罷了。放豚者，逃出豬欄外的豬也。苙，卽豬欄。『今之與楊墨辯者，如追放豚，既入其苙，又從而招之』者，言現在儒家之與楊墨派辯論道義者，好像追逐逃出的豬，既已把豬追入欄裏了，又把牠的腳縛了起來。（招）意思是：墨派楊派的人，既來歸儒，應該好端端的待他，不可以爲他前曾向儒家攻擊過，仍舊存一點歧視的心思也。

(問) 何謂歸斯受之。

(研究) 儒家道義，本來重在恕字。楊墨學者，雖與儒異趣，然他既自知楊墨之非而來歸，就不可咎其既往也。

孟子曰：『有布縷之征，粟米之征，力役之征。君子用其一，緩其二。用其二而民有殍，用其二而父子離。』

征就是收稅。古時向人民收稅，有上述三種。布縷者，所織的布，與所紡的絲縷也。粟米者，人民的糧食也。力

役者，國家有什麼工程建築，把人民招來，叫他們出氣力做工也。君子治國，只用一項而緩用其他的二項，如三項之中，用了二項，則人民就要成爲餓殍。三項都一齊用起來，則必至人民父子離散，不能安居，而亂事起矣。

(問) 何謂用其一，緩其二？

(研究) 國家以人民爲主，然要辦理政治，不得不征取人民之財賦氣力，以爲國家之用。但取之過分，則人民不能勝任，爲政者切不可橫征暴斂，害人而自害。

孟子曰：『諸侯之寶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寶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』

殃，卽禍患也。言諸侯所寶貴的，是土地，人民，政事，三項。若寶貴珠玉，禍患必定到他的身上去也。

(問) 何謂殃必及身？

(研究) 愚暗的君主，往往以珠玉爲寶貝，而於土地人民政事，則不注意，所以召亂亡之禍也。

盆成括仕於齊，孟子曰：『死矣盆成括！』盆成括見殺。門人問曰：『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？』曰：『其爲人也，小有才，未聞君子之大道也，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。』

盆成是姓，括是名。他在齊國做起官來了，孟子一聽見，就道：『將要死了，這個盆成括也！』後來盆成括果然被人殺死，孟子的門人問孟子道：『你夫子怎麼會知道他將要被殺的呢？』孟子道：『他的做人，有些小小的才能，卻還沒有聽見君子做人的大道理，這就足以殺死他的身子也。』

(問) 何謂小有才？

(研究) 世間常有一種人，自負才智，胡作妄爲，不知道將來必有反應，自受其禍也。

孟子之滕，館於上宮。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。或問之曰：『若是乎，從者之廢也？』曰：『子以是爲竊屨來與？』曰：『殆非也。夫子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，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。』屨，音句。廢，音度。爲，去聲。與，作歟。

上宮，是滕君的別宮。『館於上宮』，孟子住在上宮那裏也。屨，麻鞋也。業屨者，織着尙未完成的麻鞋也。牖，窗洞也。『有業屨於牖上，館人求之弗得』者，言有個人把未完工的麻鞋，放在窗洞上面，忽而不見，館裏的人，來尋找時，卻尋找弗得也。廢，藏匿也。有人來問孟子道：『竟是這樣麼，難道是你夫子的學生們所藏匿的嗎？』故曰：『若是乎，從者之廢也？』孟子道：『照你這樣說，你以爲我的學生是專爲偷麻鞋來的嗎？』故曰：『子以是爲竊屨來與？』那人道：『這個，大約不是的。』故曰：『殆非也。』又說了『夫子之設科也，往者不追，來者不拒，苟以是心至，斯受之而已矣』，這一篇話，設科者，設立規條也。那人既知失言，因又說道：『你夫子所設立的規條，本來對於學生已往的事情，是不去追究的。有到來就學的，是不加拒絕的。他們只要爲了求道義的心，到你這裏來，你就接受他罷了。』言下的含意，是說孟子的學生，也許有些是手腳不安的人，孟子也不能保證他們，但也爲孟子開脫，苟有此事，孟子是不必負責的。

(問) 何謂設科？

(研究) 『夫子之設科也』一段，邢疏以爲是孟子自己說的。朱注以爲是或人說的。然文中明言

夫子，則以朱注爲是。

孟子曰：『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。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。』勝，平聲。

『人皆有所不忍，達之於其所忍，仁也』者，言凡人都有所愛，對於這所愛的，總硬不起心腸來，苟把這個心思，推到所不愛的身上，就是仁也。『人皆有所不爲，達之於其所爲，義也』者，言凡人都有所不肯做的事情，苟把這個心思，推到所肯做的事情上面去，就是義也。一個人能够擴充不要害他人的心思，這個仁就用不完了。一個人能够擴充不要偷竊他人利益的心思，這個義也就用不完了。故曰：『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，而仁不可勝用也。人能充無穿窬之心，而義不可勝用也。』爾汝，輕慢的稱呼也。人們能够擴充不肯受輕慢稱呼的真心，就不論到什麼地方去，不必愁不做到義的地步了。因爲人們所以肯受別人的輕慢，一定是自己做了什麼虧心事，不敢反抗之故。假使問心無愧，自然不肯受人的輕慢了，也就可見自己行爲的合義了。故曰：『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，無所往而不爲義也。』

『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，誣之也。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，誣之也。』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『誣，音忝。』

誣，即以舌頭誣物，試試味道而後吃，有試探的意思。『士未可以言而言，是以言，誣之也』者，言士人當不可以說話時而說話，是要想把言語去試探別人也。『可以言而不言，是以不言，誣之也』者，言到了可以說

話的時候，而不說話，是要想以不言去試探別人也。這種行爲，都不誠實，只想偷偷竊人家的利益，都是竊賊一類的人。故曰：『是皆穿窬之類也。』

(問) 此章所指的穿窬，是何意義？
(自省) 我有如穿窬的行爲嗎？

孟子曰：『言近而指遠者，善言也。守約而施博者，善道也。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焉。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。』施，去聲。舍，作捨。芸，即耘。

言近指遠者，言所說的話雖極其淺近，而所含的指義，則極其遠大，這是極好極有用的話，故曰『善言也。』『守約而施博』者，言我對於事物，所明悉的是最簡約的綱領，而我的應用卻處處可通，這當是最好的道理了，故曰『善道也。』帶謂腰帶，古人視不下帶，謂只視帶之上，注意目前常見之事物而已。『君子之言也，不下帶而道存焉』者，是說君子所說的話，都是常見之近事，而大道卻存乎其間也。『君子之守，修其身而天下平』者，言君子所守的道理，就是修他的自身，天下人見之，都能效法，天下自然會平也。不是這樣，即不是君子，因爲一班平常人，往往不知修他的自身，只知對於他人，吹毛求疵，這無異是捨掉了自己的田，卻去耘人家的田，所希望於人家的地方的太重，而使自己做善人的責任卻太輕。這是最大的毛病。故曰：『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，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』也。

(問) 何謂言近指遠，守約施博？

(研究) 韓退之原毀說：「古之君子，其責己也重，以周，其待人也輕，以約。」理論即出於此章，可參觀也。

孟子曰：「堯舜，性者也。湯武，反之也。動容周旋中禮者，盛德之至也。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。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。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。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」中去聲，爲去聲。行，去聲。

堯舜所行的善事仁政，都是從本心裏自然流出的，故曰：「堯舜，性者也。」「反之」者，修身求學，回反到本性上去之謂，這是湯武也。「動容周旋中禮者」一切動作與容貌，以及來往對付，種種細微曲折，無不合於禮節者，這是盛德的君子，好到極處了。故曰：「盛德之至也。」「哭死而哀，非爲生者也」者，言哭死人而悲哀着，全是對於死者而感發，不是爲活的人看看而哭也。經常也，回曲也。守着常德，不肯有一點邪曲，並非爲了求官做。故曰：「經德不回，非以干祿也。」「言語必信，非以正行也」者，言所說的話，必須信實，不忍欺騙他人，不是用以修正自己的品行，自己的品行本來是正的也。法者，朱注曰：「天理之當然者也。」言君子做人，只要行天理當然之事，等候着天命就罷了。故曰：「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。」

(問) 何謂行法俟命？

(研究) 行法俟命，程子曰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之意也。「論語晨門稱孔子，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。」漢諸葛亮言：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，」皆是也。本章用意，說要做聖賢，應該從本性做去，不可有什麼貪圖。

孟子曰：「說大人，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。堂高數仞，榱題

數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食前方丈，侍妾數百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般樂飲酒，驅騁田獵，後車千乘，我得志弗爲也。在彼者，皆我所不爲也；在我者，皆古之制也。吾何畏彼哉！

說，音稅。藐，音妙。檠，音衰。般，音盤。樂，音洛。乘，去聲。

此處所說之大人，指有權勢富貴之人。藐之者，看輕他也。巍巍者，指權勢富貴的顯煥也。『說大人則藐之，勿視其巍巍然』者，言去勸說有權勢富貴的人，要存一個看輕他的心，勿要注意他的顯煥也。八尺爲一仞。檠者，簷下椽子也。題者，頭也。言數丈高的堂，簷下長數尺的椽子頭，孟子說，他就是得志了，也不肯這樣做的。故曰：『堂高數仞，檠題數尺，我得志弗爲也。』『食前方丈』者，言吃食的案桌，排列碗碟甚多，佔有一方丈的地方也。『侍妾數百人』，言侍奉的姬妾衆多也。『般樂飲酒』者，任性的遊玩喝酒也。『驅騁田獵』者，騎着馬奔來奔去打獵也。『後車千乘』者，言隨從的僕役衆多也。上述種種，孟子自言，使我得志如大人者，我也是不肯這樣做的。所以接着總結道：『在彼者，我所不爲也。』『在我者皆古之制也』者，言我所有的都是古時候的法度也。這樣兩方面比較起來，一則不過勢派闊綽，至於才能道德，都是無所有的，我何必怕他呢！故曰：『吾何畏彼哉！』

（問） 爲何說大人則藐之？

（研究） 一般人和有權勢富貴的人說話，因先存諂媚奉承的心，以故所謂大人者，更看人不起。能如孟子所言，不但自己不失身分，且能使俗物般的大人，知所警惕也。

孟子曰：『養心莫善於寡欲。其爲人也寡欲，雖有不存焉。』

者寡矣。其爲人也多欲，雖有存焉者寡矣。」欲，通慾。

欲，卽聲、色、臭、味、等嗜慾。要把心養正，最好減少嗜慾之事。他的做人如果是少嗜慾的，雖然真理也有不存在他心上的時候，到底是難得的了。他的做人如果是多嗜慾的，雖然真理也有存在他心上的時候，到底也是難得的了。

（問） 何謂寡欲？

（研究） 人要做聖賢，必從養心始。養心之法，以減少嗜慾爲第一義也。

曾皙嗜羊棗，而曾子不忍食羊棗。公孫丑問曰：「膾炙與羊棗孰美？」孟子曰：「膾炙哉！」公孫丑曰：「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？」曰：「膾炙所同也，羊棗所獨也。諱名不諱姓，姓所同也，名所獨也。」膾，音檜。

羊棗，形圓色黑的小棗，又叫羊矢棗。曾皙喜歡吃羊棗，後來曾皙死了，曾子不忍再吃羊棗，因爲看見羊棗不看見曾皙，思父之心切，很難過也。膾炙者，肉絲和熏肉。公孫丑因問：「膾炙比了羊棗的味道，那一種好？」孟子道：「自然是膾炙了。」公孫丑又問：「那末曾子爲什麼吃膾炙，不吃羊棗呢？」這因爲膾炙既然味道好，曾皙一定也是喜歡吃的，所以公孫丑如此問也。孟子道：「膾炙是一種普通的菜，人人所同喜歡吃的。羊棗是只有曾皙獨自喜歡吃的東西，意思便是曾子因爲羊棗是曾皙獨自喜歡吃的東西，所以他看見羊棗，就要想起父親，因此不忍吃也。孟子又說明這道理，譬如避親的諱，姓是大家所同的，所以不必諱，至於名，只有一個人獨有，所以要諱也。」

(問) 何以曾子不食羊棗？
(研究) 聖賢思親之心，是隨處觸發的，但也不可過於拘泥。

萬章問曰：『孔子在陳曰：「盍歸乎來！吾黨之士狂簡，進取不忘其初。」孔子在陳，何思魯之狂士？』孟子曰：『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爲也。孔子豈不欲中道哉！不可必得，故思其次也。』狷，音絹，同狷。

狂者，志向高大也。簡者，作事疏忽也。萬章道：『孔子在陳國的時候，他說：「何不歸去呢！我們一黨裏的士人有的有大志，有的作事脫略，都還曉得向前進取，不會忘記當初的志願。」於是萬章問道：『孔子在陳國爲什麼想到魯國的狂士呢？』』孟子道：『孔子因爲得不到合乎中道的人，將大道傳給他，所以只好想到那班狂獍的人了。狂的人，能够專心向上面進取，獍的人，有操守，有些事情是不肯做的。孔子豈有不想得個合乎中道的人呢？因爲不可必定得到，所以只好想到次一等的人物也。』

『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？』曰：『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者，孔子之所謂狂矣。』『何以謂之狂也？』曰：『其志嘐嘐然，曰：「古之人古之人！」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』嘐，音交。

萬章又問：『怎樣就可以說他是狂呢？』孟子道：『如琴張、曾皙、牧皮這一類人，就是孔子所說的狂者了。』

琴張名牢，號子張，孔子的學生。牧皮，姓牧，名皮，是事奉孔子的。萬章又問：『這種人，何以說他是狂者呢？』
『嚻者，志大言大也。』孟子道：『他們這種人，志大言大的樣子，嘴裏說：古時候的人怎樣！古時候的人怎樣！平心考察他的行爲，卻又不能遮蓋得住這種話。故曰：『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。』言他說的話，雖然很有大志，但一考察他的行爲，都不能和他的言相符也。』

『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獯也；是又其次也。』孔子曰：『過我門而不入我室，我不憾焉者，其惟鄉原乎！鄉原，德之賊也。』原，同愿。

『不屑不潔之士』者，指不願意作污穢齷齪之士也。孔子想得狂者將大道傳與他，乃不可得，於是只好想得個不願意污穢齷齪的人，將大道傳給他，這就是獯的人了，是又次了一等也。故曰：『狂者又不可得，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，是獯也，是又其次也。』鄉原者，即貌似有道德的濫好人。孔子最厭惡這一種人，所以說：『他走過我的門，不走進我的屋裏來，而我不怨恨他的，只有鄉原這一種人。因爲鄉原，是德之賊也。』是有害道德的賊人。

曰：『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？』曰：『何以是嚻嚻也？言不顧行，行不顧言，則曰：『古之人！古之人！』行何爲踴踴涼涼？生斯世也，爲斯世也，善斯可矣。』闞然媚於世也者，是鄉原也。』闞，音奄。

萬章又問：「怎樣可以說他是鄉原呢？」孟子道：「有一種人，他譏笑狂者道：『何以這樣的志大言大呢？說的話不顧着做的事，做的事不顧着說的話。自己卻還說：『古時候的人怎樣！古時候的人怎樣！』又譏笑獯者道：『他的做事，爲什麼孤零零（踽踽，冷清清（涼涼）呢？一個人生在這個世上，做這世上的事，使一般人說他是個善人就太好了！』他譏笑狂者，又譏笑獯者，所以自己則如太監（閹）的樣子，諂媚世上的人，這就是鄉原也。』」

萬章曰：「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爲原人。孔子以爲德之賊，何哉？」曰：「非之無舉也，刺之無刺也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。居之似忠信，行之似廉潔。眾皆悅之，自以爲是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。故曰：『德之賊也。』」孔子曰：「惡似而非者：惡莠，恐其亂苗也。惡佞，恐其亂義也。惡利口，恐其亂信也。惡鄭聲，恐其亂樂也。惡紫，恐其亂朱也。惡鄉原，恐其亂德也。」君子反經而已矣！經正則庶民興，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！」惡，皆音汗。慝，音忒。

原人，猶現在所說的忠厚人。萬章以爲如鄉原者，「一鄉裏的人，都稱他是忠厚人，不論到什麼地方，也沒有不說他是忠厚人的，獨孔子以爲他是德之賊，是何意義呢？」這是萬章聽了孟子解釋鄉原之後，還不明白，所以再問也。孟子道：「此種人，說他不是，則沒有可舉的事跡，攻擊他，也沒有可攻擊他的地方。他只是在

頹靡風俗裏混日子，與汙濁的世界相合。他做人，像是忠信而不是忠信。他行事，像是廉潔而不是廉潔。所以無智識的衆人，都喜歡他，他也自以爲是，其實他終生不過如此，到底是不可與他入於堯舜的真道中的，所以說是德之賊也。』孟子解釋了鄉原爲德之賊以後，又引孔子的話以證之：『所最可惡恨的，就是似是而實不是的。所以惡恨莠草，因爲恐怕牠和稻苗混在一處，人也誤爲稻苗也。惡恨有才智的人，因爲恐怕他攪亂真的義理也。惡恨會說會話的人，因爲恐怕他混亂信實也。惡恨鄭國的淫聲，因爲恐怕牠雜亂雅樂也。惡恨紫的顏色，因爲恐怕牠辱亂真的大紅也。惡恨鄉原，因爲恐怕他攪亂真的道德也。』上面是述孔子的話，孟子又加一評語道：『君子反經而已矣。』經者，常也，真也。反者，回復也。言君子只要回復到真實的、平常的大道理上去，就罷了！正經的大道理得到了正當的地位，則所有的小百姓，看了都自然感動奮發起來了，小百姓都起來了，那就沒有藏匿在心（隱）裏的邪念了。故曰：『經正則庶民興，庶民興，斯無邪慝矣！』

（問） 何謂鄉原。

（研究）德之賊者，猶人民中之有盜賊也。盜賊也是人，然未破案時，人都稱他是人。鄉原的假行爲，在未破識破的時候，人都都稱他爲君子。故曰德之賊，猶人民之與盜賊也。

孟子曰：『由堯舜至於湯，五百有餘歲。若禹皐陶，則見而
知之。若湯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湯至於文王，五百有餘歲。若
伊尹萊朱，則見而知之。若文王，則聞而知之。由文王至
於孔子，五百有餘歲。若太公望散宜生，則見而知之。若
孔子，則聞而知之。由孔子而來，至於今，百有餘歲，去聖

人之世，若此其未遠也。近聖人之居，若此其甚也。然而無有乎爾！則亦無有乎爾！」

此後世道統之說之所由出也。其中所舉人名，前多見過。只萊朱散宜生二人未見。萊朱爲湯賢臣，就是仲虺。散宜生爲文王賢臣。邢疏言：「此孟子欲歸道於己，故歷言其世代也。」意思是：「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，有五百餘年，如禹臯陶爲堯舜之臣，是親見堯舜而得知其所行之大道的。至於商湯之於堯舜，相離五百餘年，但聽知堯舜之道，遵而行之。其時如伊尹萊朱，則親見商湯而知其所行之道的。至於文王之於商湯，也相離五百餘年，但聽知商湯之道，遵而行之。同樣，其時如太公望散宜生，則親見文王而知其所行之道的。至於孔子之於文王，也相離五百餘年，也但聽知文王所行之道，因不得其位，但遵行而發揮之。自孔子以來到現在，只有百餘年，這樣，離孔子的時代，並未甚遠。又自鄒國至魯國，地方如此的甚近。應該有人出來，承受這個道統，是無疑的。『然而無有乎爾，則亦無有乎爾』者，言已經沒有誰親眼看見孔子的道理了，那末也終於沒有誰能聽見孔子的道理了。這是孟子自謙不敢承受這種道統，而又嘆息無人以繼此道統也。

(問) 何謂道統。

(研究) 此章爲孟子終篇，故歷敘古來聖道之繼起，一面固然自謙而嘆其無人，一面亦所以表明道統的傳授，還在他自己身上，免得後來學者，誤入歧途。因爲他屢次說過，他是學孔子，私淑孔子的，他當然是這道統的承受者。